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9n1356

普菴印肅禪師語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御製序
  - 傳法宗派圖
  - 年譜
  - 悟道因緣
  - 塔銘
  - 御製普菴(云云)序
  - 上堂示眾
  - 浴佛上堂
  - 涅槃圖法語
  - 示眾法語
  - 為圓普二字行童普說
  - 示徒血脉論
  - 離垢堂訓行童
  - 為眾行童小參
  - 善說行童
  - 小參
  - 與周君禮
  - 與易仲能
  - 背塵合覺錄
  - 香積堂如意箴
  - [祝/土]墻法語
  - 砌石堦法語
  - 修造法語
  - 彭氏捨寢堂法語
  - 鼎修慈化院及諸處橋道給法語付眾信
  - 修橋法語
  - 助柴法語
  - 與萍鄉知縣法語
  - 與醴陵真如居士
  - 國舅夏執中御帶書及寫艸庵歌至以此謝之
  - 與信士喪子法語
  - 冬節與湯亨老及都料法語

- 因人問世間禍福遂述此語示之
- 又示易仲能
- 述普光明殿
- 化藏經語
- 與易仲能化經
- 示小師圓契修袁州浮橋語
- 示李老人
- 與顯首座
- 示圓應行者看牛
- 示何邦美
- 示弟子易元逸
- 劉待詔呈頌求語
- 示眾法語
- 示眾
- 寶藏論
- 為小師圓通入涅小參
- 與彭應求為母病請藥語
- 除夜示眾
- [祝/土]墻
- 示普圓二字道友
- 普菴風水禪
- 釋迦文　普菴法供養
- 與心齋諸道友造橋
- 勉前人等幹橋
- 勉心齋監眾造橋
- 與弟子造萍鄉通濟橋
- 與心齋和光幹橋事
- 造通濟橋信勉心齋及諸弟子
- 與弟子造橋
- 與亨老造橋
- 靈濟橋語
- 造袁州浮橋語
- 萬載縣橋疏
- 修城東合浦橋
- 答心齋居士布橋
- 加頌蜀僧雪頌并序
- 頌
- 頌三門

- 化齋粮語
- 化無盡曆
- 楞嚴行道法語
- 萍鄉縣丞求頌
- 謝戴安撫書院額
- 萍鄉縣宰差淨樂僧首求語修宣風橋
- 標羅漢法語
- 題三門
- 為彭褒標法堂語
- 同輪歌(師乾道四年佛生之月書于東井以益參徒之知而不昧也)
- 讚三十六祖頌
  - 第一迦葉尊者
  - 第二阿難尊者
  -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 第四優婆毬多尊者
  - 第五提多迦尊者
  - 第六彌遮迦尊者
  - 第七婆須密尊者
  - 第八佛陀難提尊者
  - 第九伏馱密多尊者
  - 第十脇尊者
  - 第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 第十二馬鳴尊者
  - 第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 第十四龍樹尊者
  - 第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 第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 第十七僧迦難提尊者
  - 第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 第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 第二十闍夜多尊者
  - 第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 第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 第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 第二十四師子尊者
  - 第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 第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 第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 第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
- 第二十九慧可大祖禪師
- 第三十僧璨鑑智禪師
- 第三十一道信大醫禪師
- 第三十二弘忍大滿禪師
- 第三十三慧能大鑑禪師
- 南嶽懷讓大慧禪師
- 馬祖道一大寂禪師
- 溫州永嘉玄覺無相大師
- 百寶光明
- 一一光明
- 皆遍示現
- 十恒河沙
- 金剛密迹
- 擎山持杵
- 遍虛空界
- 大眾仰觀
- 畏愛兼抱
- 求佛哀祐
- 一心聽佛
- 無見頂相
- 放光如來
- 宣說神呪

- 題鐘樓語
- 題寶塔
- 題經樓語
- 李總幹遺詩十四句師於一句之下加頌七句
- 頌四賓主(并序)
- 彭心齋諱逢源自作頌呈師師於一句下加三句
- 三昧諸頌
- 香積厨法語
- 贊護教
- 移五瘟出市心
- 頌證道歌(并引)
- 證道歌
- 普菴歌
- 顯元歌
- 摩尼歌

- 十二時歌
- 頌石頭和尚草菴歌
- 活人歌
- 洪鍾歌(因李昭文施財鑄鐘作)
- 開鍾示眾法語
- 學無學頌一十五首
- 天龍巖寐語
- 頌十玄談(并序)
- 頌詩
  - 心印
  - 祖意
  - 玄機
  - 塵異
  - 演教
  - 達本
  - 還源
  - 迴機
  - 轉位
  - 一色
- 化米
- 買油
- 行童搬土
- 普請道友搬瓦
- 鐵竹歌
- 拈碁游戲三昧禪
- 數珠歌
- 引彭仲和心齋二居士拈永嘉證道歌
- 示弟子彭資深心齋居士
- 行者圓通求法語
- 進納
- 袁州開元寺塑佛
- 與圓定書
- 示彭昇伯
- 回瀏陽縣資福寺書
- 化齋粮刊注心經
- 達理歌
- 紙被歌訓行童
- 大圓智鏡

- 與參徒辨事
- 因道友說陳摶打睡師警之
- 李光遠宅糴米
- 與湯亨老居士
- 與李光遠化粮
- 小師圓通頌兩首
- 圓通又示行童
- 諸頌贊
  - 贊三寶
  - 贊達磨
  - 贊須菩提
  - 信士畫師真請贊
- 示眾法語
- 示楊仲質
- 和光讀金剛經師以頌示之
- 何叔宜求頌
- 破屋頌示眾
- 衲衣示眾
- 布衣示眾
- 示徒
- 與夏國舅
- 與王巡撿(號懶翁)
- 與廖維高
- 資深和光初參師求頌
- 示行者
- 師覩弟子作頌題窓乃續韻警之
- 師四字書窓以印實相
- 又頌
- 頌斷觜餅
- 重陽日頌
- 百丈先令慶上座禮拜求頌
- 送米與百丈頌
- 百丈回頌
- 行者妙曉求頌
- 紹椿行者求頌
- 陳達献菊花求頌
- 行住坐臥三十二頌
- 造塔示眾

- 回彭居士書
- 答彭資深
- 又答前人
- 與應求書
- 金剛隨機無盡頌(并序)
  - 序
  - 啟唱真乘
  - 標經題目
  - 法會因由分第一
  - 善現起請分第二
  - 大乘正宗分第三
  - 妙行無住分第四
  - 如理實見分第五
  - 正信希有分第六
  - 無得無說分第七
  - 依法出生分第八
  - 一相無相分第九
  - 莊嚴淨土分第十
  -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 一合相理分第三十

        -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 歎仰流通
        - 結實分主
    - 統宗判元錄(并序)
    - 普菴家寶
    - 御製普菴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真覺昭貺慧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讚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56

普菴錄卷之一

皇明成祖永樂二十一年四月　御製普菴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真覺昭貺慧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實錄序

朕惟如來以廣大智慧，於諸人天普作方便，為苦海之舟楫，畏途之階梯，所以極功德之盛大，備名號之至尊，正覺妙道，流傳印土，超天地，歷浩劫，永永其無窮焉。

近代以來，有能具真如之體，契大慈之心，弘道演法，濟物度人，使諸有情均沾利益，功德昭著，不惟見諸當時，而且傳諸來世。若普菴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真覺、昭貺慧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是已。惟菩薩慧性圓通，根器宏厚，紹臨濟之法緒，領牧菴之宗旨，峻機玄辯，妙契華嚴，具足六通，游戲三昧，靈應莫測，變化無方。其住世也，心存利濟，開化人天，凡有禱求者，隨所願欲，悉皆感孚，以故四眾傾仰，如佛在世。逮于示化之後，行業彌高，靈響益著，功德廣大，難罄名言。於是緇流輯其傳法之派系，歷世之歲年，悟道之機鋒，類粹成帙，題曰實錄。朕嘗取而觀之，究其慈心慧力，莫非禦災捍患，拯危救急，化人為善而積其善因，戒人為惡而脫其惡趣，所以振揚宗風，上裨益於王化，下利澤於生民，功德之盛，不可思議焉。然非有以表彰之，曷以稱朕歸崇尊顯之心哉。是用進加鴻號，并為序諸編端，鋟梓以傳，非惟俾菩薩之　貺異蹟昭昭然在人耳目，而凡修習之士覽是編者，莫不嚴守毗尼，精修淨業，皆得證無上菩提之果，而同囿於佛日照臨之下，以共享太平熙皞之福於無窮，豈不韙哉。

右續文獻通考第二百四十七卷載。

寶永辛卯春正月，道忠鈔出，置本錄之首。

皇明成祖永樂十八年十二月，封普菴師，制曰：

朕惟　佛道以慈悲為體，方便為用，超卓萬有，拯拔羣倫，廣利濟以無邊，妙神通而莫測，不有丕承於法緒，曷能茂振於宗風？惟普菴禪師，萬行圓融，六通具足，端嚴自在，變化無方，誓覺悟於羣迷，普利益於庶類。如溥甘霖於六合，膏澤均沾；猶現滿月於千江，光輝旁燭。眷此弘彰於靈化，式宜荐錫於名稱。今特加封普菴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真覺昭貺惠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於戲！教闡宗乘，傳千燈之派系；功施幽顯，福四海之生靈。翊我皇明，永臻至治。

右續文獻通考第二百四十七卷載。

寶永辛卯春正月，道忠鈔出，置本錄之首。

御製普菴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真覺昭貺慧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實錄序

苦海之舟楫，畏途之階梯。慧性圓通，根器宏厚。紹臨濟之法緒，領牧菴之宗旨。峻機玄辯，妙契華嚴。心存利濟，開化人天。四眾傾仰，如佛在世。行業彌高，靈響益著。禦災捍患，拯危濟急。化人為善而積其善因，戒人為惡而脫其惡趣。進加鴻號，并為序。諸編端嚴守毗尼，精脩淨業，皆得證無上菩提之果，而同囿於佛日照臨之下，以共享太平熙皞之福於無窮，豈不韙哉。是為序。

永樂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御製加封普菴禪師制

皇帝制曰：朕惟(云云)超卓萬有，拯拔群倫(云云)。如溥甘露於六合，膏澤均沾；猶現滿月於千江，光輝旁燭。教闡宗乘，傳千燈之派系；功施幽顯，福四海之生靈。永樂十八年。

傳法宗派圖

臨濟(云云)
五祖法演
龍門清遠
牧菴法忠
普菴印肅
默菴圓信
雪菴師益
寂菴印淨
和光應世

年譜

乙未，師於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生。

庚子，師至是甫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汝佗日當自省。既覺，以意白母黃氏。視之，當心一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

甲寅是年八月，師依壽隆賢和尚出家，而和光應世生。

辛酉是年四月八日，填祠牒為僧，禮壽隆賢和尚為師。

壬戌，是年五月，師受甘露大戒於袁州之開元寺。

癸亥，師是年入湘，訪溈山牧菴忠禪師。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竪拂示師，師有省，即回受業。是歲圓通生。

甲子，圓成生。

丁卯，圓洸生。

戊辰，圓信生。

己巳十一月望日，牧菴示寂于黃龍。

癸酉，師三十有九，領使帖住慈化。因閱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處，豁然大悟，徧體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自此弘誓，開化人天。

丙子，師四十有二。於五月，賢和尚示寂。七月，師奉檄兼管壽隆。

甲申是秋，圓通祝髮於慈化。

己丑，師壽五十五矣。而弟子圓通於三月三日示寂。七月二十一日，師索筆書偈于方丈西壁，跏趺而逝。

悟道因緣

師諱印肅，號普菴，袁州之宜春人也。世姓余，紹臨濟十二世孫牧菴忠禪師之緒。有宋之時，生於縣之太平里。

初，師未生時，隣夜有望其室者，祥光燭天，遠近相諤。已而蓮生道周，或現阡陌，眾愈異之。及師生，五相豐潤，即善世言。由是人始知為至聖之徵，實乙未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也。

庚子宣和改元之二年，師夢一僧點其胸曰：汝佗日當自省。既寤，白母黃氏，視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至高宗甲寅紹興四年八月，遣師壽隆賢和尚。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元旨，貴悟于心。數墨循行，何益于道。賢甚器之。

辛酉紹興十一年四月八日，剃染。

壬戌紹興十二年五月，受甘露大戒於袁州之開元寺。聞牧菴忠公唱導溈山，師入湘訪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牧菴竪拂示之，有省。歸壽隆時，癸亥紹興十有三年，師甫二十有九矣。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使牒請主慈化寺。孝宗丙戌乾道二年正月一日，始營梵宇，至四年十二月落成。弟子圓通、圓融、圓成，勤勤贊襄，與有績矣。舊傳殿址本李倉監施，而莫詳開迹何代也。

師利世不伐，嘗言：捨家出家，當為何子？披緇削髮，本屬何因？若不報國資家，虛負皇恩勑命；若不導化檀那，枉作空門釋子。每楮衣糲食，藜杖芒屨，脇不沾席者十有二年。

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徧體汗流，廼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遂示眾曰：李公長者於華嚴大經之首，痛下一槌，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者作得滯礙。普菴老人一見，不覺吞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經，徧含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夫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茄子，文殊、普賢與我同參不動道場，徧周法界，悲涕歡喜，踊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

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始信。金剛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實相既生，妄想生滅。全體法身，徧一切處，方得大用現前。即說偈曰：揑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岳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

師一日復舉似心齋、圓通二子云：達本情忘，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顧笑云：未達。翌日各呈頌，師因題云：據宗眼一觀，句到意未到。其體未合，其情未忘，不免強書數字。歌曰：解佩令也。明眼人前覷著，三十拄杖不饒。為什麼如此？不合雪上加霜。解佩令云：先天先地，何名何樣？阿曼陀無物比況。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輪回滯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廬陵米不用商量。血脉纔通，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栢庭立雪，一場敗闕，了無為當下休歇。百匝千回，但只這孤圓心月，不

揩磨鎮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陽老只得一橛。十聖三賢，聞舉著魂消膽裂，唯普菴迥然寂滅。

俄有僧稱道存，自蜀冒雪而來。既見，師曰：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僧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吾道，非師其誰？因指雪書頌而行。自是廣津梁，崇塔廟，禦灾捍患，天動物與，雖鬼神莫測其變。符頌藥水，驗世非一。

嘗自贊云：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

己丑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沐浴書偈于方丈之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為汝清。○枯木救度。書畢，跏趺而逝。至冬十一月一日，奉全身于塔。

己亥淳熙六年正月，弟子應世書，請臨江艮 齋謝公諤銘其塔。慈昱不敏，膺二十三傳之寄，因次其略，以曉來學。其諸靈應，詳見內傳云。

塔銘

佛之道，以慈悲為體，以方便為用。外此空談虛說，苦志刻心，以至費日窮年，居巖走市，皆非佛之本意。故為其徒而方袍圓頂去，亦必以是而後得其正。

二十年前，余在鄉飫聞袁州有僧號普菴者，其所得非吾所知，而其事迹深能動人耳目，所以江湖間奔走傾動，以不得見為恨。然其諄諄不過誘其為善，戒其為惡，證之以如何為吉為福，感之以如何為凶為禍，聽者皆足以發其善心而消其惡想，若此者千萬端矣。

至於世之所為緣事者，如脩橋闢路以濟於人，凡波濤險要之處，在在多其所成就。其工力壯偉，規撫氣象，照映山川，所以論脩造功

行者，必以普菴為說。佗方之興工役者，亦多祖普菴之餘，余亦歎未能一識以償宿願。或過其橋，每諦觀其題字偈頌而欽羡之，大率出於慈悲方便，佛之道其在此耶？

淳熙六年正月，其徒弟僧應世者，惠然遣僧持書，且出新荊南節度推宮歐陽世美所狀行實俱來，以塔銘為托。其言有曰：先師歸寂逾十年矣，每念法乳之賜，獲大安樂，而缺典慊然于心。噫，余固不能無前之說，則銘以為宜。

師名印肅，宜春縣余氏子。六歲夢(云云)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院賢和尚出家。年二十七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貌魁奇，智性巧慧。賢師器之，勉令誦經。師曰：嘗聞諸佛元旨，必貴了悟于心。數墨巡行，無益於事。遂辭師遊湖湘，謁大溈牧菴忠公，因問萬法(云云)。後歸受業院。

癸酉歲，有隣寺慈化者，眾請住持。寺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粥暮食，禪定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徧體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境界。遂述頌曰：揑(云云)。自此之發為言句，動悟幽顯，有不期然而然者。

一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師目之而喜曰：此廼吾不請友矣。遂相與寂坐，交相問答，或笑或喝。僧曰：師再來人也，非久當大興吾教。乃指雪書頌而行。師乃庵隱南嶺，其號曰普菴，忘懷于世。

因四縣巡撿丁君驥，與長者劉汝明，同請出山，願助營費，重為慈化，脩建佛殿。師辭不獲，竟從請至斯。慕道向風者眾，師廼隨宜為說，或書頌與之。有病患者，折草為藥，與之即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來者，師與之頌，咸得十全。至於祈雨祈晴，伐怪木，毀淫祠，靈應非一。由是工役大興，富者施財，貧者施力，巧者施

藝，寺因茲鼎新。延及數千里之間，闢路建橋，樂為善事，皆師之化。

或問師：脩何行而得此？師廼當空畫云：還會麼？其人云：不會。師云：止！止！不須說。其峻機玄辯多如此，而歌頌讚語徧傳人間，如證道歌、判元錄，已盛行於世。

忽一日，索筆書頌於方丈(云云)[〇@、]。枯木救度頌畢，示眾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玄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跏趺而寂。時則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十一月一日，全身入塔。是時四眾雲集，悲號之聲，振動山谷。盖師之終始，大槩如此。以余所聞，其奇蹤異迹，固屢書不一書而足。今姑以荊南之狀，為之序而銘之。銘曰：　佛念眾生，廣存濟度。循常道故，或未易悟。間出奇偉，耳駭目驚。激其善心，土累山成。惟普菴師，名藹鄉國。聞者見者，默然有得。亦建棟宇，且營橋梁。作方便唱，源深流長。雖然如是，是亦游戲。其行非行，其止非止。師乎無心，雲開月明。師道常存，何有於銘。

御製普菴(云云)序

即心悟道，即道證心。浩渺汪洋，莫極涯涘。師因華閼嚴經契悟，乃曰(云云)，忽醒。良久，復稽首咲云：幸遇不可說(云云)。二人相視笑(云云)，寂滅。

上堂。示眾。應化非真，佛從緣起。塵劫未悟，今日有因。普菴指迷歸正，先持戒定以安家，次助焚脩而報國。自經三載，梵宇將周。普化十方，資金不匱。僧行皆忘飢失寢，道友乃努力堅心。各受苦辛而無退轉，被魔遭謗而自辦肯心。亦不害命傷靈，亦不拋家失業。念生死之大事，思業劫之難逃。若不自覺覺佗，誰當度汝。

今觀得悟成佛菩薩，皆因累劫脩心了通，一念便解。變大地山河而作黃金，棄世間金玉而盡同瓦礫。却於無相妙門，示現百千三昧。化萬類而說一心，摧百邪而依正道。談禪瞬目，無非實相。要指迷津，莫過了悟。又明王公宰相，朱紫賢侯，若不從十善脩因，現今安能如是。但是十相具足福德之人，皆是前因，今受其果。而嗟品類，貧窮下賤。衣不盖形，食不充口。被人驅使，不得暫歇。劫盡復生，披毛帶角。萬劫也難為勸化，千生而那出苦輪。患因世世貪嗔，苦由生生結業。苦患因誰造，元來只自心。富貴從何得，輸機本自平。所以佛假大慈悲，視眾生如一子。廣弘誓願，大建法幢。假說三乘，指歸實際。若無諸佛說法，誰立十聖三賢。若不禮佛為師，爭獲超凡入聖。法不孤起，緣在眾心。共贊同成，須依知識。知識廼分善惡，迷悟不同。凡情而逐相隨聲，豈辨箇中真偽。真則法身清淨，有作者權化眾生，得箇入頭，方自醒悟，能分緇素，心境一如。偽則色空儱侗，語默瞞頇，談經而不會佛意，說禪而豈入宗通。自己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那更與囚人解縛，醉體馱人。千年暗室不逢燈，更用濃磨墨汁潑。瞽人引路，眾盲而盡墮危坑。邪術治迷，合家而全成疫死。正法者，了心達本，體若虛空。不動步而法徧十方，一剎那而圓成無漏。性相平等，事理皆如。未嘗見一眾生，無量光明為眷屬。萬象鏡中無影迹，千燈一室焰重重。若能如是，方表出家。苟或未然，直須自省。是故圓覺經云：成道亦無得，本性圓滿故。又云：覺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又云：脩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依師不正，是謂邪師。邪師過謬，非眾生咎。善男子，經是佛語，禪是佛心。心語非文，佛法無說。是故金剛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無相為相，是名實相。無法可得，是名真得。無心可得，是名真心。真心徧一切處而無二體，於無住本建立一切法。所以普菴老人蒙佛慧我三昧，無欠無餘，常住世間而無欲，一物出世間而豈說自功。於十二年中，深藏祕密。閑搜藏教，不在文字而見法身。強覽傳燈，識破機關而超祖意。徧身法體，達麼堂堂。教詮萬法唯心，真如獨

露。是以見人詰不見，對夫子以難言。了道無言，入孤峯而隱迹。復覩信心奔禮，朝夕不離，重運智悲佛恩德。念今生而一了，更不復迷；觀累劫而勤脩，方能契合。我雖自度，愍念群迷，若不應物隨機，箇裡終無利益。經云：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故世尊出世，若無眾生，佛無出入，遂向頭上安頭，應聲應色。知我者不消半箇，不知我者從化百千。我似野鶴孤雲，法身圓足；汝似水月空花，無本可據。若竪指端標實相，你道我顛；若拈主丈究心，你又怕怖；若教看經念呪，又如失乳盲孩；若教禮佛坐禪，反成法縛；若教你常在我邊，無可咬嚼。深觀淺喻，察其情而難透玄關，不免假立化城，權歇塵勞而指歸寶所。寶所在近，是汝本家；大寶無邊，汝不得用。父母念汝，見子無因，欲得汝歸，委付寶藏。汝若不辭道遠，途旅艱辛，淡寂為心，孤雲作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食無求飽而事理現前，居無求安而定慧常圓。忽聞鶯啼柳陌，叫賣花天，目擊而父體無邊，子到而七珍布地，更說什麼華嚴境界？且休誇極樂西天，不因漁父引深溪，爭得透龍門而及第？初聞佛說，將謂我永作眾生；今日妙聞，頓悟而佛無別體。所以建興古剎，慈化道場，先祝聖壽以無疆，次報群臣兼宰相。四恩三有，即我自心。我心淨則法界平安，我心背則成無間業。天長地久，法雨慈風，會萬物以同源，等乾坤而為一。珍重！

上堂示眾

上堂云：三界唯心唯佛解，萬法唯識更誰知？迷悟本無權立化，恰如黃葉止兒啼。涅槃生死猶如夢，十聖三賢是阿誰？有物先天無相貌，言詮不及體阿彌。祇這阿彌是汝心，不勞逐相外邊尋。三僧祇劫隨時立，心心心即是如今。若人不了心非相，執境迷真著色。了色通聲無二體，山河大地說真經。敢問諸人，真經作麼生說？(良久云：)今妙音無間歇，除非迦葉不聞聞。又云：還會麼？若□於這裡會得，便許你與佛祖同一段光明，與普菴共一箇受用。如或未然，

只今不惜口業，更直為諸人說破。善男子，要會麼？盡乾坤世界是你一箇眼睛，父母所生之身是一箇翳子。一切凡夫不知這一隻金剛妙明圓鑑不虛的眼睛，堅執一箇父母緣生微塵翳子。所以認空華為實相，捉水月為真形。出生入死幾時休？汩沒輪迴何日了？相殺啗為苦報種，相愛婬為生死根。改頭換面親非親，戴角披毛滅不滅？且不知一微塵中有十方諸佛說法不斷，亦不知一微塵中藏八萬四千無間地獄。只管認有作無，將虛為實。古德云：一翳在眼，空花為實相，捉水月為遍界。忽悟本心，無法不解。若能一念見善知識，聞法信受，自得心開。當下見性，充滿法界。無物不融，無塵不透，無法不通。無我我所，說是誰得。不可說而真常說，不可得而祇麼得。以法為身，身含十方無盡虛空。不曾有一微塵與我作對，亦不見有一法是我所得。若到這裡，猶如一輪寶月，孤明寂照。又如一顆摩尼，隨色□現。無名相，無邊表，絕對待，非大小。亦無生，亦無滅，照燭森羅光不歇。如斯方是破微塵，若不如如終未徹。華嚴經云：有一智人破微塵。出此經卷，量等大千。佛語不虛，少人信解。善男子善女人，汝今不發一善心，即是惡業眾生。佛稱一善與汝安名者，人發善願，天必從之。一切恒沙功德，從此一善而發生，永不變壞。地獄長劫苦痛，因此一惡而招報，難脫苦輪。善惡只由汝心，苦樂只汝自受。如今貪嗔癡不歇，決定三惡道難除。如今慈悲智堅牢，決定見性成佛道。今時愚人，見果不知因，念念發無明。恰如不下種，空手等秋成。朝夕興殺害，臨死告觀音。佛出也難救，虛枉費精神。一失人身者，萬劫墮毛群。智人驗果便知因，了真非相亦非名。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眾皆欽。若要廣度河沙眾，不如我自了真心。達得無心元是佛，始能方便接群生。自不持戒，令佗持戒，無有是處。自不清淨，令佗清淨，無有是處。自不見性，令佗見性，無有是處。自縛未解，解佗人縛，無有是處。是以古德云：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又一重。悟人有意如迷意，常在迷中迷不逢。諸仁者，你如今怕惡樂善，持齋奉戒，切不得依附外道邪魔，夜聚曉散，貪色愛財，傳習

妖教，妄起訛言。此是白衣假說，南宗北祖，四果脩行，壞民種族，永無利益。官司不住根究，莫令被佗捉著。生入牢獄非輕，死墮無間不淺。諸仁者，邪法如氷霜，正道若太陽。杲日麗天無不照，氷霜仁消洋。佛說三乘十二部，會來只是一翳方。長年有病不尋藥，五千餘卷枉施張。魔王眷屬成群隊，朝夕巴歌作道場。唯有普菴真實要，同音異口贊吾皇。大眾，贊吾皇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即名為報國恩。珍重。

浴佛上堂

本自無名。古聖默契靈知者，強之道法身無相。瞿曇老婆心切，假相曰生，生本不生，滅本不滅，生滅本無，谷神全者，方便隱顯。我佛釋迦，因地於歷劫恒沙身、命、財、布施、為法、忘軀，皆不離有為，所以真心未契。直至會遇然燈，於一切法無所得故，始發菩提心，方得受記，於來世作佛，權號釋迦。因斯公案未了，不免幻化臨時，混萬物而出生，一法身而湛寂。屆當四月八日，摩耶脇開，悉達化生，地神捧擁，九龍吐水，淨法界，洒無邊身，七步生蓮，指天指地，誰敢應？正當恁麼時，兩不相見。若遭雲門一棒，誰肯向前相問？直是狗子一飽忘千飢，大地生靈且不知。自心口毒雲門老，應須絕未見牟尼。今日浴佛，普菴則不然。昔日未見然燈，我道分明顯露，及乎見了知之，恰似不曾。何況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更加說法四十九年，現種種變化神通，又向雙林入涅，轉轉無端。今問大眾：還有具一隻眼睛的麼？出頭來與你同共證明，大家浴佛。苟或未然，觀吾一偈：稽首摩耶大肚皮，無憂樹下手攀枝。母子至今無寬處，落花啼鳥示全機。

涅槃圖法語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若能忘心聽，當得無量樂。　普菴和尚以涅槃圖現月輪相，

權設建化門，會初發心功德人見性成佛。

示眾法語

夫破一微塵之大覺，體用全彰；演五千四十八卷為教詮，言言體實；指八萬四千妙門同歸性海，用處無空。事理宏該，卷舒自在。豈不見先天唯一氣，假道以權名，含容萬物而亘古亘今，離諸性相而孤明圓宗。靈知空劫，直至如今，不滅不生，不增不減，本無四生六道，皆由妄想發生。古聖慈悲，遺經設典，欲令眾生反己，權標儒釋道名，立像標心，假言入要。是以儒宗孔孟，道究老莊，釋探真空，三元一體。其體也，非空非色，非有非無，包天地而一物無遺，利有情而常光獨耀。如斯妙本，罕遇提綱，聖遠邪深，魔強法弱。自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賴得一花開五葉，結果方成。然後六祖大鑑禪師普傳天下，心心相印，號曰傳燈，了了靈知，隨機開示。或有沉空滯寂，或有執相馳求，即栗橫擔，千山萬水，自不知身是道場，念念處塵背覺，中道退忘，永沉魔界。或有白衣俗士，四果長齋，盡是苟利纏身，壞民種族，箇箇死如生龜脫殼，人人終似活剝狐狸，速入阿鼻，永沉無間。古德云：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圓覺經云：非眾生咎，邪師過謬。豈不見達磨初至少林，面壁九年，水泄不通，二祖立雪斷臂，達磨亦未可信在。二祖告云：請師為我安心。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二祖豁然大悟，本心遍一切處，方會達磨西來之意。次第相傳，至於六祖。如今說法，難竝先賢。有名無實，末學誰知。背覺合塵，難求正見。普菴初精究於華嚴，次熟披於海藏。忽覩彌勒樓開，親見善財行履處。然後淨名方丈之中，通光不二，便見楞嚴七處徵心。知阿難未明此事，當下心開廓徹，實相融通。於心外無心，而三昧現前。向頭上安頭，而提携後進。是以遊戲般若，建立涅槃。重興佛祖之規，開示凡情信入。普告十方：善男子！佛於楞嚴會上，與阿難

言：本來無有世界眾生，因妄而有生，因生而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是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涅槃。夫涅槃者，是眾生之本性，故曰涅槃。金剛經云：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心經云：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裴相國云：寂靜常樂，故曰涅槃。善男子！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識如夢幻，心本涅槃。一道如如，精通冥密。是故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若人能特十善，報生天福，堅持五戒，復得人身。觀其法界，除一念見性成佛之人，其餘所得受生王公大臣，顯官富貴，形相端嚴，聰明智慧。盖是脩行布福，慈悲喜捨，不退善根，而報生如是。若是知因識果，向上增脩，了悟本心，見性成佛，永不變壞。觀其貧窮下賤，披毛戴角，著地飛空，千種萬類，皆累世為人，造十不善業，行殺盜婬，故招此報。經云：世間之樂，皆是苦因。是故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唯佛知之，凡情莫測。若不明理，誘進群迷，將何報答佛恩，豈可名為知識？伏願諸佛子，盡發菩提心，返本還元，免沉惡道。若到這裏，直是斬釘截鐵，轉不退輪，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上祝萬年聖壽，國祚延長，諸佛道場，法輪常轉，文脩武偃，雨順風調，天下太平，人民快樂。普禮三身四智佛，一念阿僧祇劫中，身心一如遍法界，法身不滅壽無窮。一月六旬權準則，一年四會表參同，妄念不生無損益，五千連貫贈寰中。所得未嘗圖別用，共成進納續宗風，初法難傳憂不信，黃梅五百獨盧公。如今箇箇堪分付，報國資家理不窮，莫道祖師西土出，剎那自肯即心通。

涅槃經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若能至心聽，當得無量樂。普菴云：信心清淨者，共入無餘涅槃之圖。

為圓普二字行童普說

上堂云：此中寶所，非從妄想發生。心地光明，應化萬緣。如是人心佛行，佛行人心。遇末劫則地獄現前，逢明眼則彌勒境界。為什麼如此？所作無心，自然契合。不用皮毛滴酒，二三載何事不圓？終日杜門，信施力財而未嘗少欠。道非傲物顯天真，佛豈背人法身普應？若無靈感於物，何異紙畫日頭？若有應於群心，杲杲炎光遍爍。聖凡難辨，龍蛇混雜以同居；迷悟同光，佛於眾生而一體。悟則方通消息動靜，法益群情；迷時總屬夢游生死，無明顛倒。夢中說夢，迷覺不分。醉戒醉人，傍觀呵笑。善男子！欲求解脫，依師戒定慧方成。日久月深，般若純熟，心法現前。由人努力，不在遲疑。今日雖安，來朝難保。人似浮根岸草，水急難留。且無可救之人，誰作波心之主？唯有真心廣佛，本自不滅不生。猶若虛空，包含天地。顯假名則無窮無盡，建法幢則無量無邊。二乘外道不通玄根，境法中虛揑怪妄。謂諸佛有法可說，卜度法身，妄認識神。更不求大悟了心，一向愛佗文字。所以徒學多知，返成謗教。

老僧若不了心，與汝一般愚昧。今幸具足元常，意光無盡。所以終日杜門，怕逢醉漢。有時苦口，汝又不行。朝夕而只是自瞞，懶惰而怕見和尚。不肯息心自悔，廣作眾緣。天龍嗔呵，護教不肯。一時業報現前，難瞞眾目。

若是箇信佛依法脩行之人，為法忘軀，寒灰冷月。深思古德，非少善而得見如來。復想我身，無一德而助資眾善。假使十二時中，懸腰墜石，猶自妄意粗心。直饒粉骨碎身，箇裏難求良匠。今則棄俗割愛，忽遇斯人。何不速辨精機，信心實地。步步依如，念念不退。究竟涅槃，定歸實際。與佛無殊，天龍守護。鬼神瞻依，邪魔摧落。千古而不墜玄風，長劫而本光不動。所遺言句，自有護法傳扶。所立標宗，劫火應不能壞。如斯精妙，事由一心。舍短從長，豈由佗悟。佛教則如標月指祖，說如潑水示氷。見月知光，釋氷為水。然後大感佛祖之恩，殞命猶難酬報。我迷心法，經劫而不出塵

勞。今悟佛因，見性而永脫生死。拳拳在念，豈不快哉。安比十聖三賢，二乘圓覺。五蘊不空，輪廻不歇。任你聰明超世，不離三界循環。假饒移山填海，猶落非色界中。雖然雷電奔馳，不出五通陰界。直饒橫衝直過，也不出諸佛法身。未解自己本無，一切有為如幻。直須幻盡覺圓，具足實相。將大地山河為自己，以色空明暗顯真如。指南栢以標心，顧西松而露意。方寸迥絕於能所，大千無假一微塵。受用身心，不落有無知見；為人拈舉，非干聲色指人心。如斯方是出家兒，不誤後來之初學。等觀今時聚此出家，當求何事？教汝持戒，一行不持，令汝澄心，愈增嫉妬。教汝擊鐘[言*奉]呪，也無一字分明，隨時逐隊開喧，只欲打過。教汝恭敬往來，廣結歡喜眾緣。汝又要自求閑靜，迷識沉神，食氣不和，自成病體，諸事難為，必竟變壞，又入魔徒，百千萬劫不遇善知識。汝等今時遇我出家，知汝來處，亦知汝去處，只似空花從空而有，我不得全定。汝作妖魔，我著汝魔，同歸魔道。我若如是法身，法身如猛火燄，邪魔猶若氷霜。汝是消洋，法身常住，亘古亘今，永無變壞。所以千佛萬佛只傳此心，歷劫恒沙此宗不壞。汝之業識雖聞不信，後日明朝自當敗闕。莫道良醫門下猶有病夫，爐鞴完全尚存鈍鐵，自是覆盆之下而不肯開張，暗爛敗根，斯光常在，不從直訓，役我多言。若是善根，何消如此？各自努力，但辨肯心，一切時中究竟如是。珍重。

示徒血脉論

圓普二字，猶是假名。雖以假名而談實相，若據正宗，於汝無一微塵，許與老僧為緣為對。只是從佛口生，依法化生，成真如者。假名釋子，了知名相，從何而有？幻塵滅故，非幻不滅。諸幻雖盡，不入斷滅。解如是法，無得無證。若有得證，必歸斷常。以要言之，真實不虛，真實不實，表裡瑩徹，明眼可驗。何以故？表權形色，裡實心性。心性實則形色光輝，形色劣弱則心性虛妄。汝隨業

識，強順師顏，不依自本，而由顛倒。所以增長無明，起諸違順，故現斯果。知之否也？歌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汝之宿債，曷可具陳？萬死千生，處處結習。汝之根性，不脫父母。何以故？父精母血，因愛和合。汝識遇緣，如竹生笋，苦甜堅脫，必竟非異。所以佛悟法身圓滿，猶若虛空。始於自身中，妙解一切眾生，皆本是佛。故演十二因緣，六波羅蜜，教化有情，返源還本。破一微塵，而識自心，量等法界，指權就實，點墨成經，為如來藏。若有一根發信，心地開通，便能透脫累生習氣，知是空花，實無輪轉。如來因地而圓覺，不復更迷。眾生因妄而顛倒，生死不停。生死不停，則老病死煎，冤家聚散，六道三途，披毛戴角，而卒未休寧。是故佛詮極提大患，往往先覺，非剎那而便自肯心動。經歷劫，以身命財而布施，供養恒沙諸佛，普修萬行良因。百劫慈悲，念念精進，常無退轉。一日時節到來，如夢忽覺，了無生死，業緣解脫，如空無礙。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便能順情，起諸如幻，廣化迷徒。自驗本而識末，就現果以知因，窮極自佗，悉皆如是。出入動靜，惟我自知，生死涅槃，是誰分別？何以故？虛空性故，常不動故，如來藏中無起滅故，無知見故，如法界性究竟圓滿遍十方故，是則名為因地法行。十方如來、一切菩薩，無不因斯而得解脫。真源澄湛，瑩徹周空，覺海汪洋，普滋法界。世間希有，天上那聞？越聖超凡，摩尼無價。所以父子難傳於此法，過在耳目之間；君臣相遇以徒勞，道非境界。直得投崖飼虎，割肉濟鷹，捨寶位如棄淚唾，灰身心猶若死屍。知道不離慈悲，作佛須當練行。若不灰心練行，喚什麼堪表修行？若不為眾辦緣，將何發齊心稱贊？福從贊嘆而生，罪因慈忍而滅，罪福由人，賢愚各守。了法身之大事，豈敢胡言？纔有是非，紛然惑亂。只是因芥子而墜立針鋒，難逢罕遇；似浮木而權歇盲龜，幾時曾見？妙觀察智，不出師心；了境含虛，箇須真佛。因何汝等依幻說覺，自瞞方寸，以所知心卜度如來，用世語言作佛知見？理成誑謗，不出魔關，恣情自高，暗譬憎嫉而自不知。看看福謝，病苦俱臨。更向業

果裏增嗔，又向真如中加謗。喫著不得是無福，受用不得是無緣。疾病纏綿是果報，嫌恨自佗即業識。若不識心，如何脫病。若無六度，魔魅出家。不信真言，寧熏俗種。師指千言，如鴨背上澆水。俗談半句，似箭射入芭蕉。普菴似認賊為子，賴得我墻壁堅牢。汝等如羊質虎皮，到處而常逢虎豹。自不知醜，明眼難瞞。若不恁麼為祖稱師，猪摟羊捲裏也不少。何不子細參詳，佛法豈容易得。須是步步依經，而首行六度。解佛玄宗，而不著名言。指東道西，纖毫不立。雖知佛法，而聖凡難解。也須方便，而不住化緣。我既了心，因佛教誨。若要報佛深恩，懽悅見在佛子。三界即我佛一心，萬法即佛一識。若向孤峯絕頂，不離世間。若或穿市過街，湛然常寂。如是一念，其疾如風。賓從甚多，其室廣博。容師子座，不與凡流同生滅。唯達道之人口說，無異風入松嶺。佗有分別時，我無分別。我有分別時，佗無分別。是知主伴重重，狀似千燈同一室。性相平等，譬如萬象一鏡中。與麼猶自寐談，諸佛亦復如是。快早警策，改過修真。莫執無明，無益己事。信我如是者，究竟作佛。不依如是者，總著前言。血脉戒箴，直論如是。〇老師述。

離垢堂訓行童

咦，禪關律戶，離塵脫俗者宜登；具眼鉗鎚，唯斬釘截鐵者可見。為什麼如此？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豈不見黃梅會下五百徒眾，到頭只許老盧一人，至今曹溪遍界。自餘者亂稱南宗北祖，燒香四果，皆是貪財愛色，敗壞良民。直至而今，凡情不測，生受世間牢獄，死入無間阿鼻。豈明佛性自心，免逐邪魔群走。佛說一大藏教，更不披尋，隨佗去禮拜村人，妄想道了却四願。咦，你尚未了業識逃，何況我今便能解脫。我被火宅煎熬，你又貪色愛財，二家如此荒忙，佛法有何交涉？祖師心印猶如太虛，佛真法身亦復如是。佛祖二名一體，禪經兩字同宗。打破祖父機關，弄出紅塵師子。怕時恰似落空，契了真如不二。轉凡為聖，由未清醒；入聖超

凡，方通這裏。裏許也不存我見，我見則猶落佗觀。直是六種震動，箇中不漏纖毫。一目圓光，剎塵普現。說得行得，殺活自然。吞納有無，摧邪竪正。萬法乃唯心一體，一道而不出本光。如斯妙解之人，汝可依為師範。

善男子，吾若不道，安作汝師。誑說法人，罪不可懺。假稱悟道，速被邪魔。自斯業識茫茫，更受眾人禮拜。不獨瞻禮，更有施捨歸依。福不回佗，令佗失望。須是通光非相，一用無私。本末全彰，故非外物。會萬法歸於一體，了法界具足針鋒。終日喫飯，而不曾咬著一粒糝。長年著衣，而不曾掛一絲。住時脚不點地，行時寸草不生，臥時天龍守護，坐時體若虛空。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也消得。祇這阿師，應不賺汝。便喫拄杖三十，也知道打草蛇驚。若受千言教誨，不肯聽時，翻成毒藥。一言之下，心地開通。舉拂拈槌，要知落處。若是箇難死種，深知火宅煎熬，四大難避。幸然跳在般若光中，又遇明師指示。一聞千悟，鼻孔無邊。纔見老師出方丈門，便奪取拄杖子打折脚。教老師一生起不得，四天門王扛不動，也要諸方宿德亂走。禪和知有與麼事？善男子，我今見汝，正是飢逢王饍不能飡，病遇醫王爭得瘥。只是箇久靜思動，久動思靜。父母被汝煩煎，造罪更來惱佛。也不知普菴是悟道之人，亦不知自己入鑊湯爐炭。猶自眼裏火起，舌上烟生。恰似一堆爛艸藏蛇，踏著時只消一口。又如野馬無繩，千里追風難趁。不望你成佛作祖、說法度人，只得汝自息塵勞，免招後報。忽然老師不露形相，汝却出頭來，一領紙被且蒙頭，度日何曾沾粒糝？腹裏氣如鼓響，耳聞全若鐘聲，巖前枯木恰相當，心月孤圓常快活。去則如雲出洞，湛體何移？三家村裏邏茶湯，十字街頭覓飯喫。楊州夜市，插足時不碍髑髏；酒肆淫坊，展手時摩尼滿目。因緣甚事，得解如斯？初心一見便無心，誰道我今無住著？隨方設化，觸目遇緣，精金應不變為塵，一悟無生永不錯。當知本佛，何假更修？只傷鑛重金微，得旨淘金去鑛。又逢爐鞴完全，鉗鎚本分，所以先覺遺經，

禪宗方便。一夫酒醒，扶起眾人；一箇眼開，群知天曉。不妨於行住坐臥，師子威儀，闡大慈悲，作多方便。化迷成佛，有為萬法也難齊；指示歸心，世出世間無可比。切莫學狐狸野族，壞汝千生。答：不落因果，尚墮五百生中；度日瞞人，罪非一劫。拜辭父母，棄捨六親，直入空門，誓究空王之道。灰心歇念，失寢忘飢，投禮明師，願悟無師之正訣。其餘世間塵事，無私妙智鎮常包。佛談生死涅槃，廓徹靈明全體納。既到這裏，何必方袍。佛果現前，豈干落髮。未悟本心成佛，更頂戴一座鐵圍。無不是殺命傷神，方與你連成一貫。皇恩勅牒，且非是喫酒曆頭。甘露戒壇，又豈比教驢習馬。言言說戒，字字教持。初地堅修，故須如是。佛觀眾生種性難化，立法而曲為狂癡。前業猶未懺除，轉更破齋犯戒。看經滿藏，問來一字不通。禮佛百千，執相皆成虛妄。或向千山萬水，即栗橫衝。見人時面目向天，打坐時袈裟裹腦。齋粥稍晚，魚鼓鳴遲。心中起怒毒如蛇，叱喝主人無鑒識。挑包頂笠，直下雲山。又向荒村，隨門乞食。得多時廣揚贊嘆，得少時面如死灰。夜宿漁亭，朝遊酒肆。釋迦入涅，佛法委付王臣。知道邪魔，未興濫汙。那有朦朧諸佛，愚昧神仙。經云：若人食肉，便同羅剎。假道現形，壞民種族。法身如太虛，現形如水月。且不見太虛行婬食肉，又何曾見水月貪色愛財。法身應不如斯，水月難為把捉。太虛水月，舍利之子，則色不異空。法身非相，大解脫人，則空不異色。若是釋子，定契斯宗。若是邪魔，魂消識滅。這般道理，唯佛能知。十聖三賢，且無門路。

堂名離垢，二地果中。汝等入此，旦暮一如。更不安規立矩，也不縛汝坐禪。依吾口道學吾行，用吾三昧精進力。若背師說，汝招後報，決定依師即自心。自心非相即實相，自性如空即真空。忽然喚夜作天光，常在天光見彼夜。這裏汝超無量法，不許人將聲色傳。

為眾行童小參

上堂云：無見頂相放光明，大士不離汝心，說波羅蜜未嘗間斷。深嗟六道流浪四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

如盲子居日中而不見光明，而問其母曰：如何我不見日出，常居黑暗？其母告子而泣曰：我子我子，汝乃宿世不善之業，障蔽一切功德，破壞佛法，使諸修行眾生不見自性本光。如今使汝目盲，如居黑暗，不覩日月燈光，而不見一切妙明殊勝，非無日月燈光照燭子形。我今哀哉無計，是汝自殃，非日為咎。汝今若能自悔前罪，我作十不善障蔽，自佗修行佛法，行孝順心，饒益群情，作大佛事。我今受苦猶如地獄，如今無目，必竟來生無目，來生又死，劫劫生生，常在黑暗，聞名聽聲，悉皆苦報，痛至方知，壞形復死，死中又生，生中又死，生生死死，更無別心。只是你心絕光斷明，人與非人，吞汝殺汝，千般苦汝，萬種殘汝，不得休歇。當此之時，求誰懺悔？誰是憐汝？誰是汝父母？誰是汝六親？何不快轉心輪，自家警策？除佛一人與汝說破，其餘朋侶及汝現在親戚父母，亦不能知此事。佗各自迷心，與汝一般，盡是業識茫茫，有何可定？今日不知來日事，貪嗔癡愛度朝昏，披毛戴角更相互，豈識修真般若門？

且如老和尚自從大唐老師所度，據正宗大乘佛祖流傳教藏消息，子細消拜，看來全無一絲毫作用。如佛祖所說，皆是世間凡夫所作所為。

我此時曉夕不眠，在在處處常自思惟：若只恁麼看佗如此敗闕，到死臭爛，與凡畜無異，又何名出家？若只如此出家，更有什麼奇特事？何處超凡？何處越聖？何為了心？何為出地獄？何為不生不滅？何為得出三界輪迴？何為離宿業冤讐？何為脫披毛戴角？何為成佛作祖？何為可報國王、水土、天地、日月護惜臨照之德？何為可答父母、祖宗，令佗一念承我出家功德，悉得解脫？何為自覺覺

佗，成彼佛事？何為教化大地眾生，得佛正道？何為摧邪顯正？何為荷擔佛法？何為建立道場，開發迷悶眾生，各相解釋？

所以淨飯王宮四太子，捨棄金輪王寶位，向雪嶺修行苦行六年，飢飡麻麥，受萬種苦。盖為一切眾生，求此一心大道，為法忘軀，慈悲忍辱未筭。佗於過去生中，作忍辱仙人，於恒河沙劫，以身命布施，而求此心。功德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說法四十九年，以成三百餘會，度脫眾生，不勝其數。尚有海藏金言，撮成五千四十八卷。西天親傳正法眼藏者，首傳迦葉，轉轉相傳，計二十八代。而有菩提達磨大師，亦是國王之子，受二十七祖大師法印，遠來唐土，救抜眾生。九年面壁，於少林立雪，斷臂為二祖。而又次第傳燈，至於曹溪六祖大鑒禪師已後，此土大振玄風，廣彰實相，天下名山，皆此宗而建立。

應超有漏，不出此心。如何現在出家，不思本事，只管一向用貪癡而作出家，行殺盜婬而作佛事，是何道理？迷昧如斯，豈不賺佗俗子，破壞佛門？三界混然，全無發覺，癡癡如醉，妄想若顛，出死入生，誰訣醒汝？哀哉！痛哉！連日徹夜，我如失大寶藏珠，又如忽喪考妣，了不能生，了不能死。唯我自嗟，每向人前，無堪告訴。又復禮佛，轉誦諸教論詮，兼傳燈錄，不得自性開通，求師無地，寘侶無門。於是兀坐忘身，息塵慮習，不覺日至一日，年過一年，經論入心，非口解說，行慈運悲，饒益不倦。深知經教都說自心，但要慈悲，常懷忍辱，供養一切含靈眾生，便成自心功德。愛老憐貧，忘飢失寢，在在處處，利益一切人，歡喜接一切人，為一切人作方便而不求果報，為一切人興佛事而不見善惡。我人漸漸揩磨，不久忽然透石穿山，光明遍照，信知佛祖只是自心，卜度真詮皆為我語，方始發大誓願，救接迷徒，自然而百眾來瞻，不求而殊勝自至。我以法身淨妙，猶若大虛，智體雙彰，慧身一合，對機演教，隨事呈心，開方便而不離其心，釋邪魔而不憑別法，是以五年

三載，自在如然。從佗毀譽而我道無心，任彼詰徵而無少欠，書詩寫頌，對病用醫，發藥施香，真常佛事。不苟分文之利養，巨剎圓成；不求一箇之眾生，法施具足。修橋布路，迥不同凡；演道諷經，山林佛韻。如斯善境，安不快哉！

如何我輩行童不依正教，一向作業，講說是非，超過凡夫所作業報？汝今不信，我道如斯，不久天魔教汝自見，莫怪老僧。若只是汝不離俗家習氣來近老僧，老僧即非邪師，自悟本性，識破前後因果好惡，是真是假，若悟若迷，見一字也便解來因，聞一言而便知落處。汝今瞞我，只是自瞞；汝今依我，只是自依。向我則萬世光明，背我則沉劫墮苦。墮苦則汝身自墮，光明則汝自成佛。我法如是，諸佛亦然。只是勸人達本明心，其餘更無佗事。珍重！

善說行童

上堂云：現在出家，收拾二十餘人行童，於中無一人肯信我教化。行住坐臥，靜習威儀，求了生死大事，欲望出脫塵勞，見本性而達妄緣，都是業識深厚。乍聞有悟道普菴，便即時要修持齋戒。及乎得作行者，便更不思十方信施，衣食難消。佛法是甚麼事？速求易得。善男子！諸佛菩薩經劫捨身受苦，不生一念退轉嗔恨之心，不起我人之相，尚不能得見一真正元本之師。此箇法門，光覺古佛若似如今親見普菴及上古本色老人，應不到經劫受苦，不得現前。不道無禪，只是無師。觀其所由，你這一輩盡是久靜思動、久動思靜之流，與佛法究竟沒交涉。且如慈化原本寂寥，一竹一木尚難為，十行五僧何可度？雖古有屋，亦是眾生緣會。時節一期，興衰變謝，今古自然。似浮雲亂起於長空，如春夜遍開於大地。微塵含佛剎，佛剎裹微塵。茫茫習業而人畜相吞，念念勞形而不知本體。體之唯佛，解者名師。依本即師，師心即本。本師若虛空，迷人怕入。迷人似水月，不可得形。纏藤摝水而虛度時光，箇箇相爭而不識本月圓。咦！却在這裏。這箇事，若聞師一指便肯全收，更不待

少頃，明朝無我人相。若有人我，水月依然。時時而妄想空花，碌碌而轉歸無間。再思此事，便變魔業而落空。佛奈汝何？我安施力？

汝等幸自遭遇得人，如芥子投針鋒；一念發齋，若金鑄錶打。又更父母愛緣已斷，六親纏網都除，且無一事在心頭，況遇明君持世界？不令絲髮惱汝修行，果獲良因，先崇報國。四恩乃眾生常，背三有而輪劫，不知不習善因如何？資答：願聞諦省，速脫包纏於一相無相之中，明通道理於一身多身無礙。露柱全光，脫過現未來萬種之罪愆，了阿僧祇塵劫於一念。若與麼親見實用，方可以少分勸發迷徒。若也緇素不分，遇人切莫開口。罵地喝天，猶通懺悔；狂謗佛法，罪劫難消。若向出家門庭，非是貪衣覓食。設求衣食，父母六親豈無？若是求名取利因緣，應不出家。出家乃脫俗離塵，不求所得。孤心隻意，入空門而頂禮投師；絕念忘思，探經論而只觀自性。若清淨便證法身，更不別求一足永足。張三李四，相逢似覩夢形；同道師資，稽首如觀幻境。知一切法不得自性，惟我玄通，似空含像。指燈籠而真機誰解？撥黃葉而箇意誰知？且不問年月日時，秋冬四季，不談佛法，不解吟詩，一番紙被重三斤，一領布衫拈不起。也不愁明朝無飯，後日乏衣，一頓馨香，清風明月，禪悅法喜，飽懶何為？佗家鼓樂助吾機，半夜松聲謳一曲。千巖萬竹，眉毛家風；海島巒崖，肚皮活計。說什麼蘆芽穿膝，元來不受人瞞；道什麼灌頂鵲巢，這裏司通意氣。喚南作北，我自無邊；相叫大哥，有何交涉？我見世間之物，無有不壞，今明自性天真，不憂生死。雖然如是，未得見解妙圓者，不可輕忽於人。法身定從慈悲智慧而成，不從妄誑欺人而得，用三十七種而助發，以六度萬行而相資，直是到底徹通，方跨得泥牛木馬，應須絕妙方正，用得兔角龜毛。若也未透斯宗，學語者俱招惡果，又何假袈裟裹相，剃髮稱僧？設得明心，一切自現，但得其本末，事何愁也？表出家而得遇師通，不似佗人而墮邪見網。誓不辜於佛說，佛說我心；誓不學於

邪法，邪魔我身。我身被魔，則長如地獄；我心證佛，則萬古風光。是知迷悟自分，一心非二。汝等依吾正訣，快疾承當，不勞心力。若更不循驢鳴，未免一場狼藉。明朝遍入孤峯裏，是處尋求不見師。自古上賢難出手，為伊不肯淡工夫。垂經留教五千卷，迷人看著轉迷途。凡夫貪愛將為事，少得曹溪這老盧。自今後不得道禮師出家求披剃，老師一眼都識破你諸人。你若是箇般若種再來的，不待你言而因緣自合，老師亦不可妄想多計較也。你脚跟下業茫茫不知，只管禮拜明眼人求出家，你教我如何向你說無？無始至今，你老大鼻孔被我將兔角拄杖子穿了多時也。汝自不知善男子性相平等，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若有普菴老師，即非老師也。珍重！

小參

蠢動含靈，皆具足佛性，墮在一微塵，不能自發覺，唯佛乃能知之。雖興佛事，廣化群生，而奈邪宗亂為聲色，誑惑信徒，創宇立像，百種繁興，苟利纏身，如麻似粟，師祖師翁，相附相依，將如來教典作工匠，惟貪博酒博飯，以鐃鈸鐘磬為樂，馳求無猒無足。是故法華經云：若使人作樂，琵琶鐃銅鈸，而供養其佛，皆以成佛道。此是轉無明之種性，動靜歸心，生死唯佛，佛即自心，心何生滅也？流浪逐物，轉變剎那，萬品千般，長淪苦海。諸佛說法，誰知無說之心？權立化城，誰解一宿而覺？傷嗟種[((夾-(人*人)+(前-刖))/冂)*頁]，習氣[冗-几+未]深，聞經一字而不識其心，見像一尊而豈知標體？若色見聲求，俱成邪道。出家之子既到這裏，莫錯下注脚，且仔細看是箇什麼道理。古人云：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乖，心口不一，貪財愛色，嗔喜無時，動靜離真，合塵背覺，見有見無，怕貧憂死。此正是外道邪魔，濫觴正宗，迷惑凡流，入深險趣，千劫萬劫，不得出輪。經云：非眾生咎，邪師過謬。此等邪輩，如何可驗？一日十二時中，盡說飲酒食肉，不礙菩

提，行盜行淫，不妨般若。張三是我酒侶，李四是我茶郎，但結一世之欣歡，豈覺沉淪於萬劫？計掛財穀，多度小師，看經則先問錢財，佛事則預求酒炙，也還本庫受生，也辨銀朱棺槨，只道我是幾代住持，又誇我是紫衣大德。你如今看佗敗缺，無限郎當，齋佗有甚為功？施佗將何為德？功德則不然，且試將釋迦所說一字問佗，看如何答得？謾陳達磨玄機，誰能下口？若說得如流水，用得如顛狂，須是對機於沒量人前，百匝千回，全無變動，體用雙彰，色空一辨，非眼耳鼻舌身意之所解。於針鋒上，走得馬，射得弓，絕爾我，沒西東，好相逢處不相逢。大家和遍無生曲，誰解如今即古風？普菴老人自得心開意解之後，見即佛見，知即佛知，於十二時中，唯以佛之知見，示悟往來，不曾向人說空中有花，水中有月。圓覺經云：一切眾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猶如空花。及第二月，空本無花，病者妄執。我既如是，萬物皆如。善男子，萬法虛偽，皆因緣會而生。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夢幻，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圓覺。此深信裴相國之言不虛謬也。佗是俗人，一悟周通，該玄入理。汝等行童，今投我出家，此事若不說破，恐你枉費心力，不辨緇素，真偽無分，賺汝千劫萬劫之大事。既到這裏，直是朝參暮學，速究本心。幸遇其師，不得放過，針芥相投，難逢難遇，互更結習，淨念身心，異口同音，[言*奉]佛梵，語警聖凡，十二時中，絲毫不漏。和南無我人之相，運力無彼此之心。但要將勤補拙，得意生身，何須問踏破老盧行者。甘贄即依大虛實自性之道場，識破水月空花。箇中年無新舊，月非大小，意光無盡。若到這裡，方教後人喚作普菴弟子，邪魔不侵，可稱師子之兒，瞞佗不得。苟不如是，永嘉大師云：飢逢王膳不能飡，病遇醫王爭得瘥。咦，要解麼？⊙快薦

與周君禮

佛者，乃自心眾生之主。悟即本是佛，不悟名眾生。眾生性即與佛性無二，只是住形著相，隨眼入色，被色有分別好惡有無境界，見塑神畫鬼迷惑正心，所以心中常疑怕耳。又聞說古今有多般是非之事，皆相煩擾，念念不停，出生入死，至于如今猶尚不歇。所以普菴一心了達萬法虛偽不實，唯有真心猶若太虛，佛親證之，示人無別法。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此幻質父母緣生之物，四大假會成人，不為堅固，定歸敗壞。佛云：應物現形者，猶若水中之月，有什麼著實？但只要了取本來法身清淨，不生不滅，莫執虛幻假形、水月空花為實。所以普菴老人不說一切禍福善惡果報，此等皆從妄想顛倒發生。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如今多劫迷惑，一見了性之人說真實法，何更外執成虛妖怪？此皆是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唯一本心，別無一微塵可得。生死是誰？神明是誰？父母親眷是誰？善男子，只是你久迷不覺，猶如夢幻。忽然夢覺，何處有夢？夢中所見境界，何處可得？如今浮世亦復如是。你如今捨財造三門，賴遇普菴。若是佗人殺無限之生靈，起多般之口業，你捨，功德未成日，佗地獄先現，不是小事，千劫萬劫酧還債命不了。經云：雖是善因，能招惡果。且得遇明眼人，今作善事，當來之世必招善果，不動一滴酒，不動一皮毛，施一文則不落有無，奉一貫則凡聖該通，不曾漏失毫釐。只是普菴不許凡夫愛財捨財，著相修道。你今捨則又去貪財，是名假施，全無功德。善知識者，教你不著一切色。凡人愛者，速離速脫，是名捨財。財多害己，引惹凶徒，驚殺自己，殘害眷屬，官符口舌，百種禍愆，曉夕不得自在，命終入地獄，改形出生，又披毛戴角，輪迴不休，皆是不捨幻財。何以早通心地？若得心地光明，了本不生，今心不滅，方將定慧照破一切。世人所愛無不是，若未了之人，將以為樂。佛說世間之樂，皆是苦因，寂靜常樂，是名真樂。外道著相而教人修道者，亦復如是。不知道本無形名，名無可名，故為非常名。道者，乃先天之本性，始覺合本覺，故名得道。如何執捉色身，子午運氣，咬牙伏足，向南面北，飡松啖栢，念呪絕粮，求靜恬安，不信自心圓明，無有二相，含靈

寂照，一顆金剛，針箚不入。若到恁麼田地，且喚什麼作佛？佛者，是如今本覺妙明，包含萬有，唯真得見解之人，方能知之。你但看佛說諸經教典，亦如是說。所以外道聲聞，不悟佛說，執相沉空，自無見解，只管教人巡行數墨，喚作看經，造屋捏像，望求福報。此是一切有為之法，如夢幻泡影，皆歸幻化，無有實相。唯有因師不立文字，竪起指頭，便領當取，永劫受用不盡，於住相布施，且無交涉。見性功德，無量無邊，捨財千萬分，不及見性一分。但見自性，不被財色迷；若未見性，終被幻財空境所惑。如今多有人說你癡聾，被道人所迷，不惜家財。我如今作麼生向你道？天下叢林，侵天卓岳，應有功德，皆是信心之人布造，亦不是無福之人所立。無福之人，見財便貪，一箇身口，何曾飽煖？更有現世家有，千萬不肯布施，分毫亦不得。間歇片時，夜驚怕賊，日恐家貧，如蜂聚蜜。時節到來，別人收拾，亦不知自己身從佗烟燄，生死沉溺。若遇真實見解之人，不問你施與施，肯信斯人，言行一如，常不退轉，發菩提心。心離世業，自定其心，莫教別生貪戀。古來有，不須減；現世無，不要添。十二時中，常常細觀細察，一切不實。唯我心光大，自在天真，因普菴老人初生言示，更無別法與人。祇這本心，頭頭示誨，自是我耳不聞。其奈樂聞不絕，不捨晝夜，常念普菴。此之心念，雖猶屬妄，爭奈普菴常以無相三昧，攝汝本淨明妙，同歸一體，無自無他，非凡非聖。你且未知，猶如百川之源，未入海時，俱有川源之名。一一不同，究竟歸海，皆同海味，無有滴水，別有異名。是故善知識，念念以大慈悲智，成就法界含靈，同歸性海。萬法一心，一心萬法，於這一箇法身之中，見一切眾生，無不是佛。你今施設無空過，只要隨緣任運，切莫因布施而害眾生，未得福而先作業。普菴真實不問錢，只要離塵脫業纏。一聞千悟方堪委，若不如如顛倒顛。信得老婆心切處，何須苦苦學神仙。〇珍重。

與易仲能

佛非形相，以法為身。迷悟同根，是非一體。且夫法身不變，猶若虛空。凡夫妄念，想逐浮塵。生死不停，背斯真體。不因佛說，沉劫無知。現覩戴角披毛，細照飛空著地。莫是心無佛性？蓋謂古聖難逢，五伯間生，方遭一遇。若遇，則心有所感，便似如今。若不逢，則未脫毛群，有何利益？不是往古無聖，蓋由不信良因。致此一失人身，所以萬劫不復。釋迦世尊，非是偶得此心，度人無量。皆是以身命財等，恒河沙劫，舍離群魔，不發一念悔恨之心，方了本願，談六度萬行之修也。只要汝慈悲為本，忍辱為根。不悟本心，猶為虛行。直是斬釘截鐵，失寢忘飢。真實於無相之中，識達本源自性，方名究竟。豈不見裴公相國，於世何愁為天下宰相。欠少什麼，尚自遠尋知識，廣建精藍，禮禿首以為師，求法身之大事。何況淺福凡流，衣食難度者。如今豪富，不解思量。念念貪心，不知落劫墮毛群。轉更無明，重來受業。你看佗一日十二時中，思量甚事，可喻來生。因果歷然，非干佗事。造善造惡，只你自心。佛與眾生，一性無二，便是看經到死。若不解佛意，有何利益？口誦佛說，心行惡心，心口不齊，返福為咎。多有邪師不斷婬而說戒，對面自瞞：汝禮為師，果還邪報。飲酒食肉，日夕貪財，作自己刀山，為千劫苦，帶累樂善凡夫，佗世自相殺啗。經云：我負汝財，汝欠我命。淨名云：布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諸佛因悟，方見自身中一切眾生與我一時成佛，方可出語成經，所行顯道。耆婆覽草，無不是藥；達法之人，動靜俱正。以法界而為道場，化眾生而為佛事。如佛所說：大地觀來，少得全成。只是宿習有為，聲聞、緣覺執相滯空，各稱宗匠，多立文言，不契達磨之玄風，安辨摩竭而掩室？九年面壁，何曾行道？看經二祖，立雪齊腰，天明猶尚不說此佛法是什麼事，如今打鐃擊鈸，抄覽登門，愛財而設像看經，著色而大忘佛理。魔民種族，幾劫自休；達磨西來，好無交涉。六祖大鑒禪師墜石懸腰，得法而風旛權示。自雲門老漢一棒打殺釋迦佛與狗子喫，且圖天下太平，那有這般續佛慧命？大莖大根種可作鬼神之師，人天仰賴，而後雪峰、玄

沙、百丈、溈仰不是遠國佗邦，盡皆目前境界深諦，皆了自心表裡法身，如是方能竪建化門，指權歸實。若不如斯，親禮何益？

今見楚萍有信心，易仲能自聞。普菴之道，不畏寒暑，不管路遙，化四方之愚心，各持齋而受戒。亦不是求財求福，箇箇要了本明心。二三春秋，施力不倦，於南泉昇新殿閣。一剎儼然，如善財化境；一百十城，似淨名廣容方丈。此事世之希有，妙德難量。一日携倫，告求少語。老僧寄根表悟，猶若閑雲。有時谷口布長空，有時又歸無色處。遂磨松握管，書無字之寐言；妙意周空，寫無心之般若。

汝但修心知虛空，不見有我人之相。別無奇特，只用眾而不空；箇裏無雙，本不生而不滅。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念念堅不退，堪作了事身。不消心外覓，堂堂本法靈；十方佛共證，更不費精神。普菴如是道，何患不圓成？

背塵合覺錄

大方廣佛華嚴經說：一切眾生皆是無明，造十不善業，墮落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報如影隨形不相捨離，所受苦報各不相知如夢如幻，雖生怕怖苦痛難忍，而無所求解脫之處。除非為人得身安健，早求佛教速依正法，信心清淨護持十善，除十惡念念念堅牢，戒城精進永不退轉。若能於一生中聞有真正大善知識者，不惜身命不遠千里而來，一禮一言直是大肯，不動步而便得成就，契經合道了悟廓然，無心外法不復受後有之形，心法通貫永超三界迴脫苦輪，皆同廣佛華嚴轉十惡而成十善，復從善友提撕翻妄想而成正覺。今將十種而互換參融，能持則不失人身，究竟則終成佛道。持則其身不失，不省則萬狀千頭。若成佛則道等先天，有名萬物之母；若不悟則罪等河沙，亦名無間地獄。此義如王施飯，雖飢渴而未敢飡嘗；又如扁鵲盧醫，貧疾遇而返生驚怖。所以道：飢逢王膳

不能飡，病遇醫王爭得瘥？是故圓覺經云：捨惡樂善復現天人，棄愛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為雖增善果而未成聖道。何以故？未盡有心，未得如佛。雖未成佛，且修精進。拳拳行善，而免墮三途。步步不退，而終到裏許。除非自悟，及早信修。此喻如空，不勞拂拭。智人除心不除事，生滅心除，何事可得也。迷人除事不除心，妄心未除，事憑何遣哉。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佛說一切法，為除一切心。若人解實相，於中無虛誑。說與不說同，是即名最上。實相未全融，語默空花同。而復結空果，後進不能通。何故不能通，緣師指落空。依妄不歸實，師子墮邪宗。二妄相依墮，帶累千萬箇。因一人道虛，萬類皆招禍。不了却自心，只管說佗過。將謂佛法僧，也似陳行貨。倒牀喫不得，苦痛忍難過。曉夕無把捉，又見火輪磨。始悔我自錯，無福轉加禍。未得將為得，未證將為證。妄想一剎那，果招沙劫病。皆是自欺心，不依佛慧命。六度未能圓，五戒猶未定。口說一切無，貪嗔轉增盛。人問道如何，胡應全無性。此不見性種，三界魔民虫。眾生若遭遇，萬劫墮貧窮。自壞佗亦壞，自聾佗亦聾。自墮彼亦墮，自空彼亦空。究竟還如佛，萬像一鏡中。若能如是解，可表警凡籠。

香積堂如意箴

古人修道，如救頭然。大事未成，如喪考妣。如今大肯觸目菩提，扨鼻孔也不得工夫，那有身心別想。常觀自性，無異虛空。諦信不虛，萬無失一。只可一粥一飯，長養聖胎。動靜隨時，堪為道種。若於普菴門下，欲求衣食而飽煖，縱懶墮以貪眠。汝錯用心，便宜速去。前面自有高樓酒店，楊州夜市，恣汝歡娛，飽作受用。應來道友，運力布心。粥飯隨緣，休懷忿怒。料汝來此，不為衣食而來，只欲常聞諸佛法印。所以未舉足時，先思益彼。若非自省，有過無功。更有日來雲水，十方賢士，遇夜止可一宿，逢齋只可一飡。自家日用，與佗一般。佗事忙，然我亦爾。長安雖樂，不是久

居。不若自安，方思利彼，不可害人。利眾則眾口贊歎，福自斯生。害人則眾心怨恨，海水也枯。今生無福者，患在前生。若於雪上加霜，未免凝寒入骨。所得衣食之處，皆是魚腹吞鈎。未入腹中，被佗牽拽。欲脫無因，傍人笑怪。千生萬死，煩惱殺人。所以維摩經云：布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一切人只欲苟佗心，不知自折本。能輸機者，解筭人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既已生，於我何求哉。道是萬法之母，法界總入我心。且不見有一微塵，是心外之物。直須如是，始得無生。苟或未然，速須懺悔。豈不見如今有福之人，非一人之所賴，利益無窮。尚猶轉轉慈悲，不生輕忽。此人向上增修，一遇明人，頓超佛地。

如今無福之人，現在衣食不足，語默如癡，動靜無不干人，曉夕令佗作念，自不悔過，不信善言，一失人身，千劫受苦。無福者，不曾修種，報得貧窮；有福者，累生布施，廣結善緣，纔出頭來，一切具足，王苗相種。修行未見性者，可以受生，猶防失念，招得來生不如意。其餘富貴，皆因累劫修來，一切下賤貧窮，無不是貪財還力。更有負鞍銜鐵，拽把拖犁，水陸萬類眾生，業識飛空著地，本源常寂，皆因妄念受諸形，貪食戀婬，發起無明之煩惱，直至如今，習氣堅牢，寧受業而不肯回頭。忽然債主相逢，連哭哀聲苦告，如斯種類，時劫何休，相殺相婬，讎無間歇。

嗚呼！惟佛大慈，演教標宗，當為何事？只欲一靈發覺，遞相勸化出迷輪。若解背境觀心，便入法王灌頂位，念念不舍，精進行持。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如窮子獲寶藏珍珠，遇貧人歡喜布施。只如布施兩字又作麼生會？瞪目(良久，云：)空花水月，一納無餘。迷時四生六道，悟時一顆明珠。〇珍重！

[祝/土]墻法語

古寺重新，尚無壁落。道場廣闊，微力難成。若非外護布遮那，初地難堅牢戒塹。善男子，今幸太平時節，家國安寧。一身清淨不遭魔，十二時中常自在。任性開解，諸惡莫作。調和意氣，眾善奉行。細明三界內無休，釋老喻之為火宅。若不速出，必為所燒。三車現駕於門前，諸子好乘而遊戲。周圍功備，祕密圓通。常騎露地白牛，飽納雪山肥膩。是知拈槌[祝/土]土，下下無空。瓦盖茅拖，明明知有。這一段大事，不可商量。發心只在自承當，休假眾緣而成就。本非造作自在，天真無形而觸著磕著。觸目遇緣而物無非我，隨事即理而道不離人。智用無功，功無虛棄。且不同秦城萬里，又豈比劍閣三關。任是鐵壁銅墻，這裏工夫無縫。八風吹不動，卓爾獨存。劫火難燒，金剛不壞。圓如寶月，針芥不通。遠觀包了達磨城，近覩天恢珠歷落。善財遍參百一十城，未出這垣，周全本願，彌勒樓閣更無別處，再逢親友受用元珍。知道因師而步步還鄉，如暗得燈而頭頭不錯。咦！善男子！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戴角披毛，非干佗事，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修行者如麻似粟，學道者萬萬千千，難似達磨老、胡僧罕，竝曹溪盧上座傳燈滿錄、續光永焰者，能有幾人？是處開山，溈仰、雪峰等也不可得。天下洞府，海內名山，若非明眼無心，后代何求居隱？如今向佗屋裏翻作鐵圍，用佛言詮，墮謗教網。嗚呼！六趣卒未休時，箇中少得其師，業報非眾生咎，但信自心即佛，何勞向外馳求？一聞千悟世間希，便肯承當今更少，幸助粮財成佛舍，好承興勢設包羅。汝若將來全體用，空中莫背老婆婆。

砌石堦法語

普通長石，萬百年堦，用之為首，次第安排。南泉山慈化院，唐時古剎，前後希人，嶺貫楊岐，雲通大仰，路連吳楚，舍接佳賓。一僧了事而道號普菴，眾信欽歸而二千六百，家家念善，戶戶諷經，填路布橋，利益群品。唯念佛而祝延聖壽，共崇福而願賀太平，仰

天扣地而不退初心，護聖資凡而虔虔在念。樓閣殿塔，佛事皆圓，唯不壞壞遠功，莫若橫鋪石道。一人難辨，賴眾同臻，萬古千春，其功不朽。人財遷變，道果常存，如今不布待來生，何異冬收不留種？貧賤多而富貴少，布施希而作業深，道人心似白蓮華，雖混泥而應不染。自能一善，深嗟眾信無緣，不免廣露化機，欲得抱金舍草。百年金寶別人收，一道石堦常普濟，普濟祇益施財人，無分難求君莫怪。幸希迴首莫遲疑，今日不知來日事。千丈百尺量，而飯食與工資堅實無窮，我等不求纖毫利養，善心難發，知識難逢，一回相見沒良緣，後會重親誰解后？俟當工畢，刻石標名，今古不差，須教明白。一丈約兩千半貫，一尺成一十五旬，分寸不空，定還成就。幸甚！

修造法語

本院香花古剎，乃自先代李倉監請額施地創興，不記年代。續後此方眾信不斷，修崇而且見遺，題古殿梁棟曰：景祝二年也。殿宇雖壞，而莫道儼然常存；風俗雖變，而其善心猶在。嗚呼！生靈之所以往來者，六道也。其道則一，六唯心變。若得六用一和，即是如來出世。若只夢想不開，未免披毛戴角。善男子，莫錯會返本還源，了心悟法，不是這箇道理。豈不見古德纔見宗匠有許建化，引入後進，佗便道：切莫教壞人家男女。何況廣造，捨木輸金，竪殿立像，演法開堂。諸佛豈不嗔呵，祖師未肯相許。經云：雖是善因，能招惡果。達磨西來，單傳心印，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眾生本是佛，達本非眾生。君子當務本，本立而道生。道既已生，知無我、人、眾生、壽者，方可入無相三昧，隨機設化。指彼迷徒，歸自本心，與佛法非同非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是大解脫人也。此人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亦無所得，故不妨似水月空華，示導眾生。蓋緣一切眾生，自背覺合塵，經於多劫，生滅不停，習氣包纏，斷福德種性。

於此淨心，不能頓契。是以古聖權設像法，指歸實際。所以永嘉大師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為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若到這裡，須是顯權就實，本末雙彰。有為而知無為，有用而了無用。以黃葉止兒啼，以息而化群品。如斯巨眼，應用皆真。所以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眾生依覺悟，究竟不沉埋。念念無所等，登彼佛梯階。一日了心無可得，清風樓上赴官齋。更不可逐妄迷真，誑嚇眾生，作諸業事。我未解脫，脫彼人縛，無有是處。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有一般人，懼不千劫萬劫，作驢作馬，酧債償業，長循地獄，了不能出。所謂愛佗一粒粟，壞却十年粮。不知自己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更向暗途，化人修造，講道說禪，此非小事。所以維摩經云：布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楞嚴經云：如世狂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戮。何況假稱法王，永沉無間。

普菴自了心非相之後，不欲見人獨入孤峯，常以片雲隻月游戲菩提，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而奈十方善信不肯放過。老僧各求所得之正因，願示一毫之實義，不免開菴南嶺，妙應來祈，祝千古萬古之遺風，今日此時而普現，是以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忽覩四縣都文大夫勸誘醴陵大檀越劉用晦建此一佛普光明殿，為萬古之標宗，作祝聖之功德。上願世主之光明亘古耀今，壽超數量，德越太清，金枝玉葉鎮芬芳，堯雨舜風常普濟，修文偃武，吾道一貫，蠢動含靈，總入圓光不滅。正當恁麼時，不見有施之士，安有受捨之人？用晦還本以成真，季率忘知而入道，然後一竹一木用來俱證真常，運力布心皆是當來佛子。善男子！真是如斯了本，智用無功，地獄何從而生？天堂何處不是？既到這裏，箇箇跨金毛獅子，人人騎獨步象王，文殊即是普賢，釋迦倒騎佛殿，羅漢不奈安身，普菴鼻孔遼天。笑時只道善財癡，百一十城

在這裏，摩耶腹內造樓臺，一口吸盡西江水。試問參方知不知？靈光運用從何起？直須堅密處安身，釋迦寶殿真如理。

彭氏捨寢堂法語

夫古寺香花，元無稅產。滴水為界，四壁寥寥。失盖像摧，年深木朽。某使命洒掃一十二年，念念究心，忘飢失寢。應奉檀那而不闕，往來雲水事無虧。食無求飽而常令佗飽，居無求安而常與佗安。不患寡而患不均，眾心歡喜而我願足。忽然大解無相法門，直入孤峰，心無對待。化時未盡，眾信攀緣。不免向頭上安頭，隨機利物。殿堂取新而革故，尊像幻出於儼然。只這方丈寢堂，賴遇彭公施地。若不是昔遵佛記，今果難圓。豈不見相國裴公，肅宗皇□，處處與明眼人相會，頭頭而設建道場。只欲佛法與王道齊興，聖心共凡心一體。如今長者，亦復如然。於無住相布施，而福果無休。於無漏法門，而永為佛種。不問存亡族屬，過現未來。入正念則一身多身，破空花則一相非相。真如不變，大道顯然。所作無虛，咸歸實報。

鼎修慈化院及諸處橋道給法語付眾信

淮教修因，預崇佛果。報國資家，究竟無我。普化十方，為國焚修。

住持沙門某，於紹興癸酉年，奉使府差，住持此山。四壁寥寥，香華寂靜。元無產業，粥飯隨緣。常年祇應四縣巡檢，啟建聖節道場，行香不闕。某常念捨家出家，當為何事？披緇削髮，本屬何因？現在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忽爾人身一失，萬劫難迴。若不為國焚修，虛負皇恩勅命。若不導化檀那，枉作空門釋子。一朝村院主，萬劫失人身。只恐為僧僧不了，為僧僧了總輸僧。世談今古，唯我省躬。如說修行，不由佗悟。雖在空門，而不了悟空。經云：

出家凡夫，雖受佛恩，而不崇修報。經云：負恩辜德，更有過去。三生累劫，殺害父母。出佛身血，未曾還報。必在未來，受無量苦。如今不省，更待何時。是以直下忘飢失寢，木食艸衣，十有二年。脇不臥席，心若死灰亦不斷。接客應緣，雖混□流無垢染。一日時節到來，無異日光明普覆。七日而迥絕知見，身心如一體虛空。大似死中得活，猶如久睡忽驚。返觀非相亦非名，心月孤光無晝夜。方知歷劫，不舍如來。今悟無師，含虛寂照。觀萬物不出我體，明藏教不出自心。如是我聞，一時成佛。嗟品類而不見本光，受業輪而出入生死。有生死則不契本光，無生死則本光一合。相理如是，經教顯然。眾生一了自心，照見一切如佛。只緣貪嗔癡愛，殺盜邪婬，流浪四生，輪迴六趣。若人去酒，智慧便生，自覺覺佗，永無失賺。若人去肉，立德慈悲，萬類無傷，戒珠朗耀。若不殺生，壽無量身。若不邪婬，名清淨種智。若不偷盜，眾德來資。若不妄語，發言眾信。心若不貪，一時具足。若無嗔怒，所作和合。行不愚癡，人神護贊。與人方便，勝自看經。輟己待人，理何殊佛。若人未能超出世間，不若且修利益己事，然後利佗。先須孝養父母，若順父母，則天地皆和。直須念報國恩，若報國恩，則供輸不闕。常願天下太平，而我家始安。一切人樂，而我家始樂。但向十二時中，能行饒益於一切人者，便是諸佛菩薩鎡基，超越聰明外道。學佛者，如麻如粟。樂仙者，萬萬千千。不脫名聞利養，不發廣大慈悲。飲酒而誑稱仙醉，喫肉道過度眾生。道若太虛，汝事且有何交涉。毀佛謗經，破齋犯戒，永墮地獄，不出苦輪。善男子，那有盲聾底諸佛，愚昧底神仙。直似枯木寒灰，澄潭萬丈。與太虛合一體，與乾坤無兩樣。到恁麼時，亦未可信你在。恐汝作身邊知見，未解空色。無邊際處，定有往還。後受形段之身，准前又成業報。切須因果世間事，然後超出世間人。豈不見古德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寸，寸尺連丈。意滿虛空，然後消息盈虛。包含萬有，如鏡含像。無諍三昧，名稱第一。有諍生死，不入上乘。今普勸善男子、善女人，應如是降伏其心，應如是發菩薩

心。念汝等去佛不遠，猶如盲子在燈光之中。煩惱即是菩提，猶口酸之人喫水味成其醋。汝等若無這箇，佛不應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若是地獄難救，佛應不說此十千魚生忉利天，只患其中真實少得。諸佛子，汝若信佛，佛即汝心。汝但師心，遇魔不退，逢難堅牢。得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心，便自保守。一悟永悟，更不復迷。萬古騰輝，不生不滅。雖然如是，必假聞修。以幻修幻，恰如頭上安頭。遂拈黃葉，誰知權止孩啼。普願聞熏，皆通種智。果然如願，各發本心。助力施財，精進不退。三復寒暑，梵剎一新。不犯滴酒，皮毛不住。諷經行道，六度齊修。福慧雙布，功圓果滿。如是慶揚，祝皇王萬歲千秋，願文武宰僚快樂。堯風普扇，舜雨常滋。天下太平，萬民歡慶。一心淨土，無剎不収。法界含靈，俱沾利樂。然願在會發心，善信本非男女之形。名異體同，今日重圓寶智。施不斷命之法財，助不生滅之法力。轉凡為聖，雪峰解使木人。指妄歸真，童子聚沙作佛。所以如來出世，盖為一大事因緣。我既了心，豈可埋光獨善者也。

修橋法語

和光、叔基、邦美、世英、仲能、元逸，此中善信肯心議士，共布佛事。道行友徒，普般種族，曾與諸佛救度眾生者，同一心布，共一手作。男子身全七寶，本無欠少，若不遇人，七寶變灰土。忽因聲聞而緣覺，會灰土而合法身，灰土假名，得心現量，以無相三昧，不住布施，化信修橋。其不住相布施，福德不可思量，亦復如是。善男子！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智慧愚癡，通為般若。但於此處，應化無方，事無不了，神献之木。和信肯，則堪用所須，於中不材與匠，弗顧而莫加殘毀。普警此方云：千古靈跡有樹，神通不捨，則焉敢非言？未得本圓，身屬凡夫，而豈無速報？古德安禪師，破竈而青衣禮謝，豈不聞乎？岳頂圭公，神朝而一日不顧；仰山受戒，遷廟而倒住堵田。天上天下五通，無

不信戒歸佛。若是普，則周遍法界；如是庵，則六一包含。若不得這箇圓頓法門，微塵也用不得。用不得，則疑神返害，命殞形消；體用全，則空色無私，幻無作有。以法界為我道場，化眾生皆成佛事，豈非入地者之所弘持？百尺竿頭，正是喪身失命，直須大死裏得活，方堪作這一下鉗鎚。分斷悟由，也未出五通手脚，千萬劫妖精古怪，五處靈而宿命不通。常於無色界中，心念佛而恍恍惚惚，欲受形而強心未質，百劫昏沈。唯佛者助國救民，唯依邪者愛享血味。樂眾生血髓者，陣亡戟沒，孤魂依草附葉，永不出輪。佗自受苦不息，安有福德資人？經云：二妄相依，生妄業道。打猪殺狗祭菩薩，迷人有眼真如瞎。世間殺命命還佗，善惡豈差於毫髮？依佛助天者，嚴持梵福，救死拔生。於螻蟻尚不生惱害之心，何沒哀聲？歷歷屠戮而笑作等閑，口腹未充，先斷佗命。經云：若人食肉，便同羅剎佛頂。首楞嚴經云：若人食肉得菩提道，無有是處。豈不見孟氏云：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君子遠於庖廚。莊生云：夫養形之人，故不足以存生。齊宣以羊活牛，畢竟羊誰敢壞？聖人法活，唯欲度生。餓鬼貪嗔，念念取死。仰山受具戒，應不害生。積善天符，心俱正直。神守方隅而拱朝上帝，帝觸神光而便顯功能。人順道平則瑞氣冲天，神朝天喜。天喜則神祐護人，鄉寧井靜，三災不生，神人歡樂。皆因路道坦然，橋梁永固。往復不傾危，本土神光喜。稼穡物豐濃，自然盈□富貴。道險橋危處，眾生心怨怒。怒氣黑冲天，天帝責本土。守境土無功，虛受信瞻禮。神不合天心，興災難求止。喻如守土官，真功亦如是。道人安敢言，化迷成寐語。唐突萬千人，皆道我不是。道真實不虛，有言無盡意。汝等大慈悲，橋了早宜歸。〇珍重。

助柴法語

助柴一事。欽信佛法者，不難舍俗出家。依說而行者，定得神通妙用，運力搬柴，妙有入無，非凡境界。聲色之外，體露堂堂，一合

相理，而誰自誰佗？色究竟處，全通三昧。解麼？了得麼？信不二麼？若落第二月，且莫虛誑自己，好招罪無間去。老師若未全通這百千無量三昧，一蟻子也不敢胡亂用，胡亂使。若自不解脫，更祛役於人，成何道理？速三惡道報，苦不出輪。善男子，出家兩字，是解脫法門。勤行苦行，自利利佗，不聽是非，不求好惡，行住坐臥，如理實見，不著有無，不俱塵俗，超出凡流。戒行堅牢，靜念精進，有疑即問，有逆即忍，有習即離貪嗔，有念即無念。念無則正，有念則邪，有念則凡夫，無念是出家。出家者離一切有，離一切有則解脫，解脫則方見性，見性則無我，無我則成如是，成如是則我聞，我聞則一時，一時則無量劫，無量劫則佛，佛則法為身，含十方無盡虛空。虛空即是法身，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汝會得虛空，又不見法身。為什麼不見法身？病在有我見、人見、身見、邊見，所以不見。此一箇見字，從古至今，賺殺萬千學道人，誤了多少凡夫識。却不會佛以法身周徧，如目普觀，吞空融色而非眼耳鼻舌身意，絕對待而非我人眾生壽者。既到與麼田地，方可作得初地入門見解之人。然後離四句而談無量四句，絕百非而解累劫瑕非。雖然如是，一念不忘正念，非離非合，拳拳不舍本源，湛然海印，是謂海印森羅，智含萬象。方便而直指人心，得意而不立文字，只要打折達磨西來脚，莫令有誤本來人。當處得心非向背，九年面壁寂光明，庭中立雪憨癡漢，海裏口乾渴愛津。如今大有心顛倒，夢寐胡諍學道人，且向自心中體究，於斯如實更證明。須觀古德皆如是，萬莫瞞心自發輕，誑謗定招無間業，未全本覺且依經。修行未了身依口，莫學提綱沒量人，對病用醫須有意，指權歸實救迷情。迷悟不同誰解意？三乘猶尚未全明，不契一乘為外道，經生持戒不知。徒勞南北與東西，滿口文章不合義，不曾親近正知見，色見聲聞弄識神。髑髏幾度皮消殞，林下追尋沒一人，妄把玄詮為事會，五千救網變成塵。看經須用錢財雇，佛事全憑鐃鈸音。餕餡餅皮紗布絹，猪羊犬馬折經金。僧俗一同輪苦趣，辜負牟尼古佛心。致使類多賢行少，仁慈鮮矣足孤貧。榮華富貴千無

一，菩薩神仙不降生。如麻似粟人頭面，殺盜貪嗔勝畜心。不管剎那沉劫海，且徒眼下樂精神。背善惡臨無解處，燒香合掌告觀音。大慈大悲來救苦，須臾命斷嘆悲深。一生不布纖毫善，悔懼雙交沒主人。方知今死難思悔，黑業無邊我自成。寄語世間今未死，光陰莫負早迴心。何況出家親悟者，喃喃直指古同今。所以辨心供作務，將勤補拙助元靈。相逢來往無心見，大事未成戒行深。只欲心空如及第，迴頭救接未歸人。始合老師弘大願，先難後易嘆吟吟。十字街頭不見客，孤峯頂上目群生。助柴活計元如是，不負當時這老僧。且休莫說別事，來日十三日，更為汝等納[此/且]。如未足者，不出此月定要足。風急雪霏，地轉天翻，都不干汝事。只管打坐看經，任是四天門王來，亦動汝不得。早求解脫，了畢出家。這一段大事，以悟為則。珍重！老和尚制柴曆於方丈後，注計罪福，纖毫無差，各自驗取好。

與萍鄉知縣法語

自悟無師，心大解脫。不空無住，普菴老人。某於法會靜久，離名絕相之處，舉所慧妙香一爇云：百億恒沙諸佛，盡入香光法界。菩薩先天，同知供養。一心遍界，塵剎俱收。一言全通，無不感應。是知皇宗先族，皆悉崇般若良因。今為世俗提綱，隱顯全通，消息斯幸。萍鄉縣宰，出現世間。內懷禪悅之心，外作勸農之主。無理不貫，無事不收。遠近一如，古今非異。某常光久合，深知出手難為。末法強魔，箇中希逢伴侶。明藏教全無一字，了佛身猶若虛空。誰是得意忘言，那解無相三昧。佛是覺義，有相皆虛。法性湛然，一心海印。僧真了法，應不干塵。動靜體合真如，舉措皆標心印。迷徒難化，隨事依黃葉止啼，豐干饒舌。若於正宗門下，則千劫難酧，不免胡漢。用一鏡全光，照了萬像皆是幻。故圓覺了義經云：幻滅覺圓滿，覺心不動故。所以二十餘年，守株待兔，恰如面壁少林。聞見如癡，俗目視為禿物。假使說禪說道，聞如犬吠雷

鳴。直饒撥草瞻風，妄見轉成聾瞽。深信古人云：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如是奇特同參，可謂千里同風。古佛今佛了義者，只說一心迷悟不同，聲色而見聞各異。世輪忙急，生死剎那自了，而非念一切我脫，而諸人未解。所以卜庵出手，對境無心。以法界而為道場，化眾生而佛事。凡夫肉眼，動經劫而罕遇道人。萬類含靈，沉溺而不逢正化。所以應化非真，富貴不礙。只欲開人天二路，轉凡為聖，用報皇恩。且令布路修橋，郡邑宰僚忻利益。民無苦楚，商旅逍遙。地水火風，三灾變吉。是知古佛，亦假慈悲。現在通方，亦復如是。斯蒙大志，開此大心。直指淨樂白眉，香緘空墜。八部龍神，和光同喜。千年枯木忽開花，久溺驪珠今日現。知縣朝議大居士，興隆佛法真人子。千億珍重。

與醴陵真如居士

眾生本是佛，佛字是西天。梵語唐言，乃覺義。佛名雖異，悟了一體同。若人不達本，逐末走西東。君子當務本，本立佛性同。通一萬事畢，終不被塵籠。非塵體不動，本實理含融。先天唯此物，今古學無蹤。難了意，在處塞頑空。色空本無有，指妄言色空。若得妄消歇，真體者何窮。真體非形相，不離形相中。幻質皆虛偽，大智發於中。幻盡覺圓滿，心光寥廓通。此通無對待，天地在其中。森羅并萬像，影現一鏡中。鏡中實我體，寂湛印倥侗。若能同道者，與理本相同。唯守性清淨，眼耳若盲聾。情忘兼想盡，忽覺己身空。自了本無物，強以道言通。此法滯諸學，皆幻質相容。若離一切相，形體外靈通。左右逢其源，煩不入胸中。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眷屬猶如夢，非冤不遇逢。如今兒女者，皆再來祖宗。一根來復去，如觀桑葉同。本樹何曾動，凋葉有來冬。葉落明年發，根深不怕風。但能勤力護，勿使火兼虫。毀壞本根者，萬劫墮貧窮。如今憂生死，猶如顛哭空。不知空本無，如翳生眼中。眼明雖說實，不可順盲聾。且如圓覺經云：一切眾生於無生中妄見生

滅，猶如空中花及第二月。空本無花，病者妄執。如來因地修行，知是空花即無輪轉。元本無生，今則何滅。變滅者為塵，塵者末也。不變不壞者，元本自體也。體者猶如虛空，父母緣生之身，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今見居士執水月空花為堅牢自性，何不達本忘情，知心體合於無相三昧之中，悟一切眾生及自己眷屬皆是幻化所成，無有堅實，惟有妙明真性，亘古超今，卓然獨立。珍重。

國舅夏執中御帶書及寫艸庵歌至，以此謝之。

以此微妙圓覺，本體湛然之光，不離當處，回向佛法再來人。承宣大居士，精修般若，德順明君。細窮蠢動皆真，寥廓三界如是。自知本有，應勿外求。天人交集未離微，何況欲中能體用。大似杲日舒光，盲人難覩。道豈離人，人之自離之。所以裴相國序圓覺經云：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真淨明妙，虛微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是眾生之本源，故曰心地。是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又道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此本真如，學至於無學之處，妙解色空，入無邊際。忽得自心本源一合，便解諸佛語默，今古名言。十二分教斯通，一念普觀無量劫。若非宿種善根，那有王苗相種。天上天下，唯佛獨尊。若識本心，心覺即佛。佛是梵語，焉滯名相。悟性真如，心含法界。始知年無新舊，月無大小。元本無生，今何有滅。千里同光，道存目擊。離一切相，即名諸佛。唯承宣大居士，順時保護。

與信士喪子法語

某謹參世英大居士，妙在非言語之語。自從達解本心光，陳見解者希相許。今蒙大士墜名香，妙明寂照揮倫楮。清風匝地意何窮，自這賢儒誰伴侶。自傷嗟，憑誰語，若問吾男歸何處。普菴達本不曾生，水月空花無實據。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取。此靈都是祖宗因，因果歷然隨誰聚。如今依舊復來生，何必自迷求解注。

今古誰曾得久長，唯有法身鎮常住。不消追拔與看經，三界唯心須了義。

冬節與湯亨老及都料法語

失却本來面目，箇箇日南長至。先祖時節苦臨，處處笙歌樂醉。也參禪，亦詳義。也貧窮，亦富貴。蒙頭塞耳有誰知，大地茫茫沒巴鼻。智悲同運，野店橫溪。頭頭物物，實理希奇。悟本誰悟，迷是誰迷。家家觀世音，戶戶禮牟尼。亨老總不知，都料斫木底。不因這三門，如何在這裡。老師本無節，世間如夢寐。我今夢中說，說者覺如義。若有未覺者，好盖令飽睡。等待睡惺時，自己難迴避。恐彼少鹽醋，米麵并豆豉。我擊木童兒，汝定知來意。每人與一飽，大家要了利。冬日莫更歇，臘盡相將至。如人各上山，努力爭先勢。時節莫瞞心，早歸歡喜地。堅箇彌勒樓，露出真慈氏。了知生死即涅槃，自性如空包天地。試問空空空不知，不知知處法不二。[◯@咄]！即日冬回，各希珍重。

因人問世間禍福，遂述此語示之。

謹依佛戒，則定。既自定，則淨慧朗然。淨慧發生，則心自解脫。自心既解脫，則一切煩惱不生。若無煩惱，則解脫知見。設有知見，則應不住色、聲、香、味、觸、法。其處若不生心，其心遍滿法界，即名真心。若見有生死可觀，即不名見性，是同凡見。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自性如來。大凡一切人，元本不生，因妄有生；元本不滅，因妄見滅。是故圓覺經云：一切眾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如空中花。道人不可指空中花，示誑一切，謂空中有此花。空中乃翳幻出，見佗相則因我妄生。佛有五千四十八卷，字字不說人之生死，不談人之禍福。禍福乃由自心所招，生死乃皆我妄執。只教人一心行善，人發善願，天必從之改過修心。古今常道，六道四生，皆是自心趣入。佛經所載

者，皆盡說解眾生之心，心本是佛。佛者，西國梵語，此土譯為覺義。其佛是一切眾生本覺自性，悟者猶如虛空，故名法身。以法身而觀一切眾生，猶如夢幻，出生入死，都無著實。恰似空花眼，有翳則生，翳消則滅，生滅本無，真如一體。見性者自然而知，不見性者經劫不脫。如今見有卜卦看命者，皆是依文字輪排。從今向去，妄說是非，教人疑中更疑，迷裏更迷，那有了期？又道：人生百歲，今時希有。又道：六十年閻浮客，亦自希有也。但依經小乘談戒，權治信心。修行者假說，看經者來世聰明，布施者招來生福報，不殺生者得來生長壽，持戒堅牢者得再獲人身。若一悟本性者，名見性成佛。經云：一切諸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所以人生喻如風中之燭，還同水上之漚。一日樂，一日娛，一切錯，一日了，一日當，所謂今朝不保來朝。古人知其人命如呼吸之間，後生尚不可延，況於老者乎？但以遇病則以湯藥，不可信邪亂卜，說起禍福，引惹精邪，殺活臨時，自然分定也。

又示易仲能

本光寂靜，因妄識而發生；了悟無生，便迴頭而警覺。若不見普菴老漢，幾乎流入毛群。思量祇是自盲愚，誰道凡情不作佛？咦！大丈夫，休分別，百億塵勞從此訣。今朝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述普光明殿

觀夫普光明殿，非假莊嚴；淨土道場，即心無別。心淨則佛土皆淨，身光則法界全光。迷逐相而悟返真，聖思修而凡不覺。背覺合塵者，輪迴六趣；背塵合覺者，體用真如。一性湛然，自分迷悟。心本無間，空色相爭；空本不空，色元無色。若了色空之不異，受、想、行、識亦如然。所以釋迦如來出世，蓋為一大事因緣，唯

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故眾生知見，皆是業識茫茫，墮愛見網，不得自在。佛以無念而知，名正遍知，得大總持，法身圓滿。演說三身、四智、八解、六通，而知名異體同，皆是化眾生事。若會一合相理，應物如水月空花；未解三界唯心，觸目則前塵萬境。若非古佛傳住法，如人入闇。三僧祇劫，世變而佛法不移；凡聖混融，本靜而妄自生滅。直了諸行之無常，便笑世間生滅法。生滅滅已更無私，寂滅光中常快樂。咦！實為萬古鎮騰輝，堪化眾生作佛事。且如南泉慈化，不知幾代住持？木朽像摧，破瓦上年鐫景祐古佛，腹裏爛帛遺彭氏之名，皆此地上古之僧檀祝聖道場而建立。是知佛假眾緣，道不孤起。某如雲橫谷，似鶴翹松，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無所得而得其法。初居而不厭荒寂，末後而一看無忻。一心幻出於有無，念劫圓融於無際。以無量之三昧，道化無方；了凡聖之一源，達有為功如夢。雖然如是，念窮子之迷歸；止宿艸菴，方付本家之寶藏。風幡動處，直指人心。栢子庭前，全彰妙意。又何疑靈山會上，佛舉一枝。迦葉笑時，靈光續燄。法身非相，安可以泥像丹青。法界彌綸，何必造銀樓金屋。達磨九年面壁，果熟時處處道場。靈祐踢倒淨缾，至今顯溈山天下。佛祖究心而不在事，天龍恭敬不為忻。凡夫求事不觀心，暗被鬼神妖魅惑。但得本而末自至，道德全而事自成。近世道僧，罕依正法。未得先覺之心，却作古人之用。古德以智為體，通於一而萬事畢。以慧為用，無心得而鬼神伏。智本不空無住，妙慧天網恢恢。所以應物無心，萬物而皆備於我。觀根逗教，反身而樂莫大焉。是以華嚴論主云：以法身用，則萬象俱寂。隨智用，則萬象俱生。見性成佛，則一身多身。解空實相，則一相無相。是謂三界之依師，可作群生之導引。苟或未然，出家無益。自己尚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更教他失錢遭罪，著甚來由。休道佛法不靈，自是非心罔措。金剛經云：種種非心，皆為非心。過現未來，不見不可得。江西馬祖云：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永嘉大師云：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天生萬物，唯人最靈。邪正是非，何

不體悉。且不知四大假合，身若浮雲。外染六塵，妄執顛倒。十不善業，百劫連綿。愛禽獸血肉，而互相殺啗。樂浮利虛名，而結業纏身。忽然身壞浮雲銷，業滿報流何處躭。

某不因夙習般若，安能智悟無師？如今到裏許，方知千萬中實難淘一二。古佛今佛，藏教顯然，有大慈悲，碎身難報。東西二土得法祖師，撮略玄機，直明心印，不立文字，竪拂拈槌，只蠢動見聞，齊登正覺。問：聰明多智，久參方而猶尚難聞，豈可蠢動含靈，一聞見而便能覺悟？華嚴經云：一切諸佛於一微塵眾生心中成等正覺，而其眾生不覺不知。又云：一切眾生是諸佛之果源。善男子，莫作是說。經云：蠢動含靈，皆一佛性耳。所以佛說華嚴經云：我初成道之時，於自身中見一切眾生悉皆成道；我入涅槃時，見一切眾生盡入涅槃。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無非真得道人，在處含靈獲益。金剛經云：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香華而散其處。佛果有如是之言，真實不虛；業根有如是之苦，如影隨形。了道化百千萬人，且不見有眾生境界；無心受種種布施，且不見外有一文。施者受者，光影一如，有什無為，皆歸實相。以此功德，贊歎何勞？祝萬壽以無疆，願天長而地久，公清正而民快樂，私孝順而含識安，飛空著地而皆演說梵音，大地山河而齊標心印。自此即當處淨土，一念而觸目西方，無生殿裡悟無生，本覺位中瞻正覺。珍重！

化藏經語

釋迦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棄金輪王寶位，雪嶺修行，說法四十九年，成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無空，言言諦實，只欲開化眾生，元本是佛。若無眾生顛倒，何勞廣布文言？蓋為眾生背本性而不覺不知，念念循六道四生，頭頭趣三輪惡報。如來若不出世，世界受苦何休？種種方便，利益述情。若有眾生念念依經持戒，永

斷無明，修一切善法，即得無上正徧知，與佛無二，方覺眾生本心即佛，心外無法可得。善男子！有念有知，眾生境界；無念無知，二乘境界；無念靈知，諸佛境界。開佛知見，永不受生，心則不滅，以法為身，常住世間，猶如虛空，包含萬有，不即不離，非色非空，非有非無，絕對待，非形名，先天地，越古今，一相無相真實相，一身多身真法身，身含萬有，盡虛空塵剎而毫端普現。是故經云：佛說、剎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若能如是說，能如是聞，是真聞法，是真說經。經云：如是我聞，一時成佛，更無二時。經云：無法可說，是為說法；有相有說，不名說法。若以色見佛，則不能見如來；若以聲聞經，是人行邪道。得意忘言，了色通聲，便知道摩竭掩室，妙解正宗，示滅雙林，法身常住。善男子，佛是西天之梵語，此土將覺義以同名。心迷不覺屬眾生，心轉覺時一切佛。佛開口處為言教，化導迷心轉覺心。眾生開口成寐語，沙魘群迷叫不醒。迷悟不同希達者，諸佛方便救迷情。情忘想盡明心者，海藏琅函不可輕。在在處處堪聞演，共祝吾皇亘古今。臣忠子孝那邊靜，風雨調和物物成。是非一體元無二，佛與眾生不出心。我今圓滿如來藏，唯願眾生發信心。等與如來同受用，一聞千悟永瞻欽。這回針芥若不遇，剎那失足墜幽冥。閻公問汝將何答，未免刀山火燄林。地獄皆因心不悟，一十八界杳難尋。八萬四千城可畏，鐵圍無間苦呻吟。箇中不遇佛光照，萬劫無由得出輪。忉利諸天因業墜，後聞天鼓復超升。人生有限空花相，光陰迅速豈堪停。古人究道如救頭，後士無依豈不驚。一失人身難再復，榮華富貴苦來臨。如今自有非他事，性水澄清理甚深。海印森羅融萬象，湛然無古亦無今。化無所化知無二，自肯隨心了此經。

化藏經語，　結般若因，　度有緣眾，　一卷一千。
共亦不共，　纔出頭來，　便得受用，　此經無價。
擬議不中，　除非自肯。　破塵了夢，　見佛不空。
塔成無縫，　半偈捨身。　古今尊重，　劫火不燒。
魔不能動，　佛祖皆宗。　天龍普供，　萬莫放過。

千億珍重！

切以般若彌綸法界，唐言智慧以無邊；寶積曼陀，任是千賢難插足。涅槃自性，不滅不生；廣佛華嚴，玅行無住。一百十城而不動遍周，十二頓漸而該収毫末。塵塵剎剎，佛意全包；迷悟不同，故勞演說。大解脫不立文字，二乘學則執滯空言。如如方契色非空，若也解空空非色；十二部詮如說夢，百千萬佛若空花。涅槃生死杳無蹤，本來面目非非相；大開喜捨破微塵，了取功勛無盡藏。甚幸！

與易仲能化經

○咦！佛則自心光明遍照外，無毫髮許堪作能為。假使聚大地山林為筆，四大海水為墨，亦不能寫普眼經半偈。經云：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世，唯以佛知見開發。一切眾生心中，同佛知見，不同凡解。若無眾生妄想裡許，安用教詮？是以藥山不看經，達磨不立字。儒教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三門則似網求魚，達了者忘言得意。普菴老人畢竟這邊了，方向那頭來。梵剎則樓閣新嚴，徒集而無可塞目。古德云：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要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驀地裏撞著，千萬莫辜負老僧。假使轉念精勤，明朝也有飯喫。珍重！

示小師圓契修袁州浮橋語

寂性、普雲：遙書寄頌，只會得箇昭昭靈靈，向野狐口邊、邏[此/且]骨頭喫了，又東覷西覷。你且不知，化城共南塔鬪額，集雲與鳳嶺交參，若不是南泉種種方便，也不免墮坑落塹。龐老子前日又到院中重舉公案，又道：空手不把鋤頭，步行不騎水牛，橋上無人過，水流橋不流。這老漢當下被我拽定老大鼻頭扌 出了也。汝諸人十二時中且不知有恁麼奇特，以平報不平事。又聞道：百鳥啣花，人天設供。當下著語云：蒼天！蒼天！誰敢擔當？然雖然如是，且

好生造橋，大要平穩堅牢，更加疾速，水漂不動，風吹不移，度人無礙，諸佛歡喜，天龍守護，到處無礙，全不漏泄，通途無阻。郭匠圓契，快著力歸來，與你三十棒，教你一生起不得作箇無事人好。歌曰：閑步遊南陌，惟便野興多，傍花看蝶舞，近柳聽鶯歌。且照顧，莫失了髑髏精。

示李老人

道絕浮言，法無可說，只為眾生喪本受輪，溺於邪見。所以諸佛慈悲方便，於諸眾生自心中密說，而顯演流通一大藏教，隨利鈍根機廣垂接引，遂致祖師機緣、諸佛法教盈布於天下。只欲標心，所以經云：諸經皆以心為宗，無門為法門。若了於心，無法不備。奈何如今去聖時遙，魔強法弱，正信希有，棄有著空，南北分宗，頓漸說教，棄本逐末，競是爭非，說正說邪，顛倒四起。所以普菴老人忍禁不得，不免出頭露一心光，含融萬有，非心非佛，即心即佛，妙用縱橫，隨機自在，言語詮之不及，情量莫測其端，不立是非，坐斷聖凡，便是釋迦佛親現丈六金身，也與三十棒趁出。為什麼如此？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善男子，若宿因無分，沒溺邪宗，實難提拔。賴得曾親正念，遭遇普菴，依正念而心無亂惑。汝今投誠求語，咨決大意，實言告汝：諸佛法道，絕象忘言，無證無修，非迷非悟。汝但十二時中，莫存情想，莫生住著，即境即心，即事即理，閑緣不繫，心識俱停。常於行住坐臥中，妙聲妙色，浩浩現前，根塵意識，了無所得。若是如是信解受持，不虛平生親近知識。所以甄叔禪師云：群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以長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動步遍歷沙界，不用力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縶？依此勤參，必不相賺。因求決意，漫筆如此，善自護持。珍重。

與顯首座

顯老明禪，入理深淵。文殊為體，妙用普賢。鳳山得旨，妙契南源。三株樹下，坐斷雲烟。金剛作眼，鼻孔遼天。言談諷詠，艸木皆鮮。欽風久矣，偶覩惠然。如天甘露，沃我心田。希有希有，世外金仙。老婆心切，示我窺鞭。自知本有，久被塵纏。普光明殿，海印俱全。彌勒閣中，了了何言。常在不欠，觸目無邊。一毫頭上，妙絕偏圓。含融法界，本體現前。

示圓應行者看牛

圓應牛，經劫沒人収。若不遇人，虛度春秋。如今橫穿鼻孔，水艸皆休。有時放，有時収，隨分納[此/且][此/且]，自性優游。獨奈何勞別討，混跡應不迷流。不許犯佗苗稼，也不犁佗田丘。飽飲雪山肥膩，一頓更不佗求。眉毛眼睫，動轉綢繆。試問溈山水牯牛，有甚風流？向左膊上書字，著甚來由？任你千般引□，不肯回頭。不如臥雲枕月，運氣常周。假使銀蹄金角，氣射斗牛，居吾腹內，不得出頭。吞底乃刀山劍樹，業到解散枯髏。誰知體如巨海，妄起浮漚，風擊漚生，漚滅何愁？湛然智海喻真牛，圓應頭頭豈用修？(咄！)

示何邦美

〇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邦美與普菴豈有假虛說。三阿僧祇劫因如來出現而幻假名。七佛然燈盖接群迷而演唱。故知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佛真法身十方常住。一切萬物皆屬無常。不變不壞者為正徧知心。故權名佛。出生入死是生滅妄心。喚作眾生。所以如來為一大事出現於世。說法四十九年。成五千四十八卷。顯無量神通。盖為此也。此經是一切含靈之本。萬法根源。凡夫久習我人。樂著聲色。逐境背元。使之流浪四生。輪迴六趣。猶如夢影。又若空花。設有求靜樂善探宗。不遇本分真正見解之人。反成大咎。過在邪師。便是千劫萬劫不了公桉。若是宿種曾會實相之士。一聞便

肯。其人永不變壞。縱然體用未全。正因不變。事理意通。豈似依邪道魔王。執空頑匠。親近正法之人。誓不信邪師謬解。那更三界之中受一法之所瞞。一心無相。不隨妄念有緣生。只這光中空不空。亘古迄今無生滅[◯@、]。咦。千億珍重。

示弟子易元逸

優曇花三千年一度現，大善知識五百生許相逢。且道曇花作麼現？知識作麼逢？滿眼烟波無極岸，釣竿未舉好先知。莫道凡夫名利欲，於中也有謝三兒。

留田易元逸宿習般若，一聞斯道而便自肯心，直入南巖，發願持齋而深究本事。普菴點首，知是再來，許你從戒定熏修。久久當明理性果，從因有事豈偶然？如今五百半千依，實印當堂非自誑。既知如是，豈可緘默哉？時乾道戊子仲秋，願求少語以記宗風，而老僧信筆書付。

劉待詔呈頌求語

覺中體幻，如月印千峰；幻中思覺，似雲點長空。若得月輪遍照而非碍，可謂心月孤圓，含虛寂用，未見本來面目，不知弄影漢行履之處，安可自恣迷妄不實之心，向外卜度？久久證想發揮，不逢真正見解底人，邪魔入心，墮在魔境，失萬劫之正心，作三界之魔族。若得一念不生，萬法無咎。道若太虛而無跡，心如湛水以澄清，須還絕待忘軀，默契普光明妙，了知生死涅槃，猶如昨夢，豈用探文字說知解而得者乎？既蒙彭城老丈以三頌誥予筆，苦不能到，而加寐語以警，動寂常真，不勞外覓，應用自然，莫執文字。若要得快疾麼[◯@、]？只這是千億。珍重！

示眾法語

示眾。顛倒夢想忽然破，直入孤峰常獨坐，不曾相見與相親，祇麼巍巍迎達磨。東西露柱滿添湯，南北石頭快推磨，到與不到俱喫茶，萬里清風同唱和。快活快活也大哥，達磨達磨真老婆，多時尋覓覓不見，却來艸裏念摩訶。幾年相伴，急走過新羅，低頭覓不見，舉首又蹉過。今日無知知，不是強揚播，若有知知者，未免番成禍。[〇@、]咦！四七二三不立形，歷劫三祇祇這箇，從古迄今食不飡，肚脹氣均常不餓。傷嗟捉月夜猿癡，往復疲勞多退墮，不知古佛只傳心，除了此心無別可。師子子，不消多，直下無心唱哩囉，拈却眼來作鼻孔，呵呵大笑探禪河。無量劫來風泡子，至今汨沒和巴歌，稽首寶積佛，敬禮阿彌陀。普菴此來無箇事，大家相勸演若多，元來不識頭依舊，何須苦苦更波波？

示眾

善者多魔自古今，佛魔一體只空心。心迷不覺慳成賊，心悟回頭便捨金。莫恠迷心心怕賊，賊心對面也難尋。三途地獄因斯得，奉報須防仁不仁。不是道人先注脚，免他來喜去沈吟。一年三百六十日，夢想顛倒不曾息。耳聞眼見普菴名，更莫邪言喧戲劇。思量生死大驚神，唯了本心稱第一。暫時忽聽本無心，解脫沉淪千萬億。寄語諸人莫蹈虛，勾闌不穩莫相依。莫令墮入深坑下，未免先當說與伊。來往任觀心不住，聲香味觸且隨時。孤峰獨特誰為伴，塵世忙然我道奇。不是打齋赴會，只欲真心不背。也不燒[　*氐]供神，依佛無相三昧。悟談字字明心，迷說如盲踏碓。粗粥淡飯藘湯，但願精專不退。不知再會何時，達道心空無對。

寶藏論

離諸名色相，實見如來藏。能轉語成經，本心非榜樣。說有即是無，說無無伎倆。不會自轉經，依語成妄想。夢裏推木輪，信施誰酧償。不出牛馬羊，入佗闌圈養。一文四箇字，還足連佗喪。悟者

發真機，迷者墮鐵網。佛教空無相，妙契合無上。天鼓解說經，懺悔罪無量。有無空不空，真實不虛誑。圓信六神通，不刻天龍像。只麼轉心經，箇中誰擬向。

為小師圓通入涅小參

小堂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眾生諸佛，恰似空花。了本解空，方能如是。未明體用，聞見差殊。藏教顯然，疑情難透。蓋緣生死，不破如來。所以現世為一大事因緣，廣彰教網，譬喻凡情。若解佛說譬喻，便知本自無生。既達本以無生，如是我且何滅？先宗後覺，意總如斯。只是後學不遇真正導師，少成多敗。

某宿習般若，親受正因，所以今時無師自契。若無宿慧，那信其經？自有生來，常知此事，雖在塵而無染，時節到以自通。及住此山十有六載，終日不離華嚴境界，法喜禪悅之樂，如度一時。近於五六春秋，隨機引接。雖然檀信百亂，修造千忙，於我本性湛然，如空含境，如鏡中像，所以妙應縱橫，全無漏缺。此處化緣修造，彼方教設建橋，不斷宗體而普應十方，不著名相而頭頭指印。只患末法邪盛，真信者稀。

而有小師圓通，俗舍不遠，父母皆存。初年十二，依壽隆老和尚出家，未果周年，老師遷化，父母送至，回禮老僧，便肯遵規學華嚴教，然後混同良友，日與進士互參，朝夕不忘，微通消息。為僧六載，年雖幼而智似古錐，行住坐臥，語默施為，不破老僧之教。一二年來，不耐邪魔，幾乎漏逗，賴遇老僧，心能轉物。忽從正月入室焚香，慇懃作禮而告師言：圓通宿福不廣，雖透未全，積病時生，身多困倦，緣事雖多，不能為一，欲求度寂，皆賴師慈。老僧叱之，遂不復語。師良久，乃以指畫空云：這箇為汝為病，什麼物為汝為病？乃禮拜無言而歸寮。

又於二月二十七夜，以空幻雙舉，再告師云：初三日求浴，可得否？師不答。果至初三日晚，索水浴身，換衣，求竹椅，儼然安坐。良久，復謂行者圓清云：請師到房中，我書偈而長入寂光，可麼？行者依之。師既到，師子無言，眾徒皆默。索紙書偈云：夢幻空花相，豈可認作真？如今不被使，逍遙無外塵。乃合掌，請師歸方丈。然後付囑弟圓智：莫令母親喧哭，鬧混老師法會。委弟圓融等告老師：只求一桶火化為妙，不消棺木諸般，有費十方檀信施物，只得了當便休。一切事皆如夢幻，畢竟悉皆如是。即便閉目不復語，寂然不動，直至如斯。爭奈何[吋-寸+(乞-乙+小)]？老僧一時不免依圓通所願，更不勞煩近遠檀那、涅槃道友，助度俗儀，修齋設供，資化亡僧。一文以上，竝不敢收。如有小師行者，私自留一文、一香、一花、一菓、三十拄杖，即時出院去。老僧拂袖入南嶺石窟裡打坐，永不出頭也。若如老僧所告，千萬莫勞神，只要信遠長存，僧真不朽。寧可別有施奉，還了自心。老僧即不敢阻節，一任如常。伏望眾信委悉，千幸，萬幸。珍重。

示李昭文。

海性湛然，獨鑑萬像以無心。風擊波騰，真體不動而不變。自古迄今，萬化歸元者，只宗自心。心外有求，背覺合塵，故循業道。且如諸佛說法，盖為眾生。天下祖師，亦復如是。若無眾生，無法可說。得見自性清淨，便覺一切眾生，本自不生不滅，一體清淨如幻。見彼塵流，以貪嗔癡殺盜淫而造後報。苦業不停，遂假名字。妙有為無，妙無作有。廣設建化之門，門門皆善。是故金剛經云：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從行惡，而獲來生善果。諸佛了悟，實見一切眾生心，本如虛空，湛然不動。因妄發起，從十二因緣，出生入死。直至如今，夢趣六道，汩沒四生。不知元本不生，逐愛貪生。不知本源不滅，妄想怕死。得聞善知識，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言下開通自性，目擊道存。不見有世間往來

之事，何處立父母生緣。是故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若歇妄心，真心自現。真心普現，則照了三世非生滅。故自性與佛祖同源。

問：色身含法身，乃父母所生，未離五行四大，假合病苦煎煩，如何得與法身無二？答：佛說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法身者，乃非相也。色身者，色即是空也。色既還空，因何不合法身？只為一切眾生貪著我人，造惡不息，不信佛說自心自身真如太虛，一向苟色為活，著言語道，不見自己法身。所以眼光落處，盡同暗室。纔有思念，便變地獄餓鬼相現。纔出頭來，又入披毛戴角，而酬前殺戮之債。更有三生九世，無數無量，欠負不可說。古人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是以佛念一切眾生，念念作種種苦因，將來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故廣建道場，演經設像，多立教詮，曲為含靈，早見自性，別無佗事。珍重！

與彭應求為母病請藥語

太虛日輪連晴塞身，到裏舉似便打折玄沙一足。如今且道，目連救母還復母救？目連若於這裡下得一轉尖新之語，便見萬物一母，病從何來？妖從何得？可以轉世間幻化渾真心，指太虛日輪為母體。正當恁麼時，周氏百劫千生之罪垢，斯來應念以銷鎔，妄心悉滅以無魔，入普圓而成正果。別無佗囑，唯但順心，逆則便凶，順之則吉。假饒尋釋老看經，亦不離自心開豁，任意迎扁鵲盧醫，皆除妄想。今再發藥，幸跪獻於尊堂，直待正春，恣情調理。恐聖善別立妄心，逐一為他對治開解。珍重！普菴老人特為應求拯救，尊堂普說。十二月二十五日參普菴老僧，就書頌與周氏。脫塵警心。妄執迷流不肯休，所以今生逐女流。如今眼界渾塵染，幾時安穩見來秋。莫悞前途成業網，目連成佛已綢繆。開心放曠依兒得，不著高峰見毗丘。

除夜示眾

臘月三十夜，髑髏自相罵，閻老索飯錢，汝等怕不怕？龜毛敲兔角，五彩虛空畫，正當恁麼時，摩尼誰著價？大年初一日，道閑却成急，自拜夢中人，妄想從誰立？唯我知不知，今古希相識，張三李四歌，艸木空祇揖。日月轉眼睛，歷劫不曾停，三賢與十聖，枉費苦精神。常思達磨老，九年守少林，如今意不盡，瓦礫即真金。

[祝/土]墻

眾信助力壘三身之寶塔，結萬載之良因。不妨運水搬柴，步步皆修十善。近遠宗祖，因你信發各超昇。後代兒孫，不出自心今合佛。佛是眾生之慈父，應無背子之心。法即眾生之良藥，一服心清。信心清淨，則早見世尊。隨分助緣，必招樂果。千差修道，只恐不遇明師。一念發心，便了普菴。即我奇哉淨土，彌勒樓閣。大家下手莫遲遲，廣[祝/土]戒墻堅本智。工工計曆，所設不虛。將來名榜示江湖，無限人天不如汝。人財未卜來朝，塔在心存不朽。再來相會宿時因，脫却布衣披法服。只因正法一光全，普度河沙無逆順。因以法韻成臨江仙警世化迷不見本來真面目，恰如窮子迷途。東西南北覓工夫，被人穿却鼻，生死不能甦。唯有寶陀人失笑，拈來放去毗盧。空花不實汝休摸，慈悲來不住，開口應南無。

示普圓二字道友

出家無易事，了道亦非難，各自要努力，如人擔上山。累劫負償命，此生莫等閑，遇時若不順，展轉落雞關。佛與人方便，度人及登山，布身而填險，為眾代艱難。荷擔如來者，莫道不當番，汝逆和尚順，明朝報愈艱。汝見有福者，擁從物如山，在處皆如是，因修得世間。若爭人我相，不如快下山，若酬自己債，豈用學燒丹？相逢無別有，動不是風幡，前後都還却，獨坐大雄山。如遇官客，

欲人送過，不問多少，便差圓、普二行，將錢米重雇覓左右作。如不奈雇覓，須是多方計較，無有空過者。觀急緩隨宜，不可執一，只要了利慈悲，結緣歡喜。來意無錢雇覓，一任將道具索質當之物，仰僧行自己身命施扛，搬往彼岸，亦不致勞也。何恠乎？何羞乎？皆我一心耳。時人須警覺，應道不癡顛。苦牛并急馬，也只少佗錢。今生還不足，來生又喫鞭。道人雖無事，不忍哭蒼天。今古論如是，豈可向愚言。無我無錢質，此處靜悄然。顯跡靈光在，夢然一炷烟。普菴何處去，分明在目前。須當如是體，可學老婆禪。莫住空花相，謗佛結深冤。以善能銷惡，以順和逆顛。以道資頑狠，以心助普賢。以師為心本，以念於無緣。以身如父母，以力報愚賢。出家為佛子，動靜自光鮮。超凡并越聖，真實不堪言。曾經千萬劫，碎身報未圓。我今排次定，更莫聽胡喧。順我大家吉，逆我眾無緣。孤峰無覓處，三千遍大千。此時思一偈，虛空應不得。非是我做作，真如體自然。

普菴錄卷之一

普菴錄卷之二

普菴風水禪

夫華嚴經云：眾生未離幻，了幻非眾生。圓覺了義經云：依幻說覺，亦未離幻。直至諸幻盡滅，覺心不動，始解般若堪為說法之師，喚作獅子之哮吼，群獸腦裂，天龍寂聽，皆生歡悅。若不大用現前，鑑覺未破，由是生死岸頭事，且與菩提有何交涉？

普菴老人偶因賢士設拜子前云：賢士也不識，叩問一切世人各有罪福吉凶，皆出自先祖，會擇陰地，能擇陽宅，有所招感，遂獲兒孫富貴榮華，此理還是真實可信否？普菴唱言：不也，善來，善男子，善哉，善哉。汝能如是善達塵勞，故有此問，敢不為說。我聞諸佛說法，深嗟一切眾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妄認四大為自身相，以六塵緣影為自心相，將虛為實，認無作有，不知四大本空，六塵非有，迷背真源，流轉於三界火宅之中，雖遭大苦，不以為患，念念生死，無求出離，所謂我生則煩惱俱生，我滅則煩惱滅，以妄求妄，二妄相依，生妄業道，總由不知乾坤日月、大地山河、色空明暗種種物類，剎剎塵塵皆是自己心地，妙明彌滿，更無纖毫外物可得，無名相，非形質，無大小，無長短，無邊表，無變異，無有無，離言說，不生不滅，真如不動，雖無形無為而靈通萬有，雖不動步而周遍十方，於微塵中現寶王剎，猶如一顆摩尼寶珠，圓淨無瑕，充塞法界，無針鋒許，空缺處照古照今，永絕塵垢，色雖有異，珠體無變，安可於□□生卜擇，葬骨埋屍，貪圖後報，蔭益兒孫，顯官耀族，永固長存？豈不見□□垂語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若達斯言，乃真出世人也。莊子云：天地為棺槨。信知古賢救世，誠不謬矣。然而吾教學道之徒，得正法眼藏者，蓋為古佛有此一大事，公案未了，無能報効，若不度眾生，無因酬佛德。是故阿難得法之後，與諸菩薩說偈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所以各各不違實相，權施引接，應物隨機，

略露箇消息，皆是不得已而為之，喚作第二門示境明心。西天二十八祖，以至天下傳燈古德，各立建化門庭，隨機接物，不勝其數，不可備言。且如司馬頭陀，得無心之妙用，合無心之陰陽，權指溈山之寺基，堪安海眾，要以達本明心，建大道場，標宗設教，即非妄想顛倒，誑惑王民。

如我世尊，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示眾生見性成佛。若得成佛，德及萬邦，道含三界，豈小補哉？今時世人，不知所以，被人誑惑，不肯自修心行，幸有安樂法門，只欲著相，貪求謬理，信邪倒見，力用無涯，廣殺含靈，虛費家賄，祛役眾生，造無量業，望求一葬，永益兒孫，損眾利私，無有是處。如今凡俗，尚言有福之人，不葬無福之地。若人不修福德，安可逆造化而背陰陽者？無心得其造化，自然無功之功也。無功用道者，乃得正心也。正心者，無心也。無心者，道也。道是本來自性，天真之源。若能一念返本還源，一多互用，智體無方，可謂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無作而作，無用而用，無向背，無年月，無日時。是故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豈可逆於正，順於邪，逐妄言而尋風水哉？風水者，空也。楞嚴經云：性風真覺，性覺真風。風者，四大之一也，無形相而能動。大千九萬里之鵬程，皆風在下也。藏經云：風輪其力無邊，廣大能乘水輪，水輪能乘世界，動靜自然，與道亦爾，何可尋求捉搦？水者，百川一性也，能利萬物，而根通法界，豈獨江河也？但隨順濕性而已。經云：性空真水，性水真空。亦可喻道周法界，安有朝富而背賤乎？風水二名，皆得性空，安可逐凡情而尋究？然地水火風，權名四大，順天順道，和會萬機。古德云：四大未嘗不周遍，周遍何曾有混融？以要言之，只是自心一體，心外無法可得。今告眾等，但自回心向善，慎勿貪求。濟老憐貧，方便救物。護善遮惡，離過絕非。念念回光，行陰布德。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設有施為，不用求報。惡果善因，自然當報。何必憂慮幻形

不貴，安勞繫念兒孫？自作自當，他為他報。且以夢而說夢，談人之生死者，各各逐妄迷真，觸境而心起愛憎，念念遷謝不停，常趣黑業，淪墮中陰。悟心之士，常以白法現前，故經權名如來藏。取境著相，凡夫經標為阿賴耶識藏。常著於物，物則終歸變壞。物無自性，物壞則成黑業，趣入中陰。受陰既盡，隨業受報。古德云：其形也形，其寂也冥。轉變天地，自在縱橫。恒沙妙用，法混而榮。誰聞不喜？誰聞不驚？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於陰入之坑？若不識寶，徒入荊山。眼見似盲，口說如啞。此無依之類，永劫貧窮，不得受用。豈不見古賢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又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況凡流乎？古人求道，如救頭然。如今世人，將為末事。近日佛日杲禪師嘗示眾云：一切慢事，人將作急事。一切急事，人將作慢事。又云：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深思此語，乃真老婆心切。蓋為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果報歷然。佛語不虛，誠當熟覽，終不相賺。若能諦信，萬無失一。不信者隨業招殃，信者悟心即佛。金剛經云：信心清淨，則生實相。實相者，乃清淨法身也，圓滿報身也，千百億化身也。證道歌云：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說什麼三千大千世界，山河大地，有情無情，一印印定，更無別法，喚作一生補處，充滿法界，一相無相，一身多身。華嚴六相，總別同異，成壞一門，超出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燄爐，不藏蚊蚋，不生不滅，亘古亘今，靈明烜赫，永絕名言，超過數量。既達此理，無不是自心一體。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肇法師又道：至人空洞無象，而物無非我。會萬物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何可將自心求自心，將自己埋自己，立境迷真，生死不破。妄談風水人，故當辨拆，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有諸眾生，念善持戒，看經禮佛，忻善厭惡，不退初心者，喚作二乘、聲聞、獨覺、緣覺，此是修功次第階級。雖未至佛地，亦得出三界火宅，離粗重業，免墮三途。且約人天福報，隨業輕重而生。雖未離生死輪迴，於天上人間受大福，不行善因，復入地獄、餓鬼、畜生，諸惡等報，不可

具陳。修禪定菩薩，聞生天果報，猶如冤家。所謂諸佛猶是冤家，自己那堪覷著。金屑雖貴，眼中著一塵也不得。如斯見解，豈由風水哉。

次有一類眾生，口說善，心行惡，豁達空，撥因果，不識理義，毀謗正因，瞞聖欺賢，作不善業，墮無間獄，百千萬劫，無有出期，實可哀哉！延壽禪師云：諸佛出頭來，也無救你處，豈由風水也？以道眼正觀，茫茫宇宙，汩汩紅塵，無非六道四生，皆二十五有、六塵、十八界、十二緣生，無不被輪迴，經塵劫不息。佛詮教網，撈摝群生，闡大慈悲，設多方便。所以西天二十八祖達磨大師，為此一大事，遠來唐土，傳法救迷，九年面壁，誰敢承當？直至二祖大師，為法忘軀，立雪斷臂，求正法眼藏，達磨猶未可信在。二祖告云：請師為我安心。達磨道：將心來，與汝安。是時二祖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二祖便悟，從無始以來，所有至今，生死不絕，皆是妄心，過去、未來、現在，皆不可得，便知即今真心，遍一切處，更無一法可當情。當下忽然大悟，以心傳心，作第二祖，以心傳心，至六祖大師之後，方始天下聞知，得者不少。如今悟無我者，便契本心，冥合一體，遍一切處，一剎那間，圓成八萬四千總智法門，永不變壞，受用無窮。若人不信，永不能契，反謗正因，一剎那間，便□八萬四千塵勞門，墮諸惡趣，永不聞法，永不見佛，實可哀哉，豈由風水也。佛觀一切眾生世間，本自無名姓，無男女相貌，無貧富貴賤，一物也無，一性無性，耀古騰今，堂堂獨露，無髮毫許間隔，不肯自認，直下承當，作箇無事人，供養十方諸佛，普益法界含靈。且作麼生是供養十方諸佛，普益含靈？維摩經云：法身流注五道，名曰眾生。眾生現時，法身不現。若得法身，名供養諸佛。假使七寶滿恒河沙世界，布施供養，不明於性，終無利益。不如見性識心，頓悟圓覺妙體。今此識神種子，從無量劫來，根塵不脫，慳貪嫉妒，作業受報，死死生生，無休歇時。若到這裡，更有什麼處風水也。且略舉世間夢

幻顛倒花報之相，便可驗之。且如張三家，富貴具足，忽生下一子，便喚姓張，隨宜立字，漸長成人，所有財寶親眷，奴婢莊產，牛羊田園，皆悉委付，盡是他有，不從外得，都不費力。思惟此子，過去生中，若不作纖毫福善，何因果報，而生張三家，如是受用，如是富貴。如今世人，但則見果不見因，所以不念修行，作諸惡業，受果貧窮，轉增煩惱，墮畜生身。因者，因過去生中善果習氣，修福修慧，或得塵勞業銷，悟得法身，見性成佛；或得慈悲習氣，不造生死粗業。雖未見性，習性已定，所作所為，皆屬善果，與不□者迥然不同。果者，只今此幻身，行住坐臥受用者便是也。更無別人相待，只是自性作，自性受，如影隨形，不相舍離，分毫不差。唯自定心，自覺覺他，真實可驗。凡夫樂果而不修因，有智之人修因而不樂果。所以聖人無己，靡所不己；神人無功，至人無名，隨機應物。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者，正遍知心也。經云：菩提心生，生滅心滅。應如是知，見父母未生時，都無名姓，但是世間妄想隨意，且有何真實而妄生執捉焉？若能於此富貴家為人，知因識果，向上增修，定生天果報。若生天界，遇菩薩說法，悟無生理，便證佛地。若有乘福果，生天受天福，不習善慧，畢竟淪墜。豈不見證道歌云：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又如李四家，貧窮下賤，困苦無極，衣不盖形，食不充口。忽生一子，屋漏壁穿，殊無遮掩。赤子初生之時，業風吹體，過如刀山；冷水澆身，勝若寒冰。未言終久成人，纔出千般痛苦，亦便喚作姓李，更與立名。父母飢荒不已，孩兒飽煖何來？仍且氣力未全，早供奴僕，恣意鞭撻，任意嗔嫌，日夕煩煎，便同畜類。雖然如是，猶賴不失人身。且得主世國王，以法護念，勿敢殺戮，乃至食啗毀傷。設有加害，王法無恕，官吏不饒。未離人形，所以如是。愚人不知天地陰陽造化，發生萬物□□，為主。主者，道也，天地之

先，萬物之母。一生二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歸一元也。道佛心禪□□，涅槃，名異體同，一法之中，更無別性。若於人形，眼見耳聞，俱不稱心。所以貪嗔癡愛，妄想顛倒，作諸惡業，欲於此貧富二家出頭，終不得。何謂也？現今迷妄，識根業性，逐波散亂，隨所貪愛，變成異類之性，死墮地獄、畜生、餓鬼。經云：三惡道報，如在人家。還債出頭，便喚作牛畜稱呼，失却前名姓也。畜生異類不一，皆是負債辜恩，失了人形，披毛戴角，負鞍銜鐵，拽鈀拖犁，生燖活剝，斬斫煎熬，千生萬死，無有休息，實可哀哉！何由風水也？故永嘉大師云：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酬宿債。李長者云：不若一念，緣起無生。如今若得妙契圓常，巍巍不動。若談善惡東報，沙數難量。略舉前項二因，果皆如是，更無別法，喚作中陰。所以玄沙大師云：真如凡聖，地獄天堂，只是療狂子之方，都無實事。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迷即是夢，悟即是覺。迷時不知是夢，忽然夢覺，始知是夢。古德云：在夢那知夢是虛，醒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似夢中事，悟了還同睡起。夫迷悟本無，只是諸佛悟了對治而說。故有言章，方便利生，依覺說迷，而稱藥病相治。若人既悟本無病，何用說藥？所以證道歌云：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是也。悟達之士，明了自性清淨，一體圓明，周遍法界，方驗一切有相皆虛。故曰：眾生迷失本源，隨情逐業，改頭換面，出入生死，不曾停歇。故諸佛以方便出世說法，顯邪歸正，指妄返真，權標佛性，化誘眾生。眾生佛性，名異體同。必須離相絕名，方堪學道。學至無學，無功用智。道非常道，心即佛心。大用現前，不從外覓，直下承當。故裴相國云：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真淨妙明，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是眾生之本源，故曰心地。是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若悟入此法門，豈獨一名而可稱歎？但隨機應物，無離實相，而各得解脫三昧。故佛稱種智，修假多聞，至其報身圓滿，一塵不立。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用拂塵埃。若有微塵未盡，終成窒礙。所以未離學地，假饒此生未悟，亦不失定

性，當生定得。佛語不虛，要人堅信，信深不退，無不悟者。只恐半途被邪師說法，誑妄發疑，返性顛倒，撥無因果，毀謗正法。如飲醍醐，翻成毒藥，更不可救，永劫沉墜。所以證道歌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圓覺經云：邪師過謬，非眾生咎。佛說有外道邪魔種族，假相形於人間天上，外現法相，而心行邪道。或現神通種種變現，口說人間禍福，令人取信。或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不妨般若。剃髮披緇，取貪資財，要世名利，誑惑王民，擾亂眾生，破滅正宗，妄立邪法。至使一切淺學，不求智者，善男信女，殺生害命，不可勝數。要積資財，作諸善事，廣建香燈，循行數墨，喚作看經。不知經是常也，常者正心也。正心則一，餘二非也。何可害萬物而利自己乎？自己一性一靈也，萬物一性而萬靈也。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一佛性者，一身多身，一佛多佛，千百億化身，只是一法身也。豈不聞永嘉大師云：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眾生諸佛，唯一法性，更無二體。所以未了人，將心求心，使佛覓佛，無有了期。殊不知一切含靈，皆共一箇真源，因迷妄而現形逐物，迷己而不能返本。辨察自性與佗性，亦復如是，又何可殺諸無量佛，而救自一性佛？是何道理？苦哉！痛哉！如何自取冤債，萬劫難酬？君不聞吾佛釋迦如來，於過去生中，舍身飼虎，割肉濟鷹，遇歌利王，割截肢體，萬死萬生，舍命、舍身、舍財，國位、妻子、眷屬，內外所有，一切皆舍。佗舍一幻身，利益一切含靈眾生，所以成佛，廣度眾生，獲自法身，靈明遍照，不生不滅，直至如今，天上天下，獨稱世尊，為群生之父，作群生之母，眾所依向，世界壞時渠不朽。莫是喚作小事麼？莫是寡聞淺識到此麼？莫是無活計麼？善男子！大事未成，如喪考妣，真實為此一段大事，如何別用妄心？妄有何益？你自一箇性，不能修行，自求方便，更枉殺無量生靈，要作預修，望後世福報。福則遠之遠矣，禍則不求而自至。善男子！你要後世福，却教佗無限生靈，枉遭一人殺戮，銜冤負屈，向什麼處安著精魂？你舍自己而利眾生，方合諸佛因地事；你害眾生而益自己，合

三途報。修諸佛因，得佛果報；造殺害因，得地獄報。如世間人，念念偷盜，行劫奪，行□□□，非理事，不久入牢獄，受王法，各隨輕重。如世間人，念念修善戒惡，憐愍眾生，與人方便，於身命財，常生布施，與一切含生，不生一念惡逆之想，孝順父母、兄弟、親族，不談是非好惡，行住坐臥，不離善心。此人永不見枷鎖，永不被人苦惱煎煩。說有過去未來惡果，亦成一切善因，而變凶為吉。雖有相干，亦自聞其善，而不見其形耳。陰中常有護世善神遮護，所謂人發善願，天必從之。善者居正，惡者還邪。只是其邪如氷，其正如湯。湯雖銷氷，不言我解銷氷。氷既已銷，唯一水也。遣邪歸正，亦復如是。本無邪正，人自執捉。以虛為實，實相法門，無一字可說。如此分別，世間善惡，夢幻華報，纖毫不差，何況此身遷謝。金光明經云：心識二性，躁動不停。隨業受報，墮於六趣。無知無覺，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以何為依，以何為主。雖妙性湛然，不生不滅。不覺悟，且不得用。實可哀哉，莫由風水也。豈不見裴相國云：及其斷言語之道，息思想之心，忘能所，滅影像，然後為得也。故不在言詮表耳。嗚呼，生靈之所以往來者，六道也。盡是一念失真，皆從無始以來，直至如今，相婬相愛，相殺相吞，妄著諸色聲香味觸法，萬劫千生，結成業網，閻魔罩，無有出期。今此道人家，既到這裡，皆是不得已而為之方便分別，似乎知見學解未脫相似，明眼人相笑不少。只是觀從上古聖人所說言教，也只曲為今時迷人開發，喚作教化眾生，以為佛事。法則是空，事則是色。若不權色明空，如何明佛理？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故馬大師云：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又云：於心取生，即名為色。知色為空，故生即不生也。若了此意，方顯今古思齊焉。華嚴論主深歎法華經中露地白牛，及以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以此顯露明白，所以數貫入於一部華嚴之教。欲望學者於斯信入，不費程途，豈不快哉！又云：以法身用，則萬象俱寂。隨智用，則萬象俱生。起為法起，滅為法滅。故祖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

名，妄情從何有？妄情既不有，真心任遍知。即名常住法身。六情諸根得相者，盖為識不破，所以不脫。故論云：得相者謂之識，不得相者謂之智。若得六根，返聞自性，以神聽為入道之意者，便合楞嚴經道旋汝倒聞機是也。故永嘉大師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此理分明，作家念者甚多，用者罕有，無異魚在水中不識水。若是伶俐凡夫，一聞千悟。道本無名，故得者標名為母。所以善財參摩耶之理，其義亦爾。且道摩耶夫人即今在什麼處？有麼？有麼？試道看。師云：你諸人在裡許得多少時也？速道！速道！玄沙云：切忌知有之人見。這裡若不會，便喚作西來意未明，徒學多知見，不識本性契道，則懸遠是也。殊不知古聖先賢所立教法經書，一文一字，唯歸一道也。三教該通，更無別法。達者當下忘言，即得其意也。更不滯名著相，明知覓魚求兔，而必假筌蹄。學道參禪，須通教典典。是故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必竟非月。於此二事，且要識權名實，得失自知。若還緇素不分，未證實相，不明道眼，所有見解，都成妄想。所以我佛世尊，於楞嚴會上，詰問阿難及諸弟子，愛小乘不求正覺，乃云：如何世間三有眾生，及出世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及用世語言，入佛知見。譬如琴瑟琵琶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阿難，汝與眾生，亦復如是。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起心，塵勞先起。若到這裡，須是決擇身心，分明見解，始為究竟。所以得兔而忘蹄，得魚而忘筌，得意而忘言。若三者未有所得，即不可忘也。忘必落空，空即未有所得。未有所得，則是空花之相。故同安大察禪師十玄談詩云：祖意如空不是空，靈機爭墮有無功。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又云：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故圓覺經云：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虛空者，即空花相。亦不可說無知覺性，有無俱遣，此即名為隨順覺性。以要言之，迷時以覺為空，悟時證空成覺。故圓覺經云：成道亦無得，自性圓滿故。圭峰禪師序云：成就慧身，靜極覺遍。百千世界，佛境現前。

所以道信禪師為牛頭禪師說心要云：百千妙門，同歸方寸。河沙功德，總在心源。一切慧門，一切定門，一切行門，悉皆具足。凡是真正見解之人，應有言句，舉措動用，無不是道，都在裏許，不可離有為而談實相。佛祖所出，一相一言，一拳一指，拈槌竪拂，指東顧西，無不示物明心，喚作不壞假名而談實相。豈不聞六祖大師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仁者心動。為什麼印宗法師一聞便悟，方知此是盧居士？即便禮拜，眾立為六祖大師。若有依本分真實得法之人，不似名相利養，及自稱能所接人，應無所求，應無所住，應無所無心，應物隨機方便。華嚴經云：吾觀世間，無一可樂。若聞有樂，樂是苦因，終不可愛。迷風水人不知道，了悟道人無風水。若不解道者，不如順生順死，順時順理。古人云：逆則凶，而順則吉。所謂擇卜吉地者，乃是順也。順則不逆於心，心是天地陰陽造化之源，不假外求，應有所作而隨用之。用而無用，作而無作，隨時豐儉，所以應自然之分定也，又何可逆之？逆則凶，凶則定禍生，禍生則必竟不利也。不若依道六合通明，亘古亘今，光明炬赫，不著問人求覓，本來不欠少許。古德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古人恁麼道，莫是相賺麼？今日普菴到這裏恰似不會，往往這箇老漢只是破一作二，教壞人家男女，平地起土堆。普菴盖為從上古人公案未了，如此敗闕一場。思之，正是破二作三，却來淨地上放屙。這兩重公案還有人斷得也無？以手指主丈，云：是佗却解斷得。驀拈主丈卓一下，云：勘破了也。　歌曰：雪人通身却喫罵，兔角拄杖三十下。龜毛索子釣虛空，道理本來非晝夜。元不借□□，寶所誰知價？一道常光即我心，逼塞虛空無縫罅。且如這裏風水又作麼生斷□□？重下箇注脚，大家同受用。此且富貴，不妨普菴一穴真風水。乾坤巽，本無位，二十四向絕遮欄，非舌頭人云心地。也無賤，也無貴，眼耳鼻舌通身意。無限山人不識龍，從前總是虛勞費。千峯萬峯連不斷，左右逢源無別水。榮華富貴幾遭埋，益子蔭孫無變已。驀直下，無忌諱，司馬頭陀沒意智。隨機設化謾留名，箇箇趁獐失却麂。更迷

己，寒靜清明爭掛紙？豈知空界現圓融，不顧淺深撈水底。吉凶禍福一切不問，忽遇司馬頭陀又作麼生道？彈指一聲，云：髑髏盡入黃金窟，法界全彰解脫門。伏惟珍重。

釋迦文　普菴法供養

大道充虛而亘今亘古，凡情劫滯而不覺不知。唯心開達本以談經，萬事千機而顯化。五千餘卷，為化眾生；達磨西來，當為何事？塵勞六趣，百劫不休；戴角披毛，互相苦擾。雖有出家千萬，何異眾生自己？業識茫茫，那更利佗解脫？殺含靈而修福果，大似顛癡；飽酒肉而道修行，蒸砂作飯。饒經萬劫，不出三途。心淨性明，戒珠朗耀。在家菩薩，豈礙參禪？經書便是真言，依信永無悞賺。自是隨塵起業，自墮而亦墮佗人；若肯信心，自悟而始令佗悟。悟則處處不迷，迷則處處落劫。如今布路修橋，豈比眾生作用？信心除殺盜婬，凡夫作佛知見。箇中無知識轉凡，萬劫難逃出離。在此見聞，入佛境界。

與心齋諸道友造橋

澄輝入嶺，不異化緣。一合心齋，敏求好禮。元老通同，莫生二見。易陣道友，且奈勞心。丁熊諸人，於緣加力。晏李二丈，般若行深。爐鞴完全，鉗鎚快利。當頭大器，只許一槌。餘二則非，細搞不住。且有圓徹，不離慧觀。普鑑無私，心懃普壽。陳劉諸道友，吳許眾知音。一切在裡許之人，恐老僧口大筆尖，說寫不及之處。汝一一相饒，放過老僧一著子，便顯慈悲，光生法界。莫只一似人家屎坑邊，小神罔兩一般。稍不呼名，便生憎妒。缺[此/且]供養，便以為讎。日劫自欺，永不堪用，作大人相。善男子，汝等累劫，曾熏種智。今遇斯光，照地獄作天堂，轉凡愚為聖種。稟齋奉戒，作眾善之橋梁。行道諷經，揚諸佛之古道。豈不快哉？莫道我苦佗樂，我動彼安，究竟一如空花夢影。本不修行，常居幻化。

知如幻者，幻滅覺圓，不入斷滅，自家體取，舍短從長。經云：左肩擔父，右肩擔母，遶須彌一萬帀。若不了心，亦不能報父母之深恩。又。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此事更奇，且約諸人：未到此田地，老漢也應不教壞人家男女一面打起精神，乞錢掠飯，做者浦橋。汝等切莫道著教化二字，恐十字街頭有一人半箇問你是如何教化，你應佗不得，不能走歸，趁得老和尚來此處敗缺好。又聞再索掛子，今寫二落三，胡言亂語，楊州夜市裏也要知用不著。雖然如是，當覓箇會唱舉者，全披普掛法，不沉埋心齋。如是，如是。眾等珍重。

勉前人等幹橋

資深未舉，老漢亦如。大抵利順無能，妙通業識。若覺識煩動，則靜慧發生。業識煩動，則魔境現前。覺業二因，皆心識變。大凡為事，不若順和。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小輩無知，所作無不是逆，所以凶多而福少。智人百順，一體無私。縱有纖魔，如湯銷雪。凡見雖有，定慧何干。見恠不恠，而其恠自壞。聞見不知，而無所不知。知見本誰，唯佛與佛。所舉導化浦橋，三一幻用。共成斯事，甚如本願。人與非人，性相平等。時節不差，自然如是。若因未合緣，求之則難。若果熟現前，應無窒礙。輪次上街，由眾歡喜。而化緣易就，三日一次諷經也。只如然城內，恐周迴步濶，可准粮而安下。不妨想料韋公，能知好惡。舞罷之人，金無重鑛。更加密囑，普現如斯。斬釘截鐵，做箇大漢。圓契。切莫胡走胡言，一味埋頭藏角。只露眼睛堅固，慈悲事成身了。圓震。心病燥焰難消，汝加息滅心猿，牢關意馬。村人行動，束足顧危。靜行清心，不退無返。只在橋成，別無佗事。

勉心齋監眾造橋

不求諸聖，不重己靈，唯大解脫人若出一字一點於十字街頭，早是敗缺不少。若更依彼凡流所說者，皆是邪風扇動，損折真機，箇中密護深藏，一任魔說。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莫更換機添語。我這裏只是即心即佛，莫管佗非心非佛。如今人只看成望敗，誰人知道心齋有此地位，方敢為野老承當這事？且據心齋日用，隨時治彼眾。幹以慈悲力，廣大心匠人，此中未可用，欲遣只與之。十八問：與藥隨時應幻，了彼空花應有。所談普菴，唯十八問耳。向道別無靈聖，只是村僧，但得橋成，救取一半。孤峰絕頂，良由話會，恐有無用人或嬾惰，發回補洗。一應道友，只可精進，不奈何，莫更放退。公私一任時宜，大悟不拘小節，此方不比佗方。珍重！

與弟子造萍鄉通濟橋

木公自至，會同契書，通濟大事，不急不遲。道應則一物無殊，假幻時艸木相祛，於中意氣不離知縣樞機，公理私成，何須苦況？疑老僧若枯木應，不發花枝，有應則作，無應自知。幻出本無，塵銷覺定，化財不及身命，布施亦無妨。佛事難成，盖汝因緣未合古人，捨頭目髓腦如棄涕唾，為求了心度人。汝等若見世間有難作之事，不肯舍命向前，永不解脫。若自求利，則不可也；若利眾，又何患哉？今此遠方道友雖眾，而奈春布在即，路途遙遠，動經五日方到地頭。果足，則一人一千，未審歸去平善。欲利彼而患於此，亦非道人之用。不若逗機應物，隨處轉人，善化則有信自來，公用則全威急速。諸事既成准則，只思木料艱難，正若放過一著，處處春務在時，必竟有妖農事。可告宰公大士，指司分引，具申保長名目，取木匠應有現存熟料，計數均分，各立嚴限，日下便到橋所，即速用工，不日而成。若更擬議，則不可也。直是放退，至秋月去，此料不到，其匠亦不奈施工，化士亦無手可措。老婆之意，語亦如如。汝告心齋，故當善巧，以破邪疑。

與心齋和光幹橋事

封機備悉，讚歎莫窮。無限心齋，本末如是。和光為伴，須知毫末。不遺慈氏圓融，反見文殊初友。方是法界純真，道場周徹。箇中幻事，一任方便饒益。嶺南人可將[此/且]果足遣之。老僧勘破了，莫與佗再來，令佗速遠去。你自心知，更莫待我說破。此筠陽漆道友亦可便遣，不消留佗。各家有事，恐有人要來，且放退。別後却來，而今暑熱，百里之音已聞。夢幻空花，臨時殺活。諸寺官疏，如之奈何？故非我咎焉。彼自紜紜，宿興因果。十方折九，也管一分。不妨別無事，老僧某和尚。心齋和光，眾等寬迴。且喜！且喜！咦！更照顧末後一著。[◯@、]

造通濟橋信勉心齋及諸弟子

普雲迴，備悉通濟浩渺，只賴心齋。以無功之功，功不虛棄。力用遍周，與佛無二。向夢室中聽眾寐語，自知點首。有時語言相似成句，及乎連喚，又不省教我向誰道。恰似覩索抽木象，轉動音聲，是誰措乎。得恁麼久遠塵劫，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蒼天，蒼天。與麼舉話，好沒交涉。十字街頭，且要脚跟不點地，正好著力說與圓契。汝且一心堅實，此事不虛，忽然自有了當。圓信，千萬莫失却那箇當為。老僧猛烈不退，表初因入果。圓定，前日若回，如今恰在野狸口裏了也。又且慚愧，救取一半。圓德，你向縣郭心裏，弄箇村田樂献佗。我只要橋成，莫管人笑。韋公、萬回二道友，且子細照顧左右。若得橋行心亦行，莫教孤負見貧僧。不因通濟何如此，暗室千年忽遇燈。諸道友在者，我無不知之。一夜念普眼經無數遍，乞保各人安樂。老人和尚

與弟子造橋

亨老能人宣風有幸，諸大賢長者福應橋成，為千古之宗標，作萬年之佳瑞，道安人樂，旅快輪輕，出自眾心。如是圓覺、道濟、昌榮、立道、李公，加之諸公道友用心者皆不可說，必竟祿壽增高，道行深廣，捨不斷命之財，布不煩惱之力，竹木全機，成大佛事，廣度有情，同登覺道，捨多福多，施少福寡，泥多佛大，水小源微。此心公正，智不可擬，多虛而少實，不可口說而心瞞，直是如平等盤不賺銖兩，那頭欠少秤尾指天，這邊稍多秤鎚墮地，又怎奈何中心把紐子人，教佗添又不肯添，教佗減又不肯減，致令主人難為喝斷。還有人喝得當麼？良久，云：除非臨濟出來，始合得老僧話。圓證汝性顛倒，且更琢磨堅、善、淨諸普字，及在此中道友且一一耐勞順善，慈悲打供，助發本光，都料眾心早速成就，別有好生好活我等你成，若遲機誠當自墮耶！珍重。

與亨老造橋

叔且到，聞疏未發，取在有時。此中江夏族屬，皆承善知識，前已經過，只驗其事，略不知理，所以正法遠矣，邪法敗闕。於中未識其理，不辨邪魔，字義不通，機輪難透，且互換臨時，隨宜妙應，有無俱遣，實不空空。又談此中古岸一事，若無纖毫之窒礙，令俗無傷觜之談，與匠橫鋪，可謂道無間阻，行無怨惡。若也未圓，種智不然，只就如今饒木力，以無言表造物，而普順人心，不一佛行，皆如打過一番清風明月，誰能向無明堦下口說驚凡？那肯於盲目童前示明無暗？不因來命，安可倩伊？珍重佛恩，振緣如是，再幻一疏，可表威嚴。聞道普菴疑斯未實，亨老[〇@、]珍重！

靈濟橋語

此渡若非橋，不放眾生過。過去現在佛，并西來達磨，皆是接群迷，直指人這箇[〇@、]。如今人不知，顛倒成患禍，堅執有為功，善惡爭揚播。學道不識心，所以塵不破，若悟即本心，永劫無

退墮。說法非干舌，山河大地和，行脚不曾移，舉步無空過。如斯妙性空，方與人擔荷，大用這無心，非福亦非禍。於中無妄作，不異阿彌陀，法界無別物，一菩提為座。修橋布路為含靈，轉凡成聖如行貨，遊戲菩提誰得知？只恐迷情却放過。大丈夫，莫放過，提起眉毛來繼和，大家拍手渡橋來，方笑普菴只這箇[○@、]。咄！開口全音只我聞，桃花含笑亂紛紛，心非遍界真成妄，意淨情忘法法真。

造袁州浮橋語

普菴教化修浮橋，信心自肯大豐饒。解脫皆因不思議，度人無量永逍遙。秀江千古源何極，非干今日與明朝。一生補處誰知有，萬德咸歡寂體寥。蛟子眼中藏剎土，紅燈焰裏爇眉毛。毫髮虛空全不漏，海山相擊浪滔滔。石牛喫盡張公粟，木女垂絲釣巨鰲。新羅國打西川鼓，東震旦拋北越刀。孔自孔，毛自毛，針芥不入大雄豪。妄想顛倒蘇公盛，未解撐船弄竹篙。豈在文言多卜度，德山拄杖不敲槽。

萬載縣橋疏

萬載洪機一發，直得耳聾眼瞎。放身通濟仁心，度盡微塵佛剎。勸英賢，須特達，百億龍天齊鑒察。大開寶藏施珠珍，箇裏無私一毫髮。

修城東合浦橋

自性圓融不礙為，浮雲枯木任風吹。莫恠道人無伎倆，猶如浮木歇盲龜。應化非真不逆心，有無俱遣道須成。相逢便肯無空過，合浦橋邊驗果因。

答心齋居士布橋

[〇@、]某啟：定應心齋。無心如是，實謂希有。希有老驢，應動唯風。風可名乎？杜門三昧，通濟一如。黃面老師云：三千大千世界，一滴之雨，猶如目覩。所受用物，子細勘會，亦未是大出脫底。末後一句，請心齋道。若道得，只合喫取一椀飯；若道不得，只合飯喫取一椀。更恐無人相共，倩圓契亦得。來歷分明，驗取好書。懃足認於宗濃□，意寬弘而備悉。主伴互融，雙彰本末。悲智同運，心境無差。不因孤露妄難休，大□既成難悉婺。江烟梅雨却知音□，出頭人有何極？師子兒，無畏力，滿目相知不相識。枯木寒灰唯我知，浩浩資深源汲汲。翹松野鶴表吾師，吾師心兮心常寂。常寂光中饒益人，不然且道乘誰力？[〇@、]得，得。仲能口吐，萬載光鮮，盡出心齋，等一切道行，辨自己大事，度濟含靈。古人云：學道如鑽火，逢烟切莫休。直得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再發一輛，穿靴幻力，繩索堅牢，回罷將歸，皆如佛事。若更無人擔板，何不用密跡金剛？揚眉早似過多，努目則一時周匝。切恐百里好事，來命老僧，四天門王，扛也不動。圓契當知，無令惱我。我於初九，復入南巖，鼻孔撩天，雲騰致雨，露結為霜。末後一句，秋收冬藏，老人寐語，取笑珍重。

加頌蜀僧雪頌并序

蜀僧道存，於紹興十九年七月，謁疎山得悟，特往愍道者處印證。(蜀僧存公，生緣受業，及得法之師，始終詳悉。後人未之知，此但據普菴所錄云耳。)　遍歷諸方求友，其人希有。後辛巳冬月節，忽到南泉，與普菴契合。祖道說見，無有二解。各以無相三昧，重相詰問。直得心心相印，法法融通。針芥相投，毫釐不隔。忽有行者請益，蜀僧乃指雪書頌一首。普菴隨後一句加三句，遂成八頌游戲。法喜禪悅，二人相笑。不覺到這裏，敗闕一場。

頌

庭前雪子落紛紛，妙觸靈明應普門。不是藥山無用處，權令龐老警兒孫。

總是吾家入道門，無說說中聞不聞，步步透關田地穩，須彌[跳-兆+孛]跳撞崑崙。

行人到此宜迴首，此物元來處處有。除非自己肯承當，方信境緣無好醜。

免使從前業浪奔，直入圓音普眼門，賓主歷然誰委悉？不是通方莫與論。

三世諸佛同此路，天無門兮地無戶。森羅萬象一光吞，歷劫不曾少鹽醋。

百千方便一乾坤，得者還須皂白分。珠體未明成五色，舉頭鷂子過羅村。

淨人若信平常事，穿過髑髏連孔鼻。多中一了一中多，城東老母難迴避。

自有山翁樣子存，家傳祖代沒分文。南北東西無別有，光明遍照獨為尊。

頌三門

從其文殊門入者，大地山河助汝發光。古寺香華寂寥，焚修報國化迷流，英賢到此須迴首，撥艸瞻風笑點頭。

從其觀音門入者，蝦蟆蚯蚓助汝發光。此舍絕邊無壁落，充虛露地真寥廓。往來只道主人寬，爭似永嘉一宿覺。

從其普菴門入者，不動步而到。道人活計若虛空，應物無心世豈同。假立化城標寶所，暫時指客懷寰中。既到這裏，方知往來悉皆不異。釋達空空遍覺華，到無高下淡渾茶。和雲假宿烟霞榻，明日東西處處家。

化齋粮語

古寺香華，居無常產。今則化緣不斷，由茲法會闕莊嚴；卯粥辰齋□，有四來無可薦。若得妙嚴施主，廣發大心，令佗一飽忘千飢，鼓腹謳歌而樂道　僧行，不念衣食而擔化檀那，土地山神不受香燈而提凡接俗。設有一粒所施，永不落空；那堪價值廬陵，必無外物。若肯信自心，不由佗悟，去年不背三方，今日法無門戶。幸勿見疑卜度，從教殺活臨時。向道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化彼三千七十士，唯恐迷流增嫉妬。不患寡而患不均，後代綿綿常貴富。我道無心粥飯緣，飢飡渴飲全無措。一家有事百家憂，心淨還如佛淨土。廬陵米價也尋常，一粒破時全體露。珍重！

化無盡曆

化城立有誰知意，普雨調和潤萬機。大根枝節全體露，何殊彌勒降生時。石兒拍掌連雲指，木女含笙和水吹。試問燈籠誰解舞，知無我者快拈鎚。◯咦！

楞嚴行道法語

切以白銀世界，觸目而不出普賢；法悟真如，動靜而無非佛事。七處九會，徵心大要於八還；妙湛總持，不動洪音而普應。箇中智用，慧體無私。三千道侶果今圓，寶所樓臺光普現。當現！當斯慶懺，共遠彌陀。龍神共贊道無功，帝釋欽聞佛莫比。奇哉！如是三界縱橫，一道該収，功成不日。伏願皇圖永固，佛日增輝。郡邑臣僚，護民樂業；當山土地，時聽梵音；遍界含靈，咸承般若。歷代

非心未證，今當隨智同輪。古今捨地翍山，盡入普菴三昧。現在法子，究竟菩提；海會信人，皆歸實相。燈傳無盡，法慧何窮？妙應水月空花，純熟眾生覺路。仗皇覺以證明，仰龍天而洞鑒。

萍鄉縣丞求頌

杜門終日不通書，得意忘言總不拘。舉向世間人不會，妄談生死事區區。信香不昧和光爇，禍福皆心豈有殊。心本全真含萬有，只緣六處起諸愚。眼耳舌鼻身意靜，箇中何物礙明珠。照天照地元不壞，非心貪妄命須臾。天命五旬當見覺，從其耳順縱心如。老人百出光無變，休將庚申叩文殊。了道即心含法界，心無應物合菩提。但勸諸人心莫怕，豈勞心上外求諸。為君一念真空體，肯信無心道不虛。

謝戴安撫書院額

普菴以此香，回向大居士。幻盡覺圓者，妙意難遮覆。惠我二筆端，三昧非迷悟。世間豈識知？何處尋門戶？六字光慈化，千古人欽慕。象出普菴名，天龍常守護。法本付賢侯，利益何窮數？傷嗟逐末流，忙忙失元路。千里萬里體無間，世出世間非我所。唯野鶴自得無心，應故如是謝安撫。雲軒密布巴陵時，願垂青眸垂一顧。珍重！[◯@、]咄！

萍鄉縣宰差淨樂僧首求語修宣風橋

店宿希鷄唱，天明眼未開，丹霞沒火炙，木佛化成灰。院主眉鬚墮，寒山叫善哉，木人無自性，機關拽線催。淨樂無箇事，金弦彈子來，孤鶴翹松頂，得意懶相陪。倫搦筆端口，披雲帶雨回，維摩詰有問，搖手指天台。

標羅漢法語

千燈一室，萬象鏡涵。佛化一身多身，法演多法一法。聲聞緣覺□六通，本末同根，宗標迷悟。或現天台南嶽，往還天上人間。指體則未悟全身，行解則慈悲接物。須陀洹著枷[(丮-(舉-與))/直]杻，斯陀含釘橛虛空。阿那含雪上加霜，阿羅漢鹽添海裏。半千八伯，如恒河沙。主伴交參，幻如佛事。佛祖不欠，羅漢無餘。普光明殿妙難窮，信士隨心而布施。觸目常在，應不落空。是故標名，永彰不朽。

題三門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空之又空，一法常存。要見本來真面目，除非直入這三門。又道：無門為法門，無入是真入。君禮信佛心，有為皆不及。舍財離相契無生，天耳廓通塵不立。

為彭褒標法堂語

伏以芥子納須彌，針鋒收剎海。三萬二千師子之座，維摩方丈尚猶寬；一百一十寶所之城，善財不動常周遍。是知百千世界，佛境現前，法體堂堂，豈干修造？只為執心成境，背覺勞生，智者權設標宗，信心便能頓契。以褒念父想之罔極，恨報芥子以無門，憂母患以有身，憑何功而慶永？是用捐輸金穀，大竪寶坊，妙音圓徹鎮敷[改-己+易]，天地同根如一體。即心是佛，佛外無心，含靈盡入於光中，父母緣生而俱寂。父寂滅而為樂，母生法以無生，季昆萬行以圓明，九族靈蹤而含識。正當恁麼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同輪歌(師乾道四年佛生之月，書于東井，以益參徒之知而不昧也。)

應機互換不空同，任運隨時轉此公，豈用千尋麻索拽，指端輕撥滿寰中。活潑潑，耀玲瓏，相繼聯綿不斷窮，誰識那邊關捩子，閑搖取笑各西東。能應也資慵，無求不得此輪中，墜石此時猶拙計，力

多功淺眾難供。斯用寡，意豐濃，八萬塵勞一點融，飢渴永銷從此脫，兒孫代代得昌隆。不費力，實從容，超彼迷流摝井中，莫令繩斷沉泥底，手脚茫然杳絕蹤。謾道同輪歌表裏，到來觀者莫儱侗，知道本來無可說，屈伸俯仰示宗風。

讚三十六祖頌

第一迦葉尊者

師子體無二，拈花應笑時。然燈從此焰，不斷至今輝。

第二阿難尊者

誰易阿誰難，多聞不透關。忽解空無我，內海更藏山。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無事商那和，翛然了義多。是法不可說，轉念摩嚕陀。

第四優婆毬多尊者

優波耶鞠多，三昧力降魔。法傳香種子，意氣尚周羅。

第五提多迦尊者

提多迦初生，光超日月燈，山頂泉迸涌，此路少人行。

第六彌遮迦尊者

大士彌遮迦，憶昔阿私陀，邪正通一道，無法不調和。

第七婆須密尊者

針芥不入婆須密，正念何勞多氣力。往劫親獻如來。

座。襄王國裡逢知識。

第八佛陀難提尊者

佛陀阿難提，放光從肉髻。逢師論義，得入三摩地。

第九伏馱密多尊者

伏馱密多惺惺，父母與佛非親，五十不行不語，一見本人清淨。

第十脇尊者

脇本號難生，泥牛入海耕。隨機千萬轉，無上亦無行。

第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咄哉瞿曇氏，唯富那夜奢。不拘有無種，遍地法蓮華。

第十二馬鳴尊者

馬鳴分身百億，論數玄詮無極。六通三昧降魔，不用色聲氣力。

第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迦毗摩羅師，外道成正真，了斯第一義，非故亦非新。

第十四龍樹尊者

龍樹非形相，獨現圓月體。說法如虛空，非舌談真理。

第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迦那提婆針投鉢，深契無相心解脫，辨因木耳再來人，巧幻不虧於毫末。

第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過去娑婆樹，如是羅睺羅，師子同坐食，付般若摩訶。

第十七僧迦難提尊者

莊嚴聖王子，僧迦號難提，棄國避世榮，便入三摩底。

第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伽耶舍多人再來，常持圓鑑離塵埃。風鈴非響我心應，一返常光更不回。

第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降生月氏國，名鳩摩羅多，宿乘尊者記，不二阿彌陀。

第二十闍夜多尊者

闍夜多因地，昔為自在天，一契無作性，大用得言前。

第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婆修盤頭尊，曾禮大光明，以杖畫佛面，悔過復天真。

第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國名常自在，王子摩拏羅，化鶴成菩薩，動止湧禪河。

第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鶴勒那有智光，大包天地，五道貫色，日月時親禮。

第二十四師子尊者

真師子，法身究竟無頭尾。賺當盲眼人，華空疑不是。

第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斯多婆舍擔板，重鍊出金剛眼。正法不動纖毫，越祖超師無間。

第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德勝王太子，號不如密多，指山還梵志，魔群不奈何。

第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般若多羅法，非廣亦非狹。翠竹與黃華，長松并短栢。

第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

菩提達磨大醫王，全持正法度南方，粉骨碎身應未報，至今不離此心光。

第二十九慧可大祖禪師

直截猛利，立雪斷臂。千古萬古，丈夫意氣。[〇@、]咄！

第三十僧璨鑑智禪師

精通無說說，本地亦無生。無生花滿地，本傳無盡燈。

第三十一道信大醫禪師

破頭山下起清波，流注黃梅不奈何。四度敕宣端不動，尊威妙湛灌娑婆。

第三十二弘忍大滿禪師

百鳥啣花未足奇，直須透過始方知，五百眾中誰委悉？碓頭私許老盧錐。

第三十三慧能大鑑禪師

曹溪一滴水，周帀無餘欠。孤峰絕頂浪滔天，大洋海裡金剛焰。

南嶽懷讓大慧禪師

馬駒踏殺天下人，且有什麼相交涉。雲作枝竿雲作花，妙光圓寂含空劫。

馬祖道一大寂禪師

一口吸盡西江水，子細思量未足奇。身含無盡之虛空，箇事元來非擬議。非心非佛又較[此/且]，即心即佛猶寐語。

溫州永嘉玄覺無相大師

十方諸佛入其中，十波羅蜜一光同，十世古今無間隔，十身千億法身通。

百寶光明

青黃赤白異塵寰，知音希得似寒山。豐干未辨爭饒舌，光明不遍道應難。

一一光明

日月燈光未足奇，若逢肉眼轉迷癡。恒沙眷屬光無二，萬億龍天守護持。

皆遍示現

春有百花冬有雪，夏有凉風秋有月。若無一事掛心頭，箇裡無私真廓徹。

十恒河沙

塵塵剎剎號南無，末後收來付老盧，結果傳燈周法界，誰人肯辨此工夫？

金剛密迹

牙如劍樹目如燈，電爍妖魔法不生，千聖出頭難插足，普菴也道我無能。

擎山持杵

擎山抱岳疾如風，持杵拈槌解脫空。世間有相非身大，須彌總納一塵中。

遍虛空界

和風周帀萬花開，春霧濛濛鎖綠苔。世人寐語不知意，黃鶴樓前不賞梅。

大眾仰觀

多身一體少人知，不體無空自執迷。除非妙達斯三昧，箇裏圓觀始不疑。

畏愛兼抱

南山有條鱉鼻蛇，雪峰往日鎮常誇。喪身失命知多少，滿地如今號菜花。

求佛哀祐

母子相逢幾萬年，夕陽夢斷豈堪言。多時不隔如今見，趙州勘破老婆禪。

一心聽佛

不聞聞了絕狐疑，三界浮囂總不知。泥牛入海通消息，木馬橫嘶貫紫微。

無見頂相

無影樹下誰相識，瑠璃殿內絕形名。千巖色祥光現，萬壑松風和沒人。

放光如來

主伴重重絕世倫，今朝即是舊時人。迷悟是誰堪話會，姚黃魏紫一般春。

宣說神呪

癡人著色又扣聲，豈解圓音不可聽。自古迄今宣不斷，到家方覺少知音。

題鐘樓語

伏以鐘須含響，假玄懸擊以方通；聲色全真，非色非空而廓徹。但以眾境總標心，只欲識心而成佛。隴西族屬，樂善歸心，報先祖之英靈，續兒孫而久遠。七寶樓臺充法界，欲令剎土足圓音，何灾難而不消？何冤讎而不釋？理含諸佛，智納萬緣，一聞千悟妙難思，透石穿雲千百億。

題寶塔

塔本無縫，　真如不動，　說此經處，　涌出虛空。
釋迦多寶，　聽說如夢，　東西無二，　見見不同。
無剎不收，　無色不融。　層層落落，　光影重重。
恒河沙劫，　盡入其中。　三世諸佛，　一法身通，
針芥不入，　壽量無窮。　目連舍利，　常隱於中。
阿育王像，　妙色金容。　天龍八部，　萬億靈通。
擎山持杵，　遍滿虛空。　護持禮塔，　摧滅魔蹤。
顯正寶塔，　八面玲瓏。　水火不壞，　障毗嵐風。
眾生見者，　永脫樊籠。　信者施者，　功德不空。
無住布施，　福德無窮。　住相布施，　猶滯途中。
諸佛子等，　無功之功，　成如是塔，　標指宗風。
空劫壞時，　此塔不鎔。　劫火洞然，　體若虛空。
究竟涅槃，　應時體用。　逗機應化，　無法不同。
皇圖永固，　舜雨堯風。　郡邑宰僚，　祿位高崇。
萬民快樂，　五穀盈豐。　狼烟自息，　瑞氣和濃。
性相平等，　含靈體同。　世出世間，　色不異空。
稽首和南。　禮塔事終。　乾道四年，　戊子季冬。
南泉慈化，　肅老遺風，　法界有情，　一切珍重。

題經樓語

伏以般若貫華嚴，涅槃通寶積。迷則龍宮海藏，悟則一字不識。教演三伯餘會，度人無數百億。如今滿目放光明，十二部經詮不及。崔田彭族祖墳林，無欠無餘樓獨立。大千沙界納其中，無說無聞真利益。遠祖近宗無不超，得意生身乘此力。現存一族福綿綿，世出世間福何極。

李總幹遺詩十四句，師於一句之下加頌七句。

僧家起大屋，枉費佗金穀。不是明眼人，真如大地獄。黃葉止孩啼，只要免啼哭。不犯一滴酒，不動一片肉。

簷棟如翬飛，世間那得知，不是風旛動，如如應好機。青青是翠竹，孤雲無性馳，頭頭垂示處，子細好明知。

殿堂何所有？夢幻非堅久，竹木從何來？箇箇人空手。石人解綵畫，木女添燈油，此事誰得知？真實泥牛吼。

塑箇泥佛兒，肚裏藏深機，聚沙為佛塔，猶尚獲菩提。父見諸子劣，且教令讀書，一日成名後，天下總皆知。

朝朝去禮拜，誰識丹霞在。打倒木佛燒，院主反招罪。得相而無相，參方會不會。如來非大身，老盧快踏碓。

便道福相隨，生天果未遲。力盡箭還墜，來生不如意。假施滿七寶，不如發真歸。布施有為者，觀來真自迷。

問佗怎如此，日輪正當午。鼻孔廓遼天，我道無門戶。唯佛與佛知，有為無作做。若問如何道，瞪目不相顧。

我要警昏迷，迷人愈見癡，九年面壁坐，不露一毫釐。法說無可說，機陳不二機，箇中若不會，學取須菩提。

昏迷曾未警，勞我箇眼睛，絲毫全不漏，雲月事猶新。達士知幾者？常看無字經，打動和山鼓，舞起道吾神。

自家先已癡，逢迷實不迷。能令石人舞，解使木哥吹。寂寂孤雲裏，逍遙勿我知。萬億恒沙佛，皆同一性齊。

不如茆盖頭，裹箇大枯髏，鬼窟作活計，閻公未肯休。佛以法為身，不可以相求，一念無心者，法界剎那周。

靜坐取片時，妄想自家知。心口兩不同，修行不透機。明朝與後日，作箇野狐狸。因果全不落，百丈一言迷。

有人來問我，如何向佗道。喪身失命處，世人怕死到。三界唯一心，萬法唯心造。不悟生死者，輪劫空招報。

山僧總不知，知不知實奇。空知未達本，不免墮頑機。世尊拈華處，天人豈辨知。迦葉破微笑，古今信無疑。

師又云：普菴見一箇蝦蟇，度日常吞鱉鼻蛇。獨立卓然真可畏，身和雲月粲星花。太公一見便収釣，謝三得意號玄沙。幾多獨獸無藏隱，不斷聲孤問水涯。

頌四賓主(并序)

彭、李二丈一日閑訪普菴，三人覿面，直得無言可說、無理可伸，是知主客淵默同空，一更無三，身非別體，言說強名。摸到這裏，學海乾，見解盡，獨露本源光迥迥。臨行聊舉四賓主，大地眾生無性命，唯有資深與國英，拈得老僧杓子柄。如今杓柄在手，本分事又作麼生？此話放行，三十年後好舉。(良久，云：)却較[此/且]子。珍重！次日，資深出示四賓主頌，老僧熟覽，顯然句意皆到。若不遇上上之智、聰明達士、祖道正當末法，孰能顯露拯救迷途？老僧再歎：奇哉！不勝悲感。故知君達在不言之理，用轉凡流，未離離微，誠當努力。古德云：學道如鑽火，逢烟切莫休，直得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如今放散，向後難尋，大悟方知，一切不著，更問什麼龐老、裴休、達磨、古佛成現？只今更無別法，老僧向雪上加霜，於君妙意重頌正因，無勞執滯之心，但貫一門之用也。普菴寐語。

賓中賓，借錢沽酒設狂人。常常負債無依倚，謗教虛招地獄因。

六道四生同一輪，見佗生滅未為真。直須打破獼猴鏡，識取光中弄影人。

試聽無言童子說，未徹還同第二月。妙機普印絕思心，六月炎天鋪大雪。

直須認得本來真，智識心知外道人。眹迹不留無對待，乾坤無不是吾身。

賓中主，日久帝家頻得書。幾回客夢經秋雨，直至而今賃屋居。

賊是小人君記取，好手白拈猶未許。坐斷聖凡絕見聞，揚眉且勝拈華舉。

一揮凜凜劍鋒寒，函盖乾坤絕自觀。堪笑天龍無可說，示人祇在指頭端。

直下無君回避處，聲色全彰第一義。取相凡夫永不知，頓悟圓音方了利。

主中賓，近日門風革故新。相見相聞俱不謬，時時笑覺夢中神。

大地山河眼裏塵，自古至今強立名，祇箇絕邊無縫塔，不曾來往逐人情。

要會箇中真活計，釋迦老子不盖被。更尋祖意外馳求，管取下梢落魔魅。

騰騰師子露全身，吞却森羅萬象形。頭尾也無常獨步，眼光不眨大驚人。

主中主。無相光中施法雨。醍醐一味灌群機，皆入無為涅槃宇。

活卓自由把不住，正令當行無本據。除非北斗裏藏身，杳杳冥冥沒住處。咄！却在這裡。(又云)薦。無邊無表實希奇，虛空為鼓須彌槌。輕輕敲著作金聲，試問同參知不知？

何處更容絲髮許，脫體無依誰會舉。玄玄玄了說玄玄，究竟談玄猶寐語。

賓主互用，動亦非動，佛祖機關，不妨重弄。法共不共，十八何用？一相無相，自知輕重。信手拈來，得時不會，龜毛作過，兔角受罪。山河俱動，此義失宗，宗非山河，俱動是夢。動亦不動，収來無用，這回捉敗，永不費功。賓亦無賓，道孰可名？今父逃逝，契悟方親。主得真主，佛祖共舉，認賊為子，不敢相許。萬國來親，唯一佛身，血脉不斷，得者忻忻。更下注脚，盲人摸索，見中求見，病消求藥。和光同塵，沒量智人，有誰相識？資深資深。(又云)好與普菴草料。(咦)

彭心齋諱逢源，自作頌呈師，師於一句下加三句。

妙哉心齋，淺入深埋。欲識神通并妙用，何妨運水及搬柴。

光大深淵，帀地周天。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鮮。

中有居士，吞光飲露。無相光中有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左右逢源，大目犍連。猿抱子歸青嶂裡，鳥啣花落碧巖前。

三昧諸頌

心。　佛共眾生只此心，悟迷不間古同今。千名萬字何交涉，達法圓光許一針。

神。　出生入死足通神，全體三生父母靈。不是如來知見力，舍身財命卒難昇。

和：　千光一合圓如鏡，萬象森羅影現中。此光大用如如體，道了橋成風月同。

浦。　空色無邊際，離垢摩尼圓，能依實相用，助發有龍天。

神。　神光遍界，體若金剛。威神力固，邪宗銷亡。

佛　裏許若無這箇，何為古佛傳心？我體不空無住，用時越古超今，會看木人牽鋸，始令石女穿針。

○　百納骨董袋。一切皆我入，一切莫能入。達此妙縱橫，三世佛佛佛。

◐：　大虛塗毒鼓，有病聞皆愈，無病聞皆死，死了却甦來，誰曾辜負你。

●　無底瑠璃井。忽爾墮其中，勝修萬劫功。跳出跳不出，瘖痙又盲聾。

○　分明無背面。相逢不相見，年年桃花面。臨州下水船，梢公力方便。

[○@∴]　獨脚老虎，暗時暗殺人。不識是眼睛，與君無著力。溪雲罩古城。

◎　無根樹子。混時非出入，頭尾應皆急。妙了過這邊，渡海何曾濕。

香積厨法語

咦！[○@好]！[○@辨]！[○@心]！以此三法為三昧，無量無邊世不會。我今修供佛眾生，萬聖千賢悉同共。摩訶般若味真如，十波羅蜜同受用。大家著力要精專，一粒微塵不許動。為報龍天并八部，莫入厨中乾打閧。監齋使者在眼前，守護普菴無罅縫。針箚不入起馨香，十八元來佛不共。

贊護教

土地　給孤施地，慈化為尊，護人成佛，功德奚論？

二王　仰山顯迹，契會宗師。一法性身，利物宏慈。

南嶽靖王　以南權正，無心應物，威德標宗，不可輕忽。

關王　困權反正，辦道玉泉，無相無空，義足先天。

五通　契那一通，方全六用。護持般若，法身不動。

梵王　卓立奇功，回光識性，宇宙恢彰，一身清淨。

又普賢。　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法身無二相，總別無罣礙。凡聖本自無，性天真常在，寄語住山人，伊作麼生會？

移五瘟出市心

助佛揚名化俗徒，遣邪歸正沃心枯。國風雅泰民歡樂，只這和瘟大丈夫。

頌證道歌(并引)

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諸仁者！斯門圓明，究竟如是，且作麼生會？我道：釋迦掩室於摩竭，子長家成；達磨面壁於少林，老婆心切。佛祖未生法不剩，佛祖入滅法不欠，永嘉識破叩曹溪，表夢再三留一宿。嗟盲參者，卜度邪因，皆道：一宿聞言，熏天炙地。如斯見解，道遠邪深，掣電之機，何勞擬議？如大王路，新舊齊登，作者忘機，達人無證。永嘉大師證道歌者，釋十二分教為標指，證百千妙門成現前，我等忻逢，重加頌贊。大歲甲申隆興二年七月晦日，普菴老人序。

證道歌

普韻連天風月和。大千沙界一音聞，妙契非聲能幾箇。

君不見日面金仙如月面，見非是見見無能，霜天月暎瑠璃殿。

絕學無為閑道人，不曾禮拜不看經。不動遍周塵剎海，卓爾孤身混白雲。

不除妄想不求真，大開寶藏施珠珍。窮士未諳門外立，黃金窟裡作貧人。

無明實性即佛性，心淨還同佛土淨。水鳥樹林聲色中，殊無毫髮來爭競。

幻化空身即法身，且無分別與緣情。青青翠竹無非相，鬱鬱黃花搭地靈。

法身覺了無一物，入滅降生非出沒。觀身實相亦如然，究竟何曾離兜率。

本元自性天真佛，一體無邊含萬物。迷時只道有西天，悟來當甚乾蘿蔔。

五陰浮雲空去來，自是凡夫眼不開。爛煮堅氷充午膳，熟煎雪塊作油。

三毒水泡虛出沒，將無作有埋深窟。洛浦曾將喻色身，誰人解語依靈物。

證實相，無人法，不用尺刀并寸甲。魔軍盡總證菩提，大地須彌一芥納。

剎那滅却阿鼻業，閻羅共我休分別。洋銅鐵汁即醍醐，火輪便是禪心月。

若將妄語誑眾生，永劫不來世上行。無縫塔中非相貌，劈頭坐却老盧能。

自招扳舌塵沙劫，沙界彌綸唯我舌。未曾停歇說真經，惟願含靈皆廓徹。

頓覺了，如來禪，豈獨東方與竺乾？充塞虛空無空缺，一毛孔裏現三千。

六度萬行體中圓，從斯更不少油鹽。一條山杖挑心月，逢人只好哭蒼天。

夢裏明明有六趣，驢胎馬腹甚滋味。負鞍嚙鐵償他錢，何以今生早歇去。

覺後空空無大千，今年不離舊時天。春夏秋冬花木節，皆標實相耀心源。

無罪福，無損益，不消更念波羅蜜。念來年久却成魔，返謗修行無聖力。

寂滅性中莫問覓，恰似他鄉迷路客。東西南北總無知，祇箇無知大奇特。

比來塵鏡未曾磨，多口雪峰大老婆，漏泄天機光覿面，癡猿猶自漉清波。

今日分明須剖析，天臨日照融光碧。擔板玄沙不許名，從古至今無影跡。

誰無念，誰無生，過現未來心不停。一念不生無我所，即是彌陀親老兄。

若實無生無不生，將無生更覓無生。太似揚聲欲止響，太陽燄裏點孤燈。

喚取機關木人問，觸目菩提誰辨論。亡僧可喻木人機，玄沙直指何勞頓。

求佛施功早晚成，一念無心道自明。枯木寒灰渠自在，無功用智等空平。

放四大，莫把捉，本無毫髮堪依托。地水火風亦假名，十二緣生如兔角。

寂滅性中隨飲啄，渴飲飢餐無住著，不患寡而患不均，眾生和悅因斯樂。

諸行無常一切空，一切空處合元宗。如如莫作身邊見，法界無他一性同。

即是如來大圓覺，切忌將心重卜度。鳥窠拈起布毛吹，未透玄津休摸[打-丁+索]。

決定說，表真僧，處處和光勿自能。有時鼻孔撩天笑，箇箇眾生目患盲。

有人不肯任情徵，大地山河發問情，一指頭端無兩樣，普天帀地一時明。

直截根源佛所印，三界虛生失性命。印泥印水印虛空，盲參佩印成心病。

摘葉尋枝我不能，和根抜出示眾生，只這菩提本無樹，撩天暎岳碧層層。

摩尼珠，人不識，師祖隨聲心未息。南泉虛設一輪光，千古萬古空相憶。

如來藏裏親収得，隨時影現青黃白，珠體元無一色同，無端也被溈山索。

六般神通空不空，眼耳鼻舌身同。無皮鼓子教誰打，古今分付與雷公。

一顆圓光色非色，記劍何勞舟上刻。色即是空空不空，取相凡夫當面隔。

淨五眼，得五力，五通曾告瞿曇覓。證知見覺不相干，因邪打正連天碧。

唯證乃知難可測，莫逐文章名利客。聰明不敵死生關，五蘊皆空何苦厄。

鏡裏看形見不難，徒勞渡水與登山。演若達多頭不失，狂怖自歇快平生。

水中捉月爭拈得，渠應不苟諸顏色。吳道僧繇畫不成，癡猿徹夜空拏搦。

常獨行，常獨步，步步不離佛國土，不曾見有一眾生，皆入無餘涅槃戶。

達者同遊涅槃路，箇箇無衫并沒袴。一燈相續百千燈，傳燈錄上名無數。

調古神清風自高，忘榮傲世性堅牢。示一往還無箇事，見人搖手莫忉忉。

貌頷骨剛人不顧，唯駕一乘稱廣度。誰人肯上此蓮舟，獨暢清風明月賦。

窮釋子，口稱貧，雪曲高歌和沒人。往來問道無言說，月在青天水在。

實是身貧道不貧，七斤衫裏不容針。搖頭只許無心得，入水元來不動氷。

貧則身常披縷褐，教化眾生求解脫。眾生愈把綵紅纏，見我如斯嗔咄咄。

道則心藏無價珍，十方諸佛我同身。一切諸法皆無相，萬法無非是我心。

無價珍，用無盡，剎剎塵塵光迥迥。超騰今古絕形名，四七二三宗慧命。

利物應機終不悋，毗耶假說眾生病。眾生了病即通光，領取舊持元本柄。

三身四智體中圓，猶說三千及大千。八萬法門從此出，咄哉王子去求仙。

八解六通心地印，晃晃恢恢非遠近。六通八解者全彰，念彼勞生提後進。

上士一決一切了，十二時中常皎皎。擲劍揮空大丈夫，回頭自覺無邊表。

中下多聞多不信，文章學解增心病。閻公未肯便饒伊，碓搗磨磨終不靜。

但自懷中解垢衣，威音王佛汝須知。已前妙得猶為二，何況今時說是非。

誰能向外誇精進，五千退席聞無信。我寧速入於涅槃，莫教墮落聲聞性。

從他謗，任他非，體若虛空物物齊。無異孩童爭瓦礫，更加黃葉止伊啼。

把火燒天徒自疲，堅持十力助他非。煩惱息時全體是，速令直下發菩提。

我聞恰似飲甘露，非自非他誰作做。累生未了此真身，致使同他入夢戶。

銷融頓入不思議，子細推詳我不是。無相光中古佛傳，盡被真空穿却鼻。

觀惡言，是功德，妙明豈假旃檀刻？一言一喝徹圓音，不用耳聞須得得。

此即成吾善知識，道有說無真利益。眉下縱橫放白光，不動分身千百億。

不因訕謗起冤親，斬却猫兒不作聲，尤賴趙州収得橛，艸鞋搭腦笑忻忻。

何表無生慈忍力？洞庭撞倒虛空喫。不留絲髮與人知，摩訶般若波羅蜜。

宗亦通，說亦通，兩處由來劍刃鋒。八還要義漫天訣，七處徵心理一同。

定慧圓明不滯空，黃幡直下起清風。當時不得印宗老，盧能有過且無功。

非但我今獨達了，萬古宗心應不少。皆從非相入無餘，未離形名終莫曉。

河沙諸佛體皆同，如今端坐大雄峰，森羅萬象無藏隱，元來只在一塵中。

師子吼，無畏說，巍巍不動威光攝，十方法界現全身，且無伴侶相交涉。

百獸聞之皆腦裂，穿山透石魔群折。夜來依舊卓長空，飽清風，漱明月。

香象奔波失却威，木女來呼叫阿誰？普賢露地空彈指，一場敗闕少人知。

天龍寂聽生欣悅，來散仙花巖畔列。解空沒量道無能，動地雨華重漏泄。

游江海，涉山川，披雲帶雨足連天。道得亦來叉下死，三千里外為君傳。

尋師訪道為參禪，先將鼻孔與人穿，大喝一聲三日困，塵毛猶掛曲牀邊。

自從認得曹溪路，鳥道征空步坦途。攫霧拏雲風亦怕，降魔事畢念蘇盧。

了知生死不相關，却把虛空作皷鞔。打者甚多聞者少，禾山老漢實無端。

行亦禪，坐亦禪，面壁淹淹過九年。失錢遭罪神光駭，分皮分髓過西天。

語默動靜體安然，謝三拋下釣魚船。剛道參方不出嶺，癡人猶尚走如烟。

縱遇鋒刀常坦坦，只因得隻金剛眼。一相光中無二形，劫火洞然無退返。

假饒毒藥也閑閑，一吸西江尚不難。達磨曾經無損缺，後遺隻履葬熊。

我師得見然燈佛，歷劫有為從此沒。心心相印了無生，為君幾下蒼龍窟。

多劫曾為忍辱仙，未曾頓悟此心源。遭人活剝如斯苦，學者當同救腦然。

幾迴生，幾迴死，汩沒海中如泡子。猛風擊浪了無休，風靜源平非我所。

生死悠悠無定止，改頭換面嗔復喜。何如識取本來人，只這喜嗔全是你。

自從頓悟了無生，動寂無非共佛行。人問正因無可表，揚眉之外更無能。

於諸榮辱何憂喜？金輪寶位瞿曇棄，舍艸負金永不窮，大地生靈扶不起。

入深山，住蘭若，離色離聲無晝夜。撞鐘擊皷不知鳴，地轉天回全不怕。

岑崟幽邃長松下，月朗風高寒溜瀉。潺潺古韻實希奇，賣向人前誰著價。

優游靜坐野僧家，嬾出廛中露爪牙，莫恠道人無可有，清風橫點白雲茶。

閒寂安居實瀟洒，拄杖撐天猶嬾把，興雲布雨濟含生，試問乾坤誰渴者？

覺即了，不施功，遶旋三帀叩盧公。雖留一宿非他得，自己靈光本廓通。

一切有為法不同，百鍊精金勝赤銅。自持自用應無盡，濟老憐貧透日紅。

住相布施生天福，不用鑽龜并買卜。分毫不賺自家修，如影隨形皆具足。

猶如仰箭射虛空，力盡無功到底空。如何得似三平老，聊聞看箭劈開胸。

勢力盡，箭還墜，依前六道無回避。升沉不離法身中，自是頑癡無智慧。

招得來生不如意，得少為多兒子戲。廣大門庭不肯游，銜鐵拖犁泥裏睡。

爭似無為實相門，朝歌暮拍整乾坤。東邊打著西邊響，到頭只用一光吞。

一超直入如來地，自是眾生不了利。行住坐臥總皆真，逐末興心成執滯。

但得本，莫愁末，遠遠尋師多賺脫。君子務本道須生，不用牽麻并拽葛。

如淨瑠璃含寶月，昔時未悟今皆徹。只有此心更沒心，不覽邪師文字訣。

我今解此如意珠，貧兒衣裏爍光輝。行行到處不曾失，再逢親友始無疑。

自利利佗終不竭，一華五葉[木*　]分別。森羅萬象影居中，自古至今無漏泄。

江月照，松風吹，不是渠儂更是誰。參禪學道波波走，豈知自有顆明珠。

永夜清霄何所為，遼天寶月共相輝。泥牛入海無消息，一聲木馬大陽隨。

佛性戒珠心地印，婬坊酒肆光迥迥，寶壽見佗打一拳，從斯脫却勞生病。

霧露雲霞體上衣，何必緣塵百衲披？太庾嶺頭拈不起，盧公冷笑秀公癡。

降龍鉢，解虎錫，也是如來隨事立，顯權就實化眾生，究竟皆從定慧出。

兩鈷金鐶鳴歷歷，大似簷頭雨滴滴。試問參方什麼聲，迷心未達菩提力。

不是標形虛事持，釋迦老子要人知。拈來放去非佗物，運水搬柴事事宜。

如來寶杖親蹤跡，莫比世間閑戲劇。有時喚作沒絃琴，忽然又道無孔。

不求真，不斷妄，自古迄今無兩樣。真妄猶如六月霜，杲日炎天唯妙相。

了知二法空無相，泥塑金裝為佛像。日日香華夜夜燈，誰知在一毛頭上。

無相無空無不空，拈槌竪拂警盲聾。解道狗子無佛性，焉知全體與空同。

即是如來真實相，鬧市卓牌標榜樣。子湖狗子咬三關，未透玄機招業障。

心鏡明，鑑無礙，十方剎土無邊背。打破鏡來相見伊，祇這圓光會不會。

廓然瑩徹周沙界，言語難詮無可解。別傳一句了非言，妙契圓通觀自在。

萬象森羅影現中，無頭無尾耀玲瓏。常光運運從何起，始覺渾身赤撻。

一顆圓光非內外，鎮海明珠今尚在。仰山不敢自埋藏，問著靈知常不昧。

豁達空，撥因果，不著片衣愛向火。見他富貴使嗔嫌，業海深深何處。

莽莽蕩蕩招殃禍，佛寶金輪翻鐵磨，十波羅蜜變洋銅，飽喫多餐應不餓。

棄有著空病亦然，却將陰入定安禪。阿賴耶識崑崙藏，萬劫頑癡被業纏。

還如避溺而投火，兩處未明令法墮，速須親近正知人，如常處此菩提座。

舍妄心，取真理，猛火聚中求冷水。勝熱婆羅請上山，須臾便入三摩底。

取舍之心成巧偽，夜枕髑髏渾說寐。與他南面樂非輕，不知自己無心地。

學人不了用修行，只應步步踏陰坑。大光普照盲無識，非時不共野狐爭。

深成認賊將為子，可惜祖宗田共土。如今敗缺卒難収，浪死虛生長劫苦。

損法財，滅功德，寧作常貧岐路客。身雖能觸不能知，只為前因無準則。

莫不由斯心意識，三尸六賊空相逼。一似龜毛縛猛風，凡夫不體無消息。

是以禪門了却心，心心心外別無心。如今只是舊時底，不換源機放曠吟。

頓入無生知見力，不問晴乾并雨濕。逢場作戲弄心花，彼自紛紛非我急。

大丈夫，秉慧劍，一掃邪魔如掣電。金剛三昧獨威雄，不是觀音誰得見。

般若鋒兮金剛燄，無說無聞非頓漸。倚天長放白毫光，祈雨祈晴無不驗。

非但空摧外道心，人天歸仰至今。求男乞女頭頭應，動樂歌歡用我聲。

早曾落却天魔膽，添不添兮減不減。凍死不著賤人裩，餓死不喫鬚邊糝。

震法雷，擊法鼓，針鋒剔發千鈞弩。大地山河失却威，獨坐雄峰孤眼普。

布慈雲兮洒甘露，潤物沛生無伴侶。廬陵米價沒人酬，窈窕冥冥自相許。

龍象蹴踏潤無邊，騰雲駕霧謁諸天。帝釋驚惶無處避，尋光燭理扣金仙。

三乘五性皆醒悟，方知自有珍珠庫。臨時分付與兒孫，不勞更倚佗門戶。

雪山肥膩更無雜，純一摩尼相間夾。珍珠寶網影重重，頂禮歸依無縫塔。

純出醍醐我常納，露地中兒標白法，潦倒溈山獨自騎，暫借鶯歌胡蝶拍。

一性圓通一切性，觀君莫犯西天令。至道無難嫌簡擇，杜口毗耶元不證。

一法遍含一切法，風飄飄兮雨颯颯。一聲漁笛晃春光，浪打孤舟聲自拍。

一月普現一切水，四處分舟同一體。多中一了一中多，莫學癡猿撈沼底。

一切水月一月攝，翳眼盲夫胡指決。都盧只這一心光，年年來叫桃花月。

諸佛法身入我性，狀似千燈含一鏡。重重無盡意重重，絕待靈明無可證。

我性同共如來合，莫恠山僧情義薄。與君相見不相知，自脫方能解彼縛。

一切具足一切地，凡夫不了爭名利。名利何曾得到頭，空能夜壑勞關閉。

非色非心非行業，休指黃花并綠葉。說時似有證時無，從此家邦大安貼。

彈指圓成八萬門，有無無有豈堪論？假設千經并萬論，直應迦葉不聞聞。

剎那滅却三祇劫，更無絲髮相交涉。無名天地亦非先，有名萬物光重疊。

一切數句非數句□，你玄言并好注。靈明烜赫塞虛空，不住色聲光布施。

與吾靈覺何交涉，雲門有客三機接。語論千春不昧真，深明此性無時劫。

不可毀，不可讚，邇古迄今光燦爛。鎮州蘿蔔大三斤，桶裏水兮鉢裏飯。

體若虛空勿涯岸，通身是口說得半。三種病人也會醫，燈籠露柱常相伴。

不離當處常湛然，神光也不往西天。德山話墮龍潭笑，忍氣吞聲更不言。

覓即知君不可見，穿過髑髏無不遍。舉頭鷂子過新羅，失却桃花秋月面。

取不得，舍不得，自是眼盲心裏黑。居大洋海口焦乾，兩手問人覓水。

不可得中祇麼得，更無魔黨相欺嚇。狂怖自歇即菩提，真淨妙明無間隔。

默時說，說時默，佛祖妙機無法則。除非親到此門中，棒頭取正參方客。

大施門開無擁塞，何須遠劫方修得。只要無心直下休，一顆圓光非異色。

有人問我解何宗，只堪搖手報伊聾。靈利衲僧須瞥地，何勞更說五家宗。

報道摩訶般若力，是境是心全不識。凌雲謾道見桃花，月面依然言不及。

或是或非人不識，是非不到休疑憶。他真不若自家真，推倒繩牀何損益。

逆行順行天莫測，鄧隱峰破禪規則。叢林動念幾千般，倒立歸真誰勝得？

吾早曾經多劫修，大通智勝本因周，因何佛法不現前，為伊不薦混迷流。

不是等閑相誑惑，一失人身難再得。善根微細惡因多，地獄阿鼻無間隔。

建法幢，立宗旨，語默風雲處處是。莫言止道有曹溪，失汝元常何益利。

明明佛勑曹溪是，曹溪一滴周天備。法海澄清潤古今，飛空著地誰知貴。

第一迦葉首傳燈，百萬人天聳耳聽，金色頭陀聞不會，拈花起處笑尖新。

二十八代西天記，祖祖相傳無別智。唐朝八定四空禪，有為不達真空位。

歷江海，入此土，萬水千山同一路。來時無物去時空，稽首牟尼悉加護。

菩提達磨為初祖，梁王未契如聾瞽，廓然無聖尚求名，拂袖魏邦無處所。

六代傳衣天下聞，參禪學道紛紛。爭似丹霞燒木佛，傍觀赤爛墮幽昏。

後人得道何窮數，萬別千差同此路。成人者少敗人多，達理契經無作做。

真不立，妄本空，勸君賊過莫施弓。越古超今無可有，纖毫窒礙不能通。

有無俱遣不空空，空本無空針不容。阿彌陀佛真金色，相好無邊我等同。

二十空門元不著，三乘五教都拈却。指頭消息甚分明，病瘉何須重點藥。

一性如來體自同，聲聞執相有西東。忽然撞出來時路，九萬鵬程頃刻通。

心是根，法是塵，根塵覩對轉迷情。以火救火方為妙，燒却從前業識心。

兩種猶如鏡上痕，直達取嶺南能。便顯秀公無跳脫，徒勞四句語言爭。

痕垢盡除光始現，照見不似娘生面。無頭無尾一般般，千眼大悲也不見。

心法雙忘性即真，夜來夢見一天星。南曹北斗無藏隱，箇箇含光暎法身。

嗟末法，惡時世，心若利刀稱善慧，却來林下鬧喧天，反謗初師全不是。

眾生薄福難調制，度日爭名□覓利。千萬之中沒一人，且道乘誰光出世。

去聖遠兮邪見深，祖師肚裏覓知音。兩箇禪僧相借問，舊時佛法不如今。

魔強法弱多怨害，跋足頭陀頂盖。舍身求雨赤天晴，凡情見此生輕退。

聞說如來頓教門，便將毒藥與他吞，老胡被折當門齒，任彼魔多體自存。

恨不滅除令瓦碎，百計千方來逞恠。熙怡端坐古峰頭，設若歸依還自拜。

依在心，殃在身，汝身非與我同真。臭爛腥臊無用處，識神沈劫墮迷津。

不須怨訴更尤人，動是洋銅鐵汁淋。更入火輪并剉碓，牛頭獄卒臠肝心。

欲得不招無間業，對境無心心自歇。何須苦苦外馳求，靈光獨耀如明月。

莫謗如來正法輪，我師累劫究方成。然燈王佛親傳受，後代兒孫萬莫輕。

旃檀林，無雜樹，庭前栢子非相戲。小中用大一時平，大中用小無邊際。

鬱密森沉師子住，野干狐狗難逃駐。橫吞碧漢體堂堂，無位真人何處去。

境靜林閒獨自遊，端威無動體皆周。元來不管他人事，任彼橋流水不流。

走獸飛禽皆遠去，知道本來無住處。空無鳥跡地無蹤，碧眼胡僧面壁覷。

獅子兒，眾隨後，何異趁麞諸獵狗？掛角羚羊何處尋？莫教回首連天吼。

三歲便能大哮吼，文殊也道難征鬪。遑遑權託罽賓牽，如今脫體無人守。

若是野干逐法王，未曾舉步早郎當。貴價精神賤價用，渠露全身汝急忙。

百年妖恠虐開口，五伯生親狐兔走。百丈峰前一句新，不昧光中猶未了。

圓頓教，沒人情，集雲峰下四藤根，天下大禪誰識得？荒茅野地少人耕。

有疑不決直須爭，強把磚磨馬祖前，牛行不在車心打，當時鼻孔廓遼天。

不是山僧逞人我，此事元來無兩箇。教詮十八不共法，共不共時是什麼？

修行恐落斷常坑，說有說無只管爭。教體未全言句落，意識心隨聲色行。

非不非，是不是，是非不入三摩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

差之毫釐失千里，掣電之機休擬議。不在低頭與別思，普光即是無師智。

是則龍女頓成佛，一顆明珠非外物。南方無垢息光，親見靈山分皂白。

非則善星生陷墜，廣說不明宗正理。名聞利養接群機，業滿生沉無間底。

吾早年來積學問，衝風冒雨多迷悶。一到曹溪更不疑，方知往昔虛勞頓。

亦曾討疏尋經論，永夜清霄習見聞。只道多聞便是真，誰知萬法皆方寸。

分別名相不知休，陽燄空花豈可求。龍舟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入海筭沙徒自困，無本隨商過海門，眼覩千珍并萬寶，歸來不得一文分。

却被如來苦訶責，爾我真心何間隔。貪忙只欲外邊尋，直至如今連眼塞。

數佗珍寶有何益，倚門傍戶癡心急。被伊輕賤且無言，衣裏明珠猶未識。

從來蹭蹬覺虛行，不辭山遠與深坑。一擔須彌難放下，愛觀峰頂秀崚嶒。

多年枉作風塵客，不問東西與南北。只應好住便安身，聞舉汝身心似墨。

種性邪，錯知解，不體玄機持五戒。行行坐坐執空觀，見境見塵增鬼恠。

不達如來圓頓制，丈六金身即我是。離知名相更無知，日夜燒香空自禮。

二乘精進勿道心，南宗北祖亂紛紜。雖是善因招惡果，幾時解得見天真。

外道聰明無智慧，養生只欲貪名利。燒丹鍊藥學神仙，有為不了終歸墜。

亦愚癡，亦小騃，五百三百成團塊。太公發願乳香燒，蛇行鼠步終須壞。

空拳指上生實解，巡行數墨看經快。圓蟾光體指俱迷，枉入三途虛受辠。

執指為月枉施功，一處明時兩處通。月形兼指無交涉，十方剎海性含融。

根境法中虛揑惹，見說是師便禮拜。汝從甚處到其間，且作街坊兼化菜。

不見一法即如來，萬機頓絕笑咍咍。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開。

方得名為觀自在，豁達靈光非內外。野橋村店混塵流，乞我一文充布袋。

了即業障本來空，兔角主丈擊狂風。龜毛索子穿雲鼻，理會乾坤空不空。

未了還須償宿債，這箇冤家何日解。得休休去且休休，莫入佗家饒了賣。

飢逢王膳不能餐，百品千般耀目間。將謂君家親用底，誰知益我自生難。

病遇醫王爭得瘥，盧醫體貌殊嚴恆。我見堂堂心膽驚，不領仙丹從此壞。

在欲行禪知見力，活計千般全不識。十波羅蜜鎮長存，龐公老漢通消息。

火裡生蓮終不壞，念念勞生不自在。彼既丈夫我亦然，舍短從長無罣礙。

勇施犯重悟無生，挑起三衣即便行。逢人指出無心物，當下迴光似不曾。

早時成佛于今在，缾傾不出周沙界，妙音遐暢廣宣揚，念者念兮拜者拜。

獅子吼，無畏說，直言恰似翻成拙。問渠何處住居家，遙指前坡無處訣。

深嗟懞懂頑皮靼，只道無人來剔撥。我今年少或龍鍾，胡亂度生管广撻。

祇知犯重障菩提，彼者堪修我不宜。龍女化身來警世，畜生驢馬我同伊。

不見如來開祕訣，過現未來冤重疊。罪性如空法亦然，罪法俱忘心瑩徹。

有二比丘犯婬殺，自嗟自怨無覺察，遠棲林野望成真，自業茫茫誰擺脫？

波離螢光增罪結，却把小乘文句說。疑心到此轉懷惶，莫恆經非人自拙。

維摩大士頓除疑，離四句兮絕百非。實相門中非我所，一輪心月鎮光輝。

猶如赫日消霜雪，逡巡業海皆枯竭。露出毗盧體不分，別無藝解堪施設。

不思議，解脫力，不是思量心外得。一句當天八萬門，野橋金柳依依色。

妙用恒沙也無極，豈悋參方來問詰。何勞舉指與言詮，杖頭一眼明如日。

四事供養敢辭勞，自有摩尼價最高。任君寶滿三千界，性無利益漫豐豪。

萬兩黃金也消得，道人有甚相交涉。家中祖代沒分文，廣度河沙三界客。

粉骨碎身未足酬，念渠多劫力勤修。如今分付無人要，放體閑眠百草頭。

一句了然超百億，如如不動纖毫力。普眼當觀如□□，春晴曉霧連天碧。

法中王，最高勝，一微塵裡光無盡，無邊身相入微塵，轉大法輪常普應。

河沙如來同共證，光光相徹無餘剩，各申右手摩其頂，龍天萬億咸歸命。

我今解此如意珠，不論貧富灌頭舒。出沒往來無欠缺，四生六道入無餘。

信受之者皆相應，不落有無凡與聖。八面清風宇宙寬，日月從他渾自性。

了了見，無一物，唯有天真一如佛。普賢腹裏接觀音，善財稽首稱奇特。

亦無人，亦無佛，廣大樓臺彌勒宅。豁開門戶接群生，一念無心全用得。

大千沙界海中漚，何必春風更點頭。雪夜一枝渾漏泄，速傳驛馬進王侯。

一切賢聖如電拂，智尊不動瑠璃色。紫金光聚沒遮欄，說甚寒山并拾得。

假使鐵輪頂上旋，萬里神光體自然。邪魔似雪飛湯裏，安能驚動老婆禪。

定慧圓明終不失，天迴地轉光澄寂。却火洞然轉轉新，箇事如如誰委悉。

日可冷，月可熱，凡夫倒用成磨滅。大道圓明一性通，春夏秋冬誰辨別。

眾魔不能壞真說，真說無言光廓徹。包含萬有不曾生，天地亡鋒并結舌。

象駕崢嶸謾進途，氣冲牛斗耀昏衢。日月失光誰敢顧，萬邪氷爍絕名模。

誰見螳螂能拒轍，螢虫七夕吞明月。織女心寬不作聲，牽牛一棒和空折。

大象不遊於兔徑，針鋒頭上禮觀音。百尺竿頭猶進步，十方沙界現全身。

大悟不拘於小節，猛燄爐中撈霰雪。石頭垂足示長髭，修行有甚相交涉。

莫將管見謗蒼蒼，井底蛙牛逞巨江。乾坤大地一隻眼，用來還似一毫芒。

未了吾今為君決，一字不留無可說。耀古騰今徹底輝，不離當體常光潔。

普菴歌

祇箇普菴純寶貝，妙慧莊嚴真暢快，無門為戶到人稀，萬里神光圓頂盖。非相身，無不在，體露堂堂聲色外，世間夢幻曷能隨，超出世間那肯愛。絕意識，無眼界，淨名臥疾矍曇解，指權就實度眾生，勿謂古賢來捏恠。悟普菴，本無壞，空劫有窮渠自在，四生六道豈相干，物我兼忘心唯最。無有無，內非內，海印發光誰敢對，森羅萬象普菴收，絕待靈明全體會。忘能所，勿知解，瓦礫真金誰敢買，若還不是老胡來，覿面難逢輪劫肯。雪齊腰，求教誨，得旨忘言轉不退，百鍊金剛無孔鎚，要斷龜毛兔角罪。如意珠，我今解，剎剎塵塵鋪障昧，一毫端量大千輝，爍破無明生死袋。

顯元歌

不識本家元寶貝，汩沒緣塵生死快。阿賴耶識藏無明，十八界纏縕網盖。貪嗔癡，常在在，心鏡空花分內外。不知四大假成軀，妄執六塵增渴愛。迷此心，有三界，大地茫茫誰曉解。依師戒定學看經，聞通真空即生恠。世間物，無不壞，唯獨法身鎮長在。毛吞巨海有誰知，芥納須彌實奇最。本無外，亦非內，心法無形無可對。

假施七寶滿三千，道眼未開心不會。莫說知，休談解，自驪珠不著買。用無盡處示眾生，識不破人還□□。聽語言，為教誨，不脫聲聞生進退。剎那一念入魔群，萬劫虛招無間罪。本無傳，莫求解，祇這靈光終不昧。大無邊表細無塵，圓覺一輪如意袋。

摩尼歌

一顆摩尼非玉貝，不動隨機方便快。無邊無表實先天，亘古迄今無覆盖。六和同，心不在，放蕩汪洋塵世外。箇中無可表真如，不滅不生誰不愛。卓頑空，立世界，非界非空有誰解。返己迴觀一物無，光大圓融含百恠。珠體堅，百恠壞，幻化元空靈本在。三十年看水牯牛，祇箇為山實奇最。華林子，通非內，蹋倒淨缾絕待對。天上天下獨玄靈，直至如今少人會。老南泉，逞見解，提起猫兒人不買。一刀兩斷不曾分，主伴重重元不背。了非言，聞妙海，鑽火逢烟莫放退。忽然杲日爍氷霜，不立微塵誰受罪。天網恢，非結解，遍布彌漫這三昧。堪笑衡陽沒量人，彌勒光中拖布袋。

十二時歌

誌公大士遺十二時歌，警二乘著相馳求，提沉空滯寂不了。普菴老人於斯誠言，百帀千迴，絕妙在無言之說，得意成無盡之意，往往玄通，斯人鮮矣哉。誠既夢覽之為美，不妨寐語續其宗，須還鼻孔遼天底，點首知空與我同。志歌曰：

平旦寅，鷄鳴犬吠足圓音。祇這圓音無二聽，何勞妄想別求真。擊鍾皷，了無聲，了本無聲真好聽。聲舘無體門前客，體合聲空箇裏人。

日出卯，齋粥無心覺飽。鉢盂洗了自閑閑，方信趙州機便巧。師子兒，金牙爪，驚殺百年老虎豹。揑恠文殊劈腦騎，二乘皆道莊嚴好。

食時辰，金牛作舞笑忻忻，漆桶漆桶喫來參，方？誰識老婆心？佛祖意，只如今，且無自己及他人，雪峰指作一面鏡，輪劫獼猴佩苦辛。

禺中巳，報君學道無門戶。佛語諸經標此心，此心現時寂滅度。本無迷，曷有悟，真我非身誰作做。貪嗔癡愛屬眾生，達者無非涅槃路。

日南午，大地元來沒寸土，天上天下獨為尊，耀目連睛無可覩。石鞏癡，逢馬祖，自己如空誰射弩？三平了道劈開胸，不拄箭鋒徒自苦。

日昳未，擔板玄沙愛鱉鼻。喪身失命幾多人，張口送睛何處避。不通宗，渾寐語，業識茫茫無本據。盲參不體弄虵人，常被弄蛇穿却鼻。

晡時申，衙皷鼕鼕妙意新。括地該天人不會，如飄野馬入迷津。不取相，勿踈親，露體堂堂絕翳塵。屠兒一念無諸業，龍女逡巡作佛身。

日入酉，萬戶千家無別有。相呼相喚去還來，誰識一身非妍醜。也無頭，也無手，劫火洞然渠不朽。猪羊牛馬化為真，毫髮不留無可守。

黃昏戌，更點分明黑如漆。一道常光絕世倫，來往不通金密積。知不知，識不識，自古至今非外覓。木女清宵何所為，混月閑吹無孔笛。

人定亥，墜石癡人猶擣碓。忽然舂出古菱花，照地照天無向背。今時人，會不會，未了先須除渴愛。情忘想盡至無依，體若虛空非內外。

夜半子，萬事無心誰到此。一毛頭上了徧圓，永劫不遭邪魅使。昇高臺，撾大皷，努目搖頭如老虎。猪羊咬盡更傷人，自己不真長劫苦。

鷄鳴丑，飛空著地波波走。演若達多再得頭，依前不換舊時首。無不無，有不有，有無不到休開口。拈槌竪拂有誰知，逐跡尋臊真獵狗。

頌石頭和尚草菴歌

石頭和尚草菴歌，試問參方會也麼？千萬莫將茅瓦比，離鈎三寸綽清波。

吾結艸菴無寶貝，日劫相陪誰曉會？只緣窮子不歸家，未免出頭來揑恠。

飯了從容圖睡快，杲日麗天無可曬。薄[利-禾+((白-日+田)/廾)]輕霧沒虛空，飽塞虛空全不奈。

成時初見茅艸新，權披百衲強看經，賴得藥山重決破，別傳一句醒人心。

破後還將茅艸盖，雨過風吹無罣礙，垢衣那肯便拋遺？切恐眾生難理會。

住菴人，體露堂堂非故新。毫髮有差魔道種，一塵不立妙通真。

鎮長在，不是坐禪并禮拜。實相元來豈用修，越古超今含法界。

不屬中間與內外，獨臥孤峰誰作對？龍天百萬有誰知？金色頭陀笑裏會。

世人住處我不住，布施生天終陷墜。靈光獨耀更無餘，未達凡夫開眼睡。

世人愛處我不愛，樂是苦因宜早退。六道四生何日休，唯大丈夫能氣槩。

菴雖小，寂寂寥寥勿邊表。於中獨有一天真，透色融聲常皎皎。

含法界，大地須彌藏一芥。外道聲聞永不傳，究竟不如心自解。

方丈老人相體解，一默全包無小大。曼殊贊歎實希奇，問疾不任知自敗。

上乘菩薩信無疑，為法忘軀世所希。粉骨碎身應未報，聲聞小果卒難知。

中下聞之必生恠，泥有著無生死快。改頭換面者還來，歷劫茫茫虛受辠。

問此菴，有誰直下肯承當。不假良材并巧匠，重重帝網妙嚴莊。

壞不壞，百鍊金剛充法界。微塵不立似虛空，始得名為觀自在。

壞與不壞主元在，得未拳拳應不昧。婬坊酒肆轉光明，絕類離倫何窒礙。

不居南北與東西，萬法無生何所疑。巖樹庭莎標妙相，猿啼鵲噪應真機。

基址堅牢以為最，百億輪鎚擊不開，定慧圓明非我所，方知達磨不曾來。

青松下。珊珊遍地誰知價。無限聰明只道空。問說真空沒命怕。

明牕內，晃晃絕塵無覆艸，指作菩提却不真，白頂門開全領會。

玉殿瓊樓未為對，引慈眾生增渴愛，放出溈山水牯牛，[火*熒][火*熒]露地難遮盖。

衲被蒙頭萬事休，九年面壁為迷流。神光斷臂何希有，薩埵投崖飼虎求。

此時山僧都不會，猶若太虛無內外。臨時應化即非真，取馳求還自背。

住此菴，不曾焚爇有為香。終日示君君不見，更無餘事可思量。

休作解，眾妙玄玄無管帶。文殊仗劍逼如來，五百聲聞心豁解。

誰誇鋪席圖人買，不用文章兼學解。打破虛空歸去來，離世界兮入法界。

回光返照便歸來，鼻孔遼天眼豁開，元來佛法無多子，連[祝/土]三拳打自獃。

廓達靈根非向背，不關南岳與天台。父母未生前一著，香嚴擊竹始迷開。

遇祖師，不契玄機道愈疎。靈知不是目前法，目前無法可名模。

親訓誨，鈍斧開山百雜碎。不求諸聖入玄宗，雪點紅爐方稱對。

結艸為菴莫生退，百鳥銜花也不來，花開還被風吹落，不得春風花不開。

百年拋却任縱橫，隻履西歸表不生。來往本無常湛寂，心心相印號傳燈。

擺手便行且無罪，汝等參方莫錯會，千古萬古一光明，不動遍周塵剎海。

千種言，修多羅教沒蹄筌。魚兔得時非在說，商人到岸不須船。

萬般解，筆寫石鐫處處賣。不將一字與人依，露迥迥兮赤灑灑。

只要教君長不昧，觸目無邊無對待。行住坐臥是誰來，提却蔓菁覓菘菜。

欲識菴中不死人，幾迴昏暗又天明。明暗不來渠不動，周天匝地等空平。

豈離而今這皮袋，心法無形如大海。汪洋不宿死屍骸，萬古騰輝無變改。

活人歌

大聖靈驗普菴圓，廣施含靈遇有緣。信心清淨通靈感，萬病俱銷釋業愆。文殊體，用普賢，活人歌裏現金仙。藥王藥上非他術，扁鵲孫真共一言。分三服，淨水煎，莫將血味污心田。萬物有形皆我體，但行慈德解讎冤。內無想，外無緣，何必神方肘後傳。身心本是金剛體，不解觀心被業纏。藥病銷，心月圓，信時佛豈獨西天。在在處處人皆有，世間無比這靈源。除皋垢，脫百冤，解使昏□朗義天。信知非我誰為病，大士維摩笑裏眠。眾生病，我不顛，體沒眾生我病痊。不二法門誰敢道，金毛師子露身全。速投藥，解塵緣，莫學群迷眼似聖。隨機應感非難易，信手拈來不用錢。

洪鍾歌(因李昭文施財鑄鐘作)

昭文昭文施一鍾，懸空隨叩警盲聾。圓音不斷周沙界，純體金剛空不空。雖含響，擊即通，十方諸佛應聲中。天龍八部生忻悅，外道

魔軍失却蹤。此圓器，大神功，上祝皇王壽不窮。日月長輝邦國靜，臣忠子孝續堯風。昏者醒，愚者聰，民歌鼓腹意和濃。地水火風同一性，剎塵無間體含融。包聲，印頑空，鳥樹巖巒風月同。秦時何必驅山鐸，大振金鈴總脫空。時節至，自相逢，肯信無心達本宗。和同一族輸金玉，回向南泉鑄此鍾。黃昏裏，五更中，下下無空徹底通。近祖遠宗迷識解，聞歸淨土禮金容。涅槃侶，契心同，箇箇全音讚此功。顯理揚真無二聽，含靈蠢動一時通。受者法，施者空，且無地獄與洋銅。孝子順孫光遠慶，昭文千古振家風。

開鍾示眾法語

總中有別異中同，成壞非干這一鍾，收拾油鐺并火鏊，圓鎔法器隮盲聾。(以手指鍾，云：)大眾還識此物麼？(良久，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要得真實見解麼？這箇不從天降地降，亦非妄想發生，孤標越劫不曾生，獨卓超功不曾滅，夢見眾生背覺，不免敗缺一場，拈黃葉而止孩啼，立假名而標佛性，會萬物成己而不著諸緣，用大冶一烹而鑄成全體。若到這裏，且不用三乘爐鞴，又豈消十聖鉗鎚？自然一氣遍周羅，金汁融通無間阻。若遇知音之士，何須剖擊始通？真箇中未曉之人，不妨下手。善男子！無奈下手處，諸佛護持，龍居無頂而牙爪森羅，八角橫彰而金文歷落。既到這裏，不可埋藏，大家聞了莫生疑，只這無聞全自己。(遂拈鍾鎚，驀顧視大眾，云：)諸佛子！切不得錯會，各各運心諦聽。(遂擊一鎚，放下鍾鎚，云：)欲解不思議，鍾聲裏薦取。珍重。

學無學頌一十五首

嘗聞學道不依形，道不依形不離形，不離不依猶寐語，尋思寐語本天真。

休道這邊與那邊，得時何更有枯偏。有為皆是夢，夢中明白體如然。

莫向人前說是非，是非不到實希奇。假饒講得天花墜，大地山河總不知。

戴起枯髏撞眼睛，燒香設拜甚精勤，一盲引眾誰人會，賺誤世間多少人。

病在己而過在師，脫師離己悶胡蘆，從前學解皆忘却，撞頭磕腦愈心麤。

實見菩提說甚禪，大家打開過殘年。相逢道伴何言語，無價真珠不用錢。

達磨西來腦搭披，少林久坐若頑癡。如斯顯爍非今古，唐土生靈誰得知。

老盧得了不傳衣，後代兒孫切莫疑。衣法親傳兩不是，心心心印了無知。

五家宗派亂縱橫，未到玄門語默爭。誑謗自招無間業，直須全體墮深坑。

奪下生機不作聲，耳聾眼瞎妙明生。隨流只欲傳心印，豈是緣情粥飯僧。

昨夜三更日卓中，滿天星斗雨濛濛。三門佛殿相携手，要去西天路不通。

翠竹山茶暎落霞，猿啼鵲噪道誰誇。一葉墜時秋遍界，春風微動一時花。

悟人寂寂心寥廓，迷者忙忙到處錯。普觀迷悟實無因，祇這如來大圓覺。

周歲孩兒八十翁，若觀老少絕宗風。眾生世界本無有，妙在當人一性中。

十方世界口相吞，不斷圓音說普門，唯有普菴知說處，一箇窮人不著裩。

天龍巖寐語

天龍寂聽，魔族魂消，塵剎毛毫，普菴不二。為什麼開菴來至於此？是故水月空花，現形應物。若得學無學士，臨機而不著言詮；一悟普聞，妙解而豈俱聲色。老莊之言不到，佛祖之句難傳，應如是知，權名實相。實相無空無不空，將不空執尚違宗，一多無位誰分別，萬象森羅一鏡中。菴本非菴開不開，靈知自性即如來，尋源窮處烟霞伴，南嶺風光近日回。上無片瓦下無錐，被喧卜靜了無依，多求欲叩無心者，既了無心豈是非。若將色見普菴人，未免隨流不契津，千里無來同受用，縱橫妙用自家珍。莫恠渠儂不出頭，了心非相永無求，相逢誰覺夢中夢，浪靜閑乘般若舟。

頌十玄談(并序)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雖無己而無形不己，雖無功而萬化皆通。道法自然，唯靈獨用。用則非用，通則全通。若未全通，疑心未盡。心外餘絲髮，祖道豈能全。夾山聊顧存師德，絕勝華亭下水船。如今要問西來意，深知寐語落頑禪。同安大察禪師遺十玄談詩於世，嘗覩處處開彰，往往究其味者，斯人鮮矣。可謂字字透宗不留跡，言言見諦以無私。同世迴潤之言談，入俗轉機之撮要。不遺平側，韻對無枯。文章不立，事理皆無。十題豈似於世間，紙墨不傳於耳目。除非見解，可覽金章。多學強聞，伊渠無間者，方信普菴老人

寐語非虛，唯心自肯。今於一句之下，加頌之三。今古混融，成八十首。頌既已畢，猶恐學者未察，於題二十字為十法界三因，八十句為八解脫之藥。病因藥瘥，敢問其方。救未來之眾生，起河沙之妙慧。是故先題而後誦，從本而顯末。本末雙彰，唯其察禪師也。普菴向頭上安頭，須還知之。不知者，即道如如頌題。

心心非不心，未得印時生死侵。除非一搭無纖翳，六道皆標我相形。　心印也。

祖祖如鍾鼓未擊，有意周天普。虛幻形聲本自無，如如不動亘今古。　祖意也。

玄，玄。不用言，機鋒相拄箭頭連。達道無機玄不滿，儱侗真如有萬千。　玄，機也。

塵塵，背覺勞生地獄因。鏡寫異形分皂白，合元一性自天真。
塵，異也。

演，演。莫執文書案上展。教人戒定慧堅牢，知見解脫堂堂顯。
演，教也。

還，還，不消下水及登山。左右逢源名實相，從斯周匝臥雲閑。
還，源也。

達，達，遍滿河沙微塵剎。本來無語似陽春，雨過花枝連夜發。
達，本也。

迴，迴，目擊心通處處開。機深體淺無人會，滿天風道我如來。
迴機也。

轉，轉，兩頭不著中心選。無位真人是阿誰？佛祖鼻孔穿成串。
轉位也。

一一，恰似太虛經鳥跡。色即是空空不空，度日長吹無孔笛。　一色也。

頌詩

心印

問君心印作何顏，影現千潭印萬山。夜靜畫樓吹玉管，聲聲相應絕遮欄。

心印何人敢授傳，無師弟子佛眾生。幾多妄想成恠覺，執境迷心拜衲僧。

歷劫坦然無異色，東西何立誰南北？若言別有一靈光，認子不真元是賊。

呼為心印早虛言，滿目真如自現前。十二時中無不應，金鬻頻道柳含烟。

雖知體自虛空性，如理深淵融一鏡。萬象森羅沒處藏，摩尼離垢常清淨。

將喻紅爐火裏蓮，精金百煆轉光鮮，居塵不染隨宜用，始覺松風解說禪。

勿謂無心云是道，龜毛兔角非堅寶。頑空作境是誰安，不體十方源浩浩。

無心猶隔一重關，滯寂沉空也大難。啼問阿娘誰是母，閑雲溪水笑潺潺。

祖意

祖意如空不是空，鵬程九萬力唯風。若非風體空何用，體得無空道自通。

靈機爭墮有無功。色空猶未達。空空空色本無權。立號無名，全體露金風。

三賢尚未明斯旨，羊鹿牛車孩子戲。數墨巡行枉用功，假立名為乾慧地。

十聖那能達此宗？要須歷劫道方通，飢寒不認燈為火，空守門前艸屋中。

透網金鱗猶滯水，識神照覺非知己。肯心鳥道即菩提，三文買竭盧陵米。

迴途石馬出紗籠，嘶起寰中雨後風。吹散暮雲孤月朗，危巒烟寺一聲鍾。

慇懃為說西來意，得意忘言真不二。昨夜三更穿市過，只聞米賤油鹽貴。

莫問西來及與東，焉知佛祖一空同。四維上下皆如是，爭奈凡愚執相容。

玄機

迢迢空劫勿能收，非相非名觸處周。罔象無心珠自現，何勞汩沒外馳求。

豈與塵機作繫留，有為何日得功周。除非無我無人見，體用全通得自由。

妙體本來無處所，超聲越色非今古。詮題不及議難思，莫恠道吾頻作舞。

通身何更有蹤由？三十年看水牯牛，鼻孔無邊難摸索，醍醐常納混春秋。

靈然一句超群象，不落聖凡無伎倆。長笑一聲烟霧寬，含虛寂照亡思想。

迥出三乘不假修，別傳一句普天収。揚眉早是相輕忽，妙得無心了便休。

撒手那邊千聖外，見知不與凡同會。高峰絕頂棹孤舟，海裏爐焚烟自在。

迴程堪作火中牛，一葉纔凋萬國秋。月朗浪平無別事，此心只在朝竿頭。

塵異

濁者自濁清自清，一輪堅白不容塵。鏡中妍醜誰分別，水月融光淨法身。

菩提煩惱等空平，色裏膠青用始精。鹽入水中尋不見，舌輕點笑欣欣。

誰言卞璧無人鑒，但辨肯心終不賺。燎却眉毛尚不知，詢岐欲往西天探。

我道驪珠到處晶，包含萬有獨明靈。同光索價遭人問，兩手張開帽帶陳。

萬法泯時全體現，大似金剛經百鍊。定光鎔爍絕纖埃，隻眼圓明何用見。

三乘分別強安名，愍念群生習氣深。寶所到時城假化，何曾動步早觀音。

丈夫自有冲天志，不著形名非與是。交徹輝光意氣濃，金毛師子真堪畏。

莫向如來行處行，一身墮落萬尋坑。人神百億扶難起，耳不聞聲目似盲。

演教

三乘次第演金言，義體周天應自連。黃葉止啼兒不叫，方知累劫困如眠。

三世如來共所宣，至今不斷少人傳。塞鴻非是人驚起，風擊蘆鳴寫碧天。

初說有空人盡執，未明理事虛勞力。念來年久轉迷情，心不負人徒面赤。

後談空有眾皆捐，字字無空透色鮮，八萬法門從此入，如今喚作老婆禪。

龍宮滿藏醫方義，藥病相當除五味，攪艸耆婆也大癡，胡言亂扳莖莖是。

鶴樹終談理未玄，口中吐露白如蓮，一花五葉親分付，只恐眾生眼著攣。

真淨界中纔一念，未離學地終須欠。今生努力絕名言，永劫不遭塵垢玷。

閻浮早已八千年，朝夕忙忙被業牽。一夢不驚塵劫苦，何如領取現光前。

達本

勿於中路事空王，鑽火還須金色光。燒却三千并世界，死中得活也無方。

策杖還須達本鄉，未曾舉足見娘娘。多時不隔如今面，子母連天笑一場。

雲水隔時君莫住，橫吞碧漢包天地。任佗物變景推遷，獨我真如全定慧。

雪山深處我非忘，百一十城印普光，彌勒樓開通線道，方知臘雪似春霜。

堪嗟去日顏如玉，常和白雲空裏宿。千迴萬匝只如然，寥寥獨唱無生曲。

却歎迴時鬢似霜，眉毛眼睫放毫光。從前無理今皆道，笑指泥途七寶裝。

撒手到家人不識，明朝更不分南北。逢場作戲弄孔魂，反指牛兒是彌勒。

更無一物獻尊堂，剔出銀盆耀雪霜。箭既離絃無退轉，洞山收悔不思量。

還源

返本還源事已差，輕羅不著外尋麻。勞慮即真猶未信，忽然解道見桃花。

本來無住不名家，唯有西乾路不賒。三度佗心通敗闕，國師猶釣死蝦蟇。

萬年松徑雪深覆，水泄不通無入路。解脫門開一步周，喃喃寐語分緇素。

一帶峰巒雲更遮，倒騎鐵馬過流沙。東西南北中央佛，共飲乾坤一椀茶。

賓主穆時全是妄，相逢迎送分堦巷。老胡不識警梁王，寶積摩尼歡喜藏。

君臣合處正中邪，名相和同體似差。一二不成三不是，八還要顯我無瑕。

還鄉曲調如何唱？蝶拍鶯歌大道場。唯有禾山解打皷，金牛作舞也尋常。

明月堂前枯梅華，太陽門下雪交加。寶樓閣裏多恠敗，達哩摩尼吽嚩吒。

迴機

涅槃城裏尚猶危，親到靈山未足奇。見佛忘知無我所，六根常動轉阿彌。

陌路相逢沒定期，蛇婆來命恠誰知？四十八人成齆鼻，急喚頑禪艸裏歸。

權掛垢衣云是佛，釋迦也似偷空賊，忽然捉敗不相饒，丹霞火裏純金色。

却裝珍御復名誰，更展琅函耀本輝。了道不除權立，一切元體是無餘。

木人夜半穿靴去，得意生身無住處。妙用難傳妄想心，知君未解通方句。

石女天明戴帽歸，一身渾著六銖衣。喃喃解說非聲舌，生得兒來叫阿姨。

萬古碧潭空界月，猿啼徹夜何曾歇。幾多孤負一輪光，唯我同輝誰辨別。

再三撈摝始方知，捉影逃形也太癡，千眼大悲分得半，維摩老漢始全提。

轉位

披毛戴角入[廓-享+墨]來，水底桃花幾度開。世界未生唯此性，任他遷變豈輪迴。

優鉢羅花火裏開，方知達磨不虛來。夜來一霎清明雨，萬卉千葩勝剪裁。

煩惱海中為雨露，窮坑變作珍珠庫，可憐不識夜明簾，打破畫餅無作做。

無明山中作雲雷，閃電霞光爍不開。霹歷一聲山嶽震，曼拏大士咲咍咍。

鑊湯爐炭吹教滅，一日三飡飽便歇。獄卒牛頭惡夜叉，同氣連枝應不別。

劍樹刀山喝使摧，十波羅蜜印靈臺。光輪無盡奚邊表，不是貪嗔根得來。

金鎖玄關留不住，穿雲透石充寰宇。四時不語信寥寥，萬劫超然希伴侶。

行於異路且輪迴，百億分身撥不開。地獄天堂非別有，相呼相喚隱天台。

一色

枯木巖前差路多，不行鳥道轉諂訛。狐狸引入豪猪窟，不久成團被死魔。

行人到此盡蹉跎，一指頭端不奈何。毫髮有差千萬。鷺鷥立雪非同色，鏡裏色空誰間隔。不是青黃黑白紅，上下東西及南北。

明月蘆花不似佗，於中一氣逼天羅。涅槃影裏無相識，鼻孔遼天笑大哥。

了了了時無可了，乾坤道我無邊表。夜摩宮裏混金風，兜率殿中明皎皎。

玄玄玄處亦須呵，喝斷烏江返碧波。寄語東吳諸父老，不如聞早念彌陀。

慇懃為唱玄中曲，澗水相和音韻足。唯有伯牙欲露機，斷絃深意無人續。

空裏蟾光撮得麼？待風列子已蹉跎。須彌無縫徒伸手，任是先天不奈何。

粵以垂世立教，豈曰乏人？顯本標宗，莫偕斯典。實藏經之耳目，誠佛祖之果源，恢恢寶劍而瑞氣莫渝，粲粲明珠而清輝難掩。以彭逢源、彭褒、彭大霖、李寔、李觀國等親聞如是，敢不揄揚？共施家珍，命工刻木，用廣發揮於後世，庶幾有補於將來，為萬古之徽猷，作吾宗之真宰。知　普菴之應世，乃古佛之再來，可謂千載一遇也，得不誌之于後？岩歲乾道二年季春滿日，參學弟子和光應世拜題。

化米

當關擊破黃金鎖，佛與眾生無兩箇。全提吞盡十方空，萬億龍天為護佐。雪歌獨唱古峯頭，風月溪山同讚和。從來弘闡在當人，密賴知音共揚播。共揚播，非彼我，一鉢千家崇善果。直叩維摩不二門，狹路相逢休放過。⊙

買油

三百六，十斤油，何須苦苦問佗求？心光廓徹燈何用？水艸無心若畫牛。五味舌頭無足日，煎熬煑炙幾時休？功辨斯成無點染，西江一口絕纖流。

行童搬土

童子聚沙為佛塔，而今搬土豈無功？忽然覺後知非土，當處回頭識本宗。老僧念你善根微，所以教伊不失時，朝歌暮擊三摩地，不久迷開解我機。

普請道友搬瓦

當時驢覷井，如今井覷驢，酒醒溪邊思往昔，至今方覺彼區區。空花解弄兒路，蝶引癡蜂入網蛛，誰是那頭能警叱？回光返照越賢愚。雲盖瓦鋪須子細，筆端有口顯文殊。(咦！)珍重。

鐵竹歌

普菴和尚鐵竹歌，十聖三賢不奈何，九節玲瓏通法界，不由籧筍自嘍囉。從百鍊，已經磨，能障狂風止海波，惡龍攝毒皆由我，猛虎歸降豈是佗？世出世間無可比，非凡非聖力摩訶。莫耶劍，比天戈，生滅勞形費氣多，只這一條剛不壞，撐天拄地應三摩。身瑩淨，意曼陀，非眼耳鼻六通和，肉眼那能堪作見？二乘天眼尚譫訛。德山老漢却老婆，橫竪宗風般若多，罕遇其人難措手，至今獨卓立巍峩。君不見，莫蹉跎，點石為金也是他，即栗橫肩千萬箇，解吞鐵竹可相過。未動口時百雜碎，豈同狐族唱巴歌？順天助道功非細，只欲令人脫死魔。喃喃解語非關舌，入水何曾動碧波？鐵竹自歌如是唱，海潮音徹笑呵呵。

拈碁游戲三昧禪

這箇初因戒定，然後觸目涅槃。當觀妙用縱橫，蹊徑權分四九。一白二黑，無名天地之先。落二落三，有名萬物之母。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何窒礙。迎之隨之，自活方能無失錯。為什麼如此雙關難破，抑亦須成一道常光，隨精明密。釋子道狐孫展脚，官人於象鼻藏機。癡人徒闊角偷，忻然則終無解脫。智者存腹寬海，量快活無憂傷。嗟拈子細包覿，還如不識破籠輕罩。不覺不知，只欲打劫逃生，多虛少實。有忌有諱，怕人漏泄頑機。磕額撞頭，到處離披裂瞥。君不見，爛柯仙，一局知佗幾度年。自出洞來誰作對，未曾舉手早贏先。高不高，玄不玄，默然輕轉不能言。得失都盧無箇事，一時收拾華堂前。若人要問消息，落落真風印碧天。

數珠歌

如是數珠祇一顆，離垢摩尼光不破。佛說剎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這箇。未了人，休將過，成佛人希念佛多。却將妄念數如麻，念來年久却成魔。假慈悲，當什麼，順時吉，逆時禍。行住坐臥似風牽，誑謗佛法如行貨。木槵子，麻穿過，假名一百單八箇。和酒和肉耀心光，誰覺死來連汝墮。心念肉，口波波，業識如是怎奈何。靈府未清徒念佛，身心淨土自彌陀。旃檀成，來惠我，拈起連天笑一和。自家不比這般人，黃葉止啼元是我。聰明人，猶較可，二乘聞說心如火。幾百劫中用數珠，今日教人都訣破。善男子，不恁麼，法無斷滅言無過。一人道假百千虛，何不學西來達磨。不立文字無唱和，寂滅光中神護佐。九年面壁沒人知，直指人心少林坐。雪齊腰，割臂墮，猶自惺惺不放過。徵詰神光勿得心，忽然解悟方擔荷。報參玄，休懨懶，決擇身心是什麼。虛空何物可相當，體得一如閑打坐。十方諸佛念珠同，法界圓明無兩箇。

引彭仲和心齋二居士拈永嘉證道歌

夫證道歌者，實諦難思議，妙契不可說，大好取不得，舍不得。是什麼不可得？祇麼得。得箇什麼？若有所得，然燈佛不與我受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若實無得，然燈佛應與我受記作佛，如理實見。我道然燈佛不著兩箇頭，是一箇人，是知百千萬劫過現未來一切諸佛皆悉知是。除一心法門之外，別有得者，盡屬外道邪師、聲聞緣覺，有為著相，泥文字，求知見，妄取殊勝，欲現神通，貪名苟利，能所不脫，目前鑒覺未破，不契宗元，忘前失後，住有為而說無為，著有相而談無相，見箇真實人，略有一言半句，面便紅赤，口似啞羊，手若風牽，無本可據，業識茫茫，擔定一百二十斤屎桶擔子，不肯放下，道我學解超過人法，自埋自蔽，我慢增高，誑妄無知，令他邪見永失本心，我佛門庭誰曾踏著？所以永嘉大師與十方諸佛無二說、無二見、無二心、無二佛、無二

法，一切不二，究竟如是，便道：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若悟自心是佛，更說什麼佛及時劫、剎土莊嚴、名相學解、殊勝知見？此心法中若有一塵許未是本心，不為法身，喚作心外有法，未得圓覺。圓者無漏，覺者無空。無漏即無為，有漏即有為。無漏無為真實相，有漏有為凡夫法。覺真毫髮不成空，妄覺頑空陰間夾。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凡夫不知自己身相，從來以來，唯一圓覺廣大清淨法身，妄認四大為身，六塵為心，惡死好生，迷背本心，不得受用成佛，永劫不壞之身。若聞見性成佛，便興妄心，別求知解，豈不是騎牛覓牛，將心覓心，使佛覓佛，無有是處。何如直下承當，全不費纖毫之力。所以道，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凡夫是假名，以要言之，將妄顯真，令歸悟體，即一切佛一佛，一身多身，一相無相，方可一了百當。如今出頭，分疎不下，設言言見諦，字字歸宗，早落第二機。明眼人聞，豈不相笑哉。何況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瞞昧凡夫，自欺佛理，萬劫千生，墮此惡轍，誠非小事。佛語不虛，果報歷然。信者信自心清淨，即得作佛。不信者背失本源，永沉苦海，生死何休。我說本無說，君知本不知。如如方合道，合道不思議。蒙妙意為拈出永嘉大師三關，不覺潦倒，哆哆和和，又與麼去也。

示弟子彭資深心齋居士

靈山話月，曹溪指月，禪可禪而成大過。一念頓超沒量人，六月雪哥向猛火。參方侶，休打坐，學至無學得什麼。自從打破趙州關，收放縱橫句不墮。這雪曲，誰解和，舉意萬機無兩箇。拈題頌古若河沙，須是金毛師子子。這資深，被誰苦，夢中踢發千鈞弩。射過山河石壁空，枯髏爍盡無纖阻。希奇希奇誰得知，心空及第心齋子。古賢無限學無為，罕遇明心輪劫苦。聞不聞，豈小補，識破天下老婆子。箭鋒相拄道應難，針芥相投萬事閑。不知佛祖只談心，

悲愍盲參往別山。沒絃琴，誰會彈，盧公便就指風幡。直饒不是風幡動，不識真心轉見難。我意無盡非言說，離百非兮四句絕。首觀梁武夢胡僧，未達修山龍濟決。一百一十四重玄，大冶爐中撈片雪。生不生，滅不滅，萬法千機誰透徹。普菴不舍一微塵，本末雙彰無說。肯將法界作紅心，一箭虛空渾漏泄。

行者圓通求法語

師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常聞楞嚴會上我佛垂言：阿難當知，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眾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是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涅槃。且夫涅槃者，寂靜常樂，真如實相，除非真正見解，便為妙會。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只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不盡，即為魔王眷屬。所謂等、妙二覺，羅漢、辟支、緣覺、聲聞，削髮披緇，頭陀苦行，皆是權接迷妄眾生，令歸正道。設有顯現神通，百千方便，故得一相無相，一身多身，以法界為道場，化群迷而為佛事。是故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普菴老人自解活計之後，了本無為日用，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以為佛事。十二時皎皎地，無絲髮許作得間隔，不動道場，遍十方界。忽因憲公禪匠、全道智人夜參之次，告師云：和尚抱道之士，常不背於應緣，往返辛勤，孰可忍乎？可以告懇十方檀信，求化進納。一人能了事者，待充有請，修奉祈禳，庶幾參學者早晚得不空過，免滯機輪，可乎？師默然不答。良久，噓氣一聲，云：不是這箇道理。老盧得法非僧相，龐老通明豈離家。大事未成俱業網，除非了本是生涯。諸仁者，此段大事，從來千聖不曾踏著。若不達本明心，妄覓一片袈裟，裹却一箇凡夫身，剃了頭，受却戒，謗正法，虛貪信施，受人供養，成諸大業，永墮三途，萬劫千生不得出離，誠非小事。老僧實不敢妄為，大難保任，大難承當。又云：好！好！這裏若是箇喪身失命自肯承

當者，出頭來對得老僧寐語者，便可披衣剃髮了本，有什麼交涉？時有行者圓通出云：行者呈似一頌，伏乞和尚提撕。師云：速道！通云：和合無二相，圓融大智鏡。對機何阻隔，靈光徹瑩瑩。師云：儞鼻孔只今在什麼處？答云：誰敢承當？師云：掠虛漢鼻孔尚不知，却道要為僧且不管。設若未透玄宗，箇裏終須無別。汝能如是，不顧存亡，日用自然，即事即理，都無罣礙。普菴與你共一手，作出一隻眼，該括塵勞，融通一性，弄有作無，將虛為實，莫令撞著箇鼻孔遼天底人。略有一言半句相問，直得通身是口。及乎到這裏，也分疎不下。汝還知麼？有麼？稜禪師云：萬象之中獨露身，除非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應須與麼，方有少分相應。普菴即今不懼，明眼相笑，這裏下箇注脚：心月孤圓時，光非十五六。迷者以圓觀，智者應妙觸。印危崖，鑑川陸，一性圓通無委曲。了非心外逐塵緣，下坂不走天然速。誰道速？有佛之處不得住，無佛之處一時足。時來鐵解放光明，運至石頭成白玉。幸逢施主大開張，古佛慧命汝今續。

進納

大道等虛空，離諸色相。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若不透達玄機，未免拖泥帶水。如今若要超凡入聖，打鳳撈龍，直須捋脫頭毛，橫肩一衲，造箇無縫塔子，騎隻露地白牛。休說飲水分河，這裏要須明白。圓通圓通，當陽顯赫。但存一片報恩心，大施門開無壅塞。

袁州開元寺塑佛

右伏以金身丈六，應化非真；萬德全彰，色空不異。兜率未下，早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雙林示寂，而本光不滅，法性常存；毗藍現瑞，而生即不生，天真圓湛。三十二相而非相，不妨萬行以莊嚴；八十種形而非形，到裏許者解非非色。無法可說而說

法，海藏五千；道不可言而常言，燈傳無盡。是以雲門不肯放過，且圖天下太平；丹霞火煅無疑，人人有分。隴西達士重標立，萬行圓明道果成。舉目含靈俱是佛，應無所住得其心。

與圓定書

圓定不病。此病非定，斯有我名。辯故如是，我亦如是。如是如是，不可思議。此中可理，一目無漏。故不可說，幻在其中。非妙明寂照、體用雙彰、智悲同運之人，焉能信之？應于觸目，以此物祇待，必無咎焉。狗子無佛性，打殺了也。且作麼生分別？趙州這一箇無字，也常向諸人提撕，早晚不可放過。大乘徒侶，焉比凡流？顯則如杲日東昇，無物不照；隱則如晦月在雲，定知其有。可以道化自然，莫生私礙。出入無非，動靜一實。慮有魔恠忽起，好惡細微現量。彼自銷鎔，覺元不動。三世如來奇特，十世古今尊重。究竟事成，更察於中。懶墮者，遣歸亦不妨。老僧近來杖頭生眼，應不死漢知之。全用心齋，無心總攝於心，餘無可道。

示彭昇伯

驪珠一顆印千峰，越古騰今處處通。元禪道貫纖毫絕，方知佛法不曾窮。孤雲片片標心法，野鶴翹松表自容。千眼難觀誰解見，赤幡直下起清風。妙覺十方無影像，靈知三界絕行蹤。所以不墮往來之機，不墜中間之意。真如凡聖，地獄天堂。須還了事底人，眼前鑑覺，自破一微塵也。不立權法義修羅，迷指不見月。兩處大譎訛，來叩普菴老。真心豈奈何，除非君自肯。陽春白雪歌。毛端如來識，言說用閑多。情忘并想盡，不斷這摩訶。咦！[○@、]仁者，且道這箇是什麼？聰明不敵死生關，乾慧豈免輪回苦。到這裏更說什麼前程禍福，身命因緣。自性本淨妙圓，於中且無別物。虛空猶從妄生，何處更有這箇消息。雖然如是，不妨隱顯其中。道有說無，也要君知落處。色空不異，智人應不佗觀。是以今時，重加寐

語。頤軒頤軒，當處湛然。萬法歸一，不勞外覓。無心合道貫離微，大用堂堂無不吉。

回瀏陽縣資福寺書

某稽首瀟湘古岸，徹底騰霞，向蒙飛錫未餘旬，一軸琅函空裹墜。未展覩祥光，而遍界金風，深知唯有箇中人，妙意筆端資福事。古賢憂道，豈憂末事難成？若是當人，何愁這箇不了？某空花標相，水月談禪，以法界而為道場，化眾生而作佛事。君禮耳順而性純一，雖為外道之所惑，已覺其非明自心之所得。而無所得，而無所得，出家漢但識取心，無法不備。既是得心而明本，隨方而應法，非真大事圓成，不動而化周剎土。達磨西來，且不做屋；普菴入嶺，豈欲焚修？一輪秋月暎悲風，數和松音標此意，因緣究竟莫勞神，時節到來無不備。所有現在，無不證明，可宜自把釣竿，免被小蝦戲弄。經云：雖是善因，能招惡果。木匠休愁無酒肉，大家免得落群魔，但管來年了，應教不動波。隨心做箇殿，別事莫多羅，更有一般好，只箇阿彌陀。

化齋粮刊注心經

摩尼無價，希逢辨寶商人；窮子背珍，盖為久迷歸徑。若遇奇友，指珠不離於衣中；信善思修，不日還家收寶藏。此心經括大藏五千餘卷，只在凡夫之心。凡夫若解此經，又更與佛何異？須是依經契悟，直截根源，不可捋過數珠。將為看經已了，又更燒紙化疏，虛誑作福招殃。若會佛說處非有非無，便解普菴解注。若了自性如空無相，生死喚作涅槃。超佗千古念文章，當下一聞便解脫。不可容易，須當信施齋粮，然後請經，也要心經堅固。甚幸！

達理歌

普菴識心達理，不是胡言亂語。教化三千大千，箇箇透泥入水。應無所住生心，更不祭神拜鬼。時中淨念法身，何假燒錢化紙。不被邪魔所惑，各各盡淘真理。亦非夜聚曉散，亦不遠尋山水。亦不發願燒香，亦不棄離妻子。不啗眾生血味，便敬六親九祖。誓不飲酒猖狂，不入牢獄苦楚。見利便不干心，處處如欽父母。你爭無明人我，我自無可作做。修橋布路隨緣，身作山河國土。供養大地含靈，上願皇圖永固。時時風調雨順，日日民歌樂舞。皆因自性天真，永不入他門戶。如今一物無求，不著邪魔祛使。不離當處湛然，運水搬柴佛事。何須打鐃擊鈸，豈用槌鐘鐘鼓。饒舌合掌歸依，早被參方取怒。只心普遍蓮花，何異西方淨土。自古本自無迷，今本何曾有悟。設有三乘五教，也似添鹽和醋。生死涅槃如夢，佛說無所作做。更問達磨西來，佗亦別無門路。直指人心是佛，不可更移一步。纔有絲髮是非，便入魔家邪戶。死中得活之人，諸佛龍天守護。斬釘截鐵丈夫，這箇凡夫了事。如今人贊神欽，萬劫群靈仰慕。到此若不回心，豈識摩尼寶庫。自利利佗不竭，經劫且無怕怖。披雲嘯月吟古風，透石穿山談正法。只箇心如巧畫師，只箇身如無縫塔。東村老婆是我娘，爺是南門張大伯。

普菴錄卷之二

普菴錄卷之三

紙被歌訓行童

佛以大慈悲，示諸含識方便門。盖緣蠢動含靈，皆一佛性耳。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流浪四生，輪迴六趣。五百生死，遇一聖人。若契無生，永超苦海。遇之不識，迷妄轉乖。只欲惡死好生，不覺披毛帶角。纔離人相，念水艸以逃生。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大若垂天之雲，細若微塵螻蟻。念念煩興，剎那生滅。是知佛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識如夢幻，夢覺真存。今嗟汝等，性本天真，迷斯流趣。今遇普菴出家，求最上法，乃是宿因，亦非偶然。便能割斷愛緣，來親至理。圓覺經云：若諸眾生，雖求善友，遇邪見者，不得正悟。是則名為外道種性，邪師過謬，非眾生咎。若見色聞聲而求我者，汝自邪行，豈干我過。大抵只要超脫世人所欲之物，指瓦礫墻壁為真，斬釘截鐵猛烈漢，出家那有不成時。箇箇灰心，人人寂照。若得箇中與太虛而合一體，且喚什麼作法身。便能全己無私，解百億化身為我體。任佗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大笑高歌，誰明雪曲？死生不變，越古超今，為了事人出家，功德非微。直是這一般人與普菴少分明契，作我弟子，許他千劫萬劫說法不斷，度無量眾，永為天上歸依，人間瞻仰。苟或未然，且與普菴沒交涉。如今各人受三歸五戒了，却與你覆盖一鋪，可與對人天大眾分明承當，取早朝晚夕、東盖西包、行住坐臥，子細看是箇什麼物。若有鼻孔之子，不在言詮；若遇盲眼之人，死屍熏壞。我被了也，說亦不知，舉亦不解，攝自乖離父母，相背六親，入我精藍，屎牀尿壁，十二時中喫了十方檀信飯，著十方父母衣，道又不修，業如海水，無明種性，發渴何休？智慧慈悲，且無毫髮。如今且為行童，向後復作村人，念念自業纏身，死沉無間。苦哉！痛哉！復歎堪悲。諸佛出頭來，也無計度你處，好好去佗家受飽糠食，斤兩不少，一一還足，又復細酬，且無閑人相待，千萬各自努力。若老

和尚亂道承當，不久入地獄，永墮阿鼻。若在這裏，莫空度時日。珍重！歌曰：

一片白雲掛在身，披時不許染紅塵。輕羅細想應難比，重錦尋思未可親。豈非顏色白如玉，成現都盧只一幅。紅窓妖艷見低頭，六賊三尸盡降伏。日充衣，夜得盖，不長不短也不大。世人問我何處尋，蔡倫弟子將來賣。買得將來披，不許邪魔罔兩知。解向市[廓-享+墨]遮雲雨，要與閑人隔是非。縱顛狂，任落魄，披入村中人惡惡。直饒紫綬與金章，我也未肯輕輕博。

又曰：

皂袖寒袍入體儀，霞光閃爍遶身飛。或行或坐頻頻看，或臥或眠每每披。幾度入山游勝境，數迴海上覓龍騎。假饒千兩黃金貴，難買山僧這箇衣。

大圓智鏡

普菴非相亦非名，達本忘情不見人，孤月全收無意識，桂輪獨耀絕纖塵。三祇一念湯消雪，萬行須臾火爍氷，到此何勞聲色問，共君本自鏡圓明。若將銅器作天真，背黑面青賺學人，本性如空含萬物，妙明寂照豈容塵。山河石壁三春霧，空色全彰六月氷，智自圓明非我所，不拘日月定光明。

與參徒辨事

仲元亨老，慇懃圓淨。此中大事，雪曲高歌。騎白牛兒，漫空唱唱囉。這家也舂米，那畔爭打禾。且道乘誰力，天真大老婆。近日南方諸道友，斬釘截鐵自降魔。運水搬柴無不是，神通妙用顯摩訶。一人辦力諸天供，一會修來爭奈何。移根拔樹非邪作，翻有為無萬

事和。樓閣忽然橫碧漢，人人功德無空過。香積味憑知道者，須教不少亦非多。箇裏不消重委囑，分明只是這彌陀。(普菴)

因道友說陳摶打睡，師警之。

日當午，有巴鼻，莫似這漢打瞌睡。精魄沉滯識神牽，墮入三途難出離。我這裏，不如是，眼若不睡諸夢除。端然靜坐沒牽纏，縱橫自在無縈繫。學道人，生慚愧，普菴萬劫眼不閉。鼻孔連天叫大哥，海納細流通大意。勸君修，休退志，坐斷乾坤無別義。一條脊骨鍊純剛，撐天拄地更無二。這光明，全體是，充滿山河崇富貴。明月堂堂皎碧天，絕待靈明撒手去。一事無心了便休，祖門一句普天収。離相非空無別是，無聲之樂響啾啾。

李光遠宅糴米

堪笑南泉老古錐，住山情況了無依，解使木人來買米，和光風月正先知。奇奇，柳眼桃腮總是機，寸草不生千萬里，出門春色共依依。癡癡，三千不惜換驪珠，若問普菴來意處，光明遍匝體如如。

與湯亨老居士

香積厨中烹五味，脚踏天兮頭頂地。雖然頭角各分張，未得箇人都了利。不然亨老大慈悲，一日無私和眾議。南方道友不偏枯，到裏許人皆具備。直教塞口併咽喉，消息出門無不是。

與李光遠化粮

達空為實，解境即心，方能箇裏接群迷，始堪表作如來用。古寺香花，住持無數，只欠一箇眼睛，所以荒蕪日久。今日道場瞬目，法指燈籠，風幡不動仁者之心，了針鋒而法身具足，乃得高檀光遠，儒風滿腹，語默全通，肯信無言，如空入理。覩山菴四來風合，魚

鼓難鳴，欲得一飽忘千飢，須會廬陵真米價。求字與目，共作緣馳，莫令相遇本色人，一檐須彌檐下動。切希珍重。

小師圓通頌兩首

此信寥寥誰得知，風舞巖松千萬枝。杜宇連聲聲不絕，鷓鴣啼處綠楊垂。鬧市慈中全體露，資深深入老婆機。

無心應物物非物，如幻摩尼一顆珠。通濟妙圓圓種智，塵塵剎剎顯光輝。方便一申非語句，殊祥萬載不思議。

圓通又示行童

眾行童，諸佛子，親近智人無彼此。努力今生須了却，萬劫千生從此止。寧受山門一切苦，得聞諸佛金剛髓。金剛髓，時時舉，直教血脉通無底。用無窮盡意周圓，百萬陀羅皆出此。布曼曼，無住處，隨時密用無佗計。入泥入水也無私，轉不退輪三摩地。　[〇@通]寄諸。萬行圓明精進，奉持自心佛事。

諸頌贊

贊三寶

圓光應現無心物，大地山河恰似無。驪珠一顆非非相，信者權將作畫圖。

直指人心親見佛，何勞打瓦作龜爻。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迷悟本同光，信時無隱藏。幻空如夢體，三昧覺華王。

贊達磨

妙契觸目菩提，誰觀達磨西歸？只是老胡揑怪，好與三十竹篦。試問參方知不知？狂書早自落便宜。　[〇@噓]！也好與三十拄杖。還有人敢下手麼？試斷看。

贊須菩提

伎倆全無始解空，雨花動地泄機鋒。欲求靜坐無方所，獨步寥寥宇宙中。咄！

信士畫師真請贊

非迷非悟，誰強名模。無相三昧，不受塗糊。越色超聲無箇事，連聲不斷念蘇盧。眉芒動處千光含，自肯除非大丈夫。持心應不失，謀事便忘真。誰識元明寶，虛勞幾度春。因見普菴老，示我體皆純。但依無著性，性幻在逡巡。〇咦！

普因乾坤非外物，周聞法界祇圓音。含靈入我身毛孔，非相非名何處尋。寶陀觸目無人見，妙體端嚴不壞金。如鐘含響隨緣應，見我方知識自心。釋迦佛，普菴光，不二如來體不藏。香花供養誰知有，只在眾生心印堂。

此法身，無變壞，鼻孔裏許藏三界。水月空花點不成，非相光中常自在。[〇@咦]

法空為座，金剛為體。板如癡，脫空無底，信心無二。吞山。

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

易盡世間顏色，普菴頂相奚為。等大虛空一體，霧露雲霞表衣。眼觀不見，耳聽不知。惺惺不昧，了了何虧。自解拈花知起處，冷笑達磨更西歸。用晦隱顯無勞失，亘古亘今也大奇。

示眾法語

鑛去金存百鍊周，自從索價沒人酬，騰今耀古非聲色，曾共溈山作牯牛。身若浮雲心若風，居常不定在虛空，忽然風捲雲無跡，誰人解識主人公？

大隱居廛小隱山，了心無事沒多般，休緣到此磨塵垢，絕愛終須耐歲寒。百艸上參多寶佛，鑊頭邊勘趙州關，莫教一擊連天地，震動坤維頃刻間。

示楊仲質

誰識一微塵？於中藏本佛。時時常放光，照燭一切物。只許信心人，在處無輕忽。這回如未應，不離金剛骨。逢本分鉗鎚，煆成非外物。[◯@、]

和光讀金剛經，師以頌示之。

道人看經不識字，剎那須轉千億部。恒沙諸佛入微塵，達本契經無作做。

何叔宜求頌

十力功高誰履踐，叔宜重叩普菴門。玄玄眾妙靈知有，自肯唯心聞不聞。時信金剛通佛慧，情忘想盡合乾坤。夜月曉風消息滿，希夷獨步道常存。

破屋頌示眾

一箇閑身穿破屋，風吹雨滴轉光明，燈籠露柱時時舉，只道以平報不平。瑠璃殿上鞭金馬，追風不及三脚驢。咄！氣急殺人。(良久，

云：)放過一著。會麼？平地起土堆，大有人未許你在。[〇@、]咦！是什麼？

衲衣示眾

一箇閑身包萬有，不能自把著針縫，眾緣聚衲須微細，妙相莊嚴一大通。下下針鋒無不實，條條線貫不空空，連天鋪地山和水，一合圓成始脫籠。更有一般奇特處，巖前枯木笑春風。

布衣示眾

老僧一領布衫，勝過趙州七斤大秤，四天門王扛不動。汝等謾下手看，只是直下要成就，不許麤疎。須是出入處，一切人見不得，方是好手脚。未審末後句作麼生道？咦！快箚。

示徒

我有陀羅名解脫，在在處處和塵撥。莫令撥著箇凡夫，何用剃頭并展鉢。咦，連妻帶子龐居士，一時成佛都包括。　妄心不滅禍難除，任向祈求卜大虛。了道不消多語話，當軒自有顆明珠。半夜三更莫費油，澄潭捉月幾時休。冬年莫惹紅塵客，家道安然體自周。寄語門徒諸弟子，得心安樂外何求。

未得塵勞息，須依善知識，若肯慈悲學，發願施心力。入泥并入水，莫作閑戲劇，揚眉動目處，法身無窮極。於中習懶者，管取沒飯喫，趁隊只口飽，披毛無了日。不信佛乘經，逐末本却失，咄哉大丈夫，你乘誰氣力？當本無我人，貪忙有何益？何似歇無明，聽吹無孔笛，五音六律全，皓月悲風寂。一聲宇宙寬，箇中聞的實，和同為智身，無物堪遮窒。奉勸艸木影，閑時急收拾。

與夏國舅

白日上昇非偶爾，剎那成佛亦如然。箇中迥超聲色外，恩光滿目意連天。好明廓徹非思量，一受皇書遍普賢。江西風月光無盡，帝里真如萬法圓。當處飲吞無不足，護持祕密不休年。

與王巡撿(號懶翁)

佛法從來付宰臣，今朝已遇大心人，透明幻住超生滅，鑒物無私佑聖庭。(良久，云：)會麼？達磨非為後，瞿曇未是先，當來無量劫，懶翁得自然。

與廖維高

精通三教越禪機，語默同風和者希，匝地周天居士眼，元來只在一毫釐。(又云)且道：毫釐有什麼交涉？向道：故非外物。

資深和光初參師求頌

同心實步叩南泉，雲飾空巖廓杳然。一室清風千古意，自非聲色問玄玄。

示行者

絕頂無人處，融會亦非難，獨步依無住，圓心豈往還？深深妙在無言說，莫教閑指動風幡，大事徹頭須進步，白雲千里故鄉關。

師覩弟子作頌題窓，乃續韻警之。

饒舌刀刀不透，臨牕一語更離披。儂家自有同風事，千里無來却肯伊。(自云)通身是眼，見得一橛。通身是口，說得一半。要會南泉親切意，無過頂後著一鑽。

石人擊皷木人吹，露柱親聞腦搭披，如是圓音無用處，閻公未肯便饒伊。(自云)蒼天蒼天，敗缺不少，時來節到，自解了了。切莫妄想，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不妨試道著。還知有麼？不道不道，死也不道。

鼻孔遼天是阿誰？權將雲霧作衣披，迷悟本無唯一性，你全是我我無伊。(自云)應如是，還有過也無？與你三十拄杖。(噓)普菴三頌自連拈，寄與提網本手鉗，爐鞴穩時無鈍鐵，何妨矢上更加尖？(拈云)寐語一場老倒，慚愧恰好。

師四字書窓以印實相

[〇@止]得正無非離一安，　印空圓足寶瀰漫。　天魔外道從何有？體若虛空世豈干？

[〇@觀]佳乘兩口艸標頭，　共見同看水牯牛。　昨夜牧人無被盖，今朝猶笑道無求。

[〇@定]實離貫穿理不俱，　一人直下體同渠。　久停頑坐邪思起，返謗如來正覺虛。

[〇@惠]田頭十字路堂堂，　鉗口收心便厮當。　領得摩尼真寶藏，却來警夢表提綱。

普菴老人於一微塵中出此止觀定慧，若人會得，於此寐語有什麼交涉，許佗一隻眼？若人不會，亦許佗一隻眼。咄！咄！且顧污邊獨脚橋子。好！好！好！去！蒼天！蒼天！

又頌

一輪心月耀昏衢，夢幻吞侵誰得知。幸遇知音重為舉，息心回念理元輝。一句當天正信希，欲談詞喪懶投機。高峰既遠休尋訪，不惜

眉毛為發揮。一身清淨本無瑕，了了歸家勝出家。紅葉舞風須早覺，莫將有限逐虛華。一心圓持種種心，信心諸境絕追尋。此中無分應難到，便好回光免陸沉。

頌斷觜缾

心法無斷滅，踢倒一淨缾，華林不奈何，不脫聲色名。真如俱是戲，心境一等平，不落有無用，三昧本空清。咄！

重陽日頌

去歲逢重九，風流主得賓，黃花談般若，白法樂天真。今夕當良會，高峰沒四隣，孤笻挑日月，何道不通津？

百丈先令慶上座禮拜求頌

西川慶上人，本來沒弟兄。須知自性如空體，水月之中未解真。箇事不傳聲色句，元來心法獨靈明。

送米與百丈頌

百丈孤雲入道林，真如不動意難尋。道人相見非來往，語默全彰亘古今。近日廬陵親得價，一時分付老婆心。

百丈回頌

普菴標格出稠林，千里披雲得得尋。一見機鋒雲橫影，再窮玄辯古無今。更將玉粒米相惠，正是當人鐵石心。

行者妙曉求頌

頭頭相應人希會，物物皆真體不殊。但辦肯心終不賺，情忘想盡入無餘。自是出家無眼目，只言苦行落空虛。甘贄在俗猶通理，妙曉

無求自得珠。

紹椿行者求頌

假使八千五百歲，紹椿松鶴未為奇，不若紹明光不變，此中實應出家時。念道何憂衣食事，千光影裏聽鶯啼，聞聲一囀渾消息，滿目蓮花不見枝。

陳達献菊花求頌

滿地風光未足奇，霜前秋後吐金枝。靈山親舉唯迦葉，今日陳來眾共知。不獨陶生時節用，轉為華藏供阿彌。聞見定歸依彼岸，方知此日献花時。

行住坐臥三十二頌

卯粥。　普目不拘開合眼，意光何必待天明。眾人未起我周布，行益資佗腹自膨。

辰齋。　瀾渾湯水熟淘沙，不著油鹽醬醋茶。飢渴隨時飡少許，只思因甚悟桃花。

行住。　割愛辭親如是行，豈求衣食及為僧。步步澄輝無別想，卓然獨立妙明生。

坐禪。　夜靜風悲人悄悄，眾緣事辦寂寥寥，趺坐結跏雲漢定，誰知臥月忽明朝？

習聽。　生老病死苦相煎，唯我能知速棄捐。十二時中常念佛，聞師一舉耳無邊。

受持。　聞道真空不著言，信心清淨在拳拳。只將此性光明遍，語默行藏豈離禪。

澡浴。　了身如幻向誰言，運水搬柴化有緣。忽遇浴堂人指水，輕清妙觸轉光鮮。

向火。　雲凍風彌鳥絕蹤，洞山只道沒西東。等閑目擊誰相委，賴遇丹霞作炭紅。

飯頭。　將勤補拙入廚中，不問青泥事事充。拾得寒山明此意，如今成佛滿虛空。

香燈。　恒河沙劫奉如來，功未全時眼不開，自知本有靈光物，香燈不絕警癡獃。

知客。　不虧掃地與煎茶，門戶開關用法華。雲跡雨蹤來不住，箇中誰肯速還家。

掃地。　心地光明淨土圓，一切人見我無言，只拈掃帚東西撥，震動三千及大千。

侍師。　百里千鄉信未圓，到來空爇一尋烟。我今朝夕時聞見，粉骨碎身報未全。

茶湯。　主賓交接未開言，便過茶湯應口邊。察理聆音非外物，結他歡喜萬千年。

淨頭。　護淨燒湯不離坑，慈和三昧益群盲。十方諸佛皆如是，豈效披毛業報生。

浴頭。　眾生垢重汩塵緣，豈自収心向覺源。挈水拾薪時節至，三通鼓罷物皆鮮。

柴頭。　千年枯木老縱橫，鬼怕神疑夜叉燈。不是道人誰敢動，如斯應不是眾生。

炭頭　火出，木燼灰烟滅，黑白無纖可作師，喻若春風融臘雪，普令冷暖　偏枯。

席頭。　幾番舒卷濟羣迷，馬祖陞堂百丈知。由是那時通一線，而今收放莫令遲。

幹木。　引領搬徒訪萬山，深明下手處艱難。圓成滿目蓮宮現，風鐸聲清意自閑。

幹竹。　綠節閑雲間古風，茂林濃處沒西東。子猷消息無人問，鸞鳳飛來足印空。

幹瓦。　和泥合水實辛勤，不遇明師事不成。今已連天鋪滿地，順緣無漏必通津。

幹磚。　密跡彌綸不露塵，天龍八部喜還驚。劫火洞然無變朽，此中人轉普門經。

幹石。　歷劫塵沙積寶巖，十方諸佛共同參。多寶聞經親涌現，故非柏梓與松杉。

合藥。　扁鵲盧醫速退邊，大家飽喫普菴圓。解冤釋結消諸病，感應無方不用錢。

塔頭。　如今無縫古稜層，透石穿雲度有生，普納眾緣無住著，狀如一室百千燈。

幹街。　黃金布地非為富，白玉橫街惹寇徒。心地平堅塵不入，修羅萬億手難摸。

幹橋。　直截無根樹子鋪，超凡越聖大心麤。忘軀為法方如此，擔板真如大丈夫。

填路。　轟雷吼電警昏蒙，雨歇風清似脫空。佛教眾生弘大道，資家報國續宗風。

園頭。　千百年前老古錐，鋤山钁圃示箴規，蛇兒挑起無人會，直截橫拋更勿疑。

米頭。　靈源車轍顯來由，一粒穿時快疾收，莫待廬陵高索價，臨機下口卒難酬。

庫司。　摩尼無價汝當收，金玉浮財誓莫求。戴角披毛從此入，百千萬劫作驢牛。

右具足三十二頌，以法報化，普資眾行，勤誠奉佛，而求最上乘，因成正因，果必正果，永劫不墮其宗，過現未來普應。普菴老人如是書示，爾時百花萬柳，蝶拍鶯歌，共證此事，無漏無餘，直得三門佛殿，一切相許，露柱燈籠，和南稽首。末後一句作麼生道？[◯@、]珍重！

造塔示眾

求人不如求自己，自己肯時無不成。如今寶塔所將圓，諸人盡發一輪心。氣急殺人因悟道，靈山會上沒閑人。大小不拘皆拽石，高低齊轉普菴經。山林巖谷皆微笑，此是如來最上因。若有癡頑撥不轉，猪樓羊棬好安身。老僧拄杖頭有眼，不打披毛戴角倫。如是斬釘并截鐵，一人了事萬緣新。

回彭居士書

某啟。應求(座右)應目未嘗離左右，扣宗差別風馬牛。遲速不停俱滯學，箇裏還須自肯休。某土木恆形，受恩非淺。無心應物，每悉意勤。來書得味，審惟尊性。法我圓同太虛，佗家罕有得用。迷因惑相，乃屬識神妄認，變為生死根元之幻本。妙得一智，不以色相

音聲為窒礙，乃識破了也。不被世間幻事所惑，權喚作超凡之士。直須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不動道場，以自法身遍滿十方無盡虛空，無針鋒許空缺處，方契本佛。與今應求，始覺同源。便解二□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却好於十二時中，行住坐臥，一文一字，皆歸實相門中。語默歌吟，盡屬無性之用。不見馬大師與大梅和尚云：但識取汝心，無法不備。且如心又作麼生識？古者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〇咦！這裏著得一隻眼睛，可謂識得無心達有心，識心三界自平沉。可憐迷望無心者，只道無心境不侵。故經云：菩提心生，生滅心滅。若得菩提心生，則都是你家中活計，道有亦得、道無亦得，不被佗瞞。有無俱不到，生滅豈相干？得者隨機應，未達莫瞞頇。言語煩多，去道轉遠。且道有心及第與空心及第是義同別？不然，但得無心之用，更說什麼及與不及？觸目相應，無有不是應求底。忽然覷破，當下瓦解氷消，甚生暢快。今日來書沒一字，兩承光訪理非緣，玉塵惠我耳中収，光伴應求學秀圓。語錄(并)。風水禪來晚，令送時中，非間千里，同風萬億。珍重。

答彭資深

體得寰中物，忘機自葆光。老莊言不及，佛祖句難藏。槁木非成道，灰心豈離忙。資深無欠少，本有不須忘。某以此訥言表繼嚴韻，切冀仁才勿以作詩解山僧。某自媿宿習頑癡，乏智慧種，謬處此方，披衣月頂，表如來事。幸於狂風之內，針芥相投，忽覺勞生，俱為幻夢。念念入華嚴境界，步步登實相門中。攝境歸心，更無佗物。即心即物，寂照忘知。大用現前，隨機應物。別無奇特，只自承當。今究資深所為晦光詩，乃超然見性，悟彼塵勞。且有漸覺輝華□□□，似乎於真空中所有妙蘊。此念若口，懃懃離物，觸事圓通，一體全収，眾成虛幻。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去住自然，生死輪轉。延壽禪師云：此理不可剎那忘照，卒爾相違。肇法師

云：至人空洞無像，而物無非我。會萬物以成己者，其惟聖人乎。石頭和尚一見便悟，却乃云：聖人無己而靡所不己。所以訥句和呈云：本有不須忘。不見老子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或存或亡；下士聞道，大笑之。故有相告，一味直言。道無形，視者莫能覩；道無方，行者莫能到。在性之而已矣，豈區區數萬言而可詮之哉？此是圭峰艸堂所示之言，小僧了本之後，常常味之。不獨斯也，自頂門一開，應觀吾教佛祖所說經論禪句，及先王之典、今古聖賢，一言半字，無非是道。何也？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來者，佛也；佛者，覺也；覺者，道也。夫道通者，一也。然後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伏者，休也；休者，不動也。不動即是道，有應即是定慧圓明，悲智雙運，故稱為佛性。若人究得，乃作含靈之主。肇法師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莫恠老倒語言，三昧實謂無盡。千億珍重此道。

又答前人

南山北嶺如父母，張三李四皆佛祖，隨時只箇無著相，許儞住山一鈯斧。心齋與麼會，更教老僧說箇什麼方便？及乎到這裏，恰如迷路之人，欲問懶去、欲去懶問，問去不無，通身全露。畢竟見解人以這箇為體、以萬法為用，又不急、又不慢，時節到來，非難非易，大無妨、小無礙，只是於中有真實者，可以本末究竟；若於中無真的可信之物，故不可亂道也。具來毫楮，無不備悉，應有應無，即事即理，所抄隨未然之病患，心齋所願，我願亦如，道化非凡，豈偶然如是？古德云：此經不入餘眾生手，唯大心凡夫可以流通，為一切眾生作方便起信功德。因了知釋老為一切眾生發忻樂而現世、為一切眾生發戀慕故入滅，一切佛法且莫說。一面做橋，要得寬打了官，恐更彼中缺欠娘爺眼睛時；一面多方打會，[此/且]小老者只管還更教化。彭仁仲、圓契、圓信、圓定、普印萬道友及

諸來道友、韋道友，朝夕一等與佗雪山肥膩艸飽料，莫令佗飢，恐橋了又失却你眼睛，也是一場敗缺，令人取笑。周念一道友不可得，極荷佗此信，此中萊與我鄉亦如是。且說及晏公諸友，且慈悲耐煩，別當面謝，一切中只如是。老僧和南。

與應求書

某啟。瞻應求眉宇。昨來過辱寵惠厚勤，言不可及。假使百千劫，贊歎莫窮盡。實知應求昆仲所樂者，皆可謂上士也。凡俗安知之否？老拙託熟，敢以不避罪責而告於君。幸以道義空心所交，往來無所得。念此一大事因緣，出生入死，汩沒塵勞，無有覺者。賴我佛釋迦以付迦葉，轉轉相傳至今。信入者，一悟永悟，更不復迷。喚作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機終不吝。此理非男女，非老少，究得者，乃超凡越聖，為世之尊，永不避生死輪轉。經云：在家菩薩者是也。永嘉云：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只要識破世間幻境，認取本來元性，甚不廢力。昨日令兄恰來，所亂道拙墨，往往忘前失後，莫為恠笑，甚不專切。文字又在憲兄寮中，他夜來方回。今特遣人賫去，幸見收。若無事，可以簡錄，早晚專附書問訊。昨聞有往聽讀，老拙將謂復往秀州，恨恨而已。復聞令兄云：只在近處。忻然！忻然！旬休。不然，得暇日，千萬惠然再來，可美。雪堂信至，其文未到，往往遣下。今文字你封角，道體無間，幸君不昧。紙亠道廣，勿可言之。普菴云云。

金剛隨機無盡頌（并序）

夫道用隨機，機等虛空於縫罅；言談無盡，吞萬有於毫端。除非到裏許人，方信得及。我佛以金剛喻眾生之性，無可變壞，一體圓明，凝然湛寂，解空請問，誘進未聞。而凡夫迷悶，背覺合塵，習氣采深，不能自悟，若□而契證者鮮矣。偶睹賢士訪次，出示前住木平亮禪師為頌卅四首，標云金剛隨分頌，五言四韻八句。或以古

詩，貫玄機而非異；或彰事理，總法界以圓融。字字歸宗，言言見諦。且道梁昭明太子具什麼眼，便解如是分開歷落，耀古騰今？若還不得木平老，也是一場虛設。於中不見有卅一分、卅二分兩頌，往往寫傳遺落，無因尋究。印肅不昧管見，無離實相，隨經補之，圓成卅二頌。仍於一句之下，不違其韻，加以三句，聯成一頌，總成二百八十八頌，題曰隨機無盡頌。本無言說，所以隨機；法身非相，故稱無盡。是故此經離一切相，則名為佛。若人離文字語言及思量馳求而得者，便解於中一為無量，無量為一，色空不異，真俗一如，萬法千門，同歸方寸，喚有作無，將虛為實，動靜語笑，隨處明了，更無少欠。用處不換機，心外無別法，盡顯諸佛之妙道，皆談不二之圓音。唯信及者同途，豈非心者能會？成現而須圓至道，弘闡而全在當人矣。旹隆興癸未十月望日，慈化普菴印肅稽首謹述。

啟唱真乘

稽首一切智，圓通十方慧。無上兩足尊，法體含三世。歸命萬德師，與慈啟大悲。溥度恒沙眾，願力難思解。空無比量，世出世間上。了義修多羅，圓明真實相。慧命久住持，阿僧歷劫祇。如今言下會，碎體報難齊。我欲窮真法，法則非非法。雖法非正固，要會無法法。隨文偈贊之，標宗立妙機。通方聞便喜，聲聞應皺眉。紅露穿碧海，是汝心非綵。不是風幡動，如如無變改。白日繞須彌，只今是阿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

標經題目

般若真微妙，無相為宗要。無住元為體，十方皆昭耀。研窮理趣長，堆卷積山岡。言言不及，一口吸西江。方言稱智慧，真人本無位。出入面門間，參方還了利。喻法比金剛，萬邪豈可當。不壞超今古，日久共行藏。彼岸波羅蜜，清光穿白日。鏡中不亂光，虛空

無鳥迹。經文華貫行，破有作法王。連年心苦念，不悟枉時光。誰知遠煙浪，孤帆一片張。穿却虛空鼻，不著更參詳。別有好思量，滿目足風光。釣船依舊放，不見謝三郎。

法會因由分第一

舍衛多精舍，常光非晝夜，波斯擁出世，摩尼不知價。

祇園境最幽，太子施功周。本心無住著，顯法有來由。

聖凡同遣日，盡講波羅蜜。唯解空知，更不勞心力。

法會起因由，平地起波流。含靈同佛性，忙忙不肯休。

食乞王城罷，說箇無生話。是法皆平□，本自無高下。

齋餘衣鉢收，心外更無求。法王灌頂子，離相性優游。

欲窮千里目，野岸渾狐族。大家歸去來，莫道盆光覆。

更上一層樓，清風似餌鈎。纖鱗吞不得，莫怪釣竿頭。

善現起請分第二

善吉言初有，樂欲聞初首，不墮往來機，中間無所有。

慈尊護念因，曠大劫相親。眾生皆我子，豈獨出家人。

菩提無相貌，凡夫多變豹。不落墮野狐，不昧猶成罩。

降伏在何人，能言不能聲。解語非關舌，廓然風月清。

如是真如是，無□不心地。觸目應菩提，名標法身義。

諦聽須諦聽，要靈山令迦葉以心聞。達士宗禪定。

一堂風冷澹，翠竹籠軒檻。夜靜松聲清，蟾光凝湛湛。

千古意分明，萬國賀昇平。昨夜泥牛吼，今早木鷄鳴。

大乘正宗分第三

欲說宗乘正，不落凡兼聖。有無俱不到，截斷邪師柄。

宗乘正若何，未了說譖訛。要知三十棒，趙州勘老婆。

四生空鳥迹，六道無見覓。十二假因緣，了幻元無識。

三界蜃樓歌，龍女念摩訶。驪珠將献佛，無垢越娑婆。

諸法元非相，示法明心量。於一微塵中，森羅及萬象。

無餘任滅磨，應不唱巴歌。真如法界內，無自也無佗。

富嫌千口少，煩惱何時了。地獄與天堂，歷歷無人曉。

貧恨一心多，此心却老婆。打破關南皷，和起德山歌。

妙行無住分第四

妙行無拘執，三界非出入。相對且無言，巍巍獨足立。

諸塵勿易難，那箇別歸關。可憐迷妄者，橫錫步雲山。

虛空無限量，普光明殿量，百千三昧門，在一毛頭上。

福德絕遮欄，生死不相關。不住心布施，越彼煉凡丹。

月浸巖松冷，唯此身心肯。眾生即佛性，佛與眾生等。

霜凌溪竹寒，雲外疊峰巒。誰人知此意，獨坐且深觀。

只聞風擊響，圓通銷妄想。旋汝倒聞機，直下分斤兩。

知是幾年竿，細察早顢頇。一聲無孔笛，寥寥天地寬。

如理實見分第五

達得真如理，三界唯心起。如今心地也無，六道憑誰擬。

方明實見身，見身非是身。法身無所得，非相本來人。

如來非所說，要解無說說。將無聞為聞，方達西來訣。

凡有即虛名，恰似曉天雲。日高風一掃，萬里廓然明。

赤水珠難隱，無限人撈捃。罔象性無求，得了何憑准。

華胥夢易惺，盡屬髑髏精。却將夢說夢，何日得超升。

誰知席帽下，今日猶疑怕。獨有裴相知，鼻孔遼天跨。

元是昔愁人，昔愁元本真。迷己為物者，淪却受辛勤。

正信希有分第六

戒福修持眾，罕得無心用。眾生肉為菜，講論喧天閧。

於中正信希，悟了始方知。見聞如幻翳，拈來總是機。

善根經遠劫，一念還迦葉。微笑領玄宗，了本無交涉。

取相便成非，窮子不曾歸。寧自拋家業，甘受野狐欺。

綉谷花爭發，黃鳥聲清滑。傷嗟今古人，錯七更錯八。

椶林鳥共飛，一道轉光煇。癡人隨物轉，悟者發真機。

青山無限好，自是人顛倒。四時勿變遷，不著從人討。

猶道不如歸，歸道不如如。道本無象法，無念契無為。

無得無說分第七

菩提無定法，一體常周匝。箇裏了無言，圓成無縫塔。

如來有說耶，聲聞未辨邪。返成非謗罪，却業雲遮□。

聖賢皆一道，十方常浩浩。當體即如來，何須苦脩造。

優劣見千差，迷繩謂是蛇。一輪明皎潔，光分幾萬家。

朝菌榮非速，一念無延促。超過數量心，智寶非荊玉。

溟鯤運不賒，大地一微沙。更有九萬里，依舊入蘆花。

南泉中水艸，古錐更老倒，放却鼻頭繩，四天無處討。

隨處納些些，騎牛已到家。堂前無影木，雪夜忽開花。

依法出生分第八

寶施三千界，住相終成壞，離相達無餘，此是空知解。

難齊四句功，五蘊未曾空。半夜作天曉，不識日頭紅。

徧觀諸佛法，不與群情雜。聲色外威儀，透過魔軍甲。

皆出此經中，無法不通同。夜來得一夢，今日又相逢。

柳眼窺波綠，豈是人彰目。思量也大奇，響應如虛空。

桃腮笑日紅，蝴蝶趁遊蜂。好箇歸期意，爭似竺文公。

不能延數日，盡屬天功力。時節自推遷，此性無拘執。

開亦是春風，未免一場空。明明分五葉，結果自然同。

一相無相分第九

不與諸塵入，雨洒何曾濕。八風吹不動，卓然獨存立。

方能預聖流，常在更何求。迥然超彼岸，莫戀涯頭舟。

一來兼不返，我道也擔板。超凡越聖時，腦後方開眼。

三昧共優游，何處不風流。見色心無二，無二也休留。

離欲心無若，藥病皆拈却。眼耳有觀音，豈用安手脚。

蘭那行自周，空手把鉏頭。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牧童真可樂，摘草吹畫角。撒手撫牛身，鼻孔難摸索。

歸去倒騎牛，乾坤得自由。知道江山濶，圓成六不収。

莊嚴淨土分第十

昔日然燈所，見聞非我語。方成授記因，達道超今古。

曾無一法侵，心外更無心。月冷空當午，松寒露滿[示*禁]。

莊嚴諸佛土，我道無門戶。清淨表莊嚴，未達人多悞。

清淨自生心，心生三界沈。若心生住相，依舊入稠林。

無住真難見，見見非是見，見不能及時，頭頭隨物現。

非身大莫尋，日落隔天陰。露柱侵雲漢，井是丈三深。

山雲昨夜雨，簷頭滴滴舉。寒山拾得知，雙雙為伴侶。

溪水曉來深，片光萬物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四句難談說，修多羅指月。若復見時，珍重了真歇。

持經不自誇，白玉本無瑕。若還更道會，碓觜却生花。

施心超剎寶，晴空日杲杲。幽獨迥無私，至今漫百草。

得福勝河沙，這裏又勾加，亦無所得故，菩提薩埵耶。

萬物陣芻狗，靈鑑無能守。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有。

諸緣眼病花，長安幾萬家。露地白牛穩，休誇鹿牛車。

因游樵子徑，底事因緣定。不唱葛藤歌，打箇直截令。

誤入葛洪家，說盡天涯話。爾我無自性，常光徧天下。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正教堪尊重，一法共不共。十八不共時，滅却南柯夢。

人天幸指迷，初機但受持。菴園無滴漏，天曉始方知。

脩羅皆供養，天人咸戴仰，不離此經中，念念來還往。

塔廟比摩尼，覺了不修持。身中真舍利，只恐自狐疑。

隨說功尤博，何況精心覺□□。無學人，即是大圓覺。

能持行不低，天龍守護伊。中塗生告別，拔苦與耕犁。

龍宮盈海藏，金口親宣唱。字字不違賢，箇中絕名相。

但是此筌罤，少室老狐癡。九年面壁守，梁王不透機。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善現重伸請，妙悟心清醒。實扣此經名，豈欲談虛境。

當何奉此經，直千金□□。諸佛從此出，十地尚魂驚。

金剛真般若，默契非談寫。教外別傳人，世間希得者。

名字假宗乘，宗乘豈立名。得兔忘罤去，通方萬里平。

既剖塵中卷，三千及大千，□□□□□，鼓眾看喧天。

休擎日下燈，髑髏照路行。一日皮相離，零落撒荒坑。

欲知親切處，必定無本據。忽然言不會，勘破面壁覷。

庾嶺問南能，踏碓到三更。誰知憨俗漢，紹祖列傳燈。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慧命聞深義，五體如山禮。學海一時乾，心空方及第。

忻悲淚濕巾，憶昔枉精神。今朝聞道矣，夕死也甘心。

金佛曾忍辱，樂處巖菴宿，忽覩歌利王，將直拗作曲。

支解不生嗔，語默自忻忻。深知無相貌，木石表虛形。

道大言無妄，佛誠說非誑，如是接群生，生滅心說謗。

心空行亦純，轉不退機輪。鄉關無異路，花發洞中春。

千峰消積雪，巖溜聲清切。回首覩梅開，疑是梅花裂。

萬木自回春，向道無故新。勸君休取相，拈起轉光鱗。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功德無邊量，不及如回向。回向理不如，妄想顛倒誑。

持經力荷擔，忘機越聖凡。深心奉塵剎，古佛共同參。

施身空造作，欲求無上覺，勤苦歷僧祇，對面還失却。

小法勿貪婪，無二亦無三。唯此一事實，何用廣言談。

室內交珍寶，方悔初顛倒。白日上雲霄，帝里風光好。

門前廢草菴，平常不離方。失却菴中主，猶是雅郎當。

信心纔不逆，心外非佗覓。一體更無餘，無餘也不識。

當處即瞿曇，骨董兩頭擔，頭長三尺二，身著七斤衫。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持誦心無輟，不事閑言說。夜夜禮觀音，水裡撈明月。

為人受困窮，真金喚作銅。弃之尋鈍鐵，攬外钁頭空。

信知先世業，淪苦於塵劫。今日受持經，我相漸休歇。

惡道自銷鎔，因明智慧通。久客還元舍，不離舊家風。

氷泮春池日，野岸花狼藉。傷嗟今古人，幾箇知恩力。

花殘晚壑風，烟寺一聲鐘。若能從此人，直下悟心宗。

君看連出水，萬物安堪比。居塵不染塵，欲界行禪理。

根在淤泥中，花開麗日紅。潔精無玷汙，明月却相融。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菩提真無我，圓知見可可。若言更不會，丙丁來求火。

當生如是心，絕待本靈明。迦葉門庭廣，直是不容針。

眾生非滅度，說滅度成誤。真如法界中，你我何門戶。

承佛記堪任，情忘境自沉。解吹無吼笛，彈得沒絃琴。

溈山牛加字，鼻孔皆相似，牧人執杖看，免惹閑公事。

雙林髻插簪，實志共同參。梁王宣命處，一拍令通三。

經行誰得見，假相天真現。不得誌公時，也是深秋扇。

半夜老猿吟，驚起木觀音。拶著虛空背，相打到天明。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國土河沙數，廣論無遮護。窮閑一箇人，無褌又沒袴。

眾生種性深，安可類圓心。妄迷塵數業，三界自漂沉。

直須全五眼，私業無家產。天地也不知，莫恠渠儂懶。

不可得三心，圓光得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

室內千燈晃，佛有何形狀？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相。

潭容萬像沉，識水悟心深。堂堂空界月，癡猿徹夜尋。

落花隨流水，劉阮曾拈起。喫了入桃源，未是真如理。

明月尚孤吟，松風似海音。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福德元無實，本光常湛寂。圓明法界內，杳廓無窮極。

方云福德多，多數尚諵訛。法身超數量，菩提薩婆訶。

大千堆七寶，不及黃頭老。剎剎等微塵，當日杲杲。

法界是檀那，人天福德魔，力盡箭還墜，依前入愛河。

樵唱牽漁唱，川陸無間障。兩箇且無聲，佛在舌頭上。

田歌答郢歌，露柱中心和。田郢本自無，露柱是什麼。

不辭山路遠，要見唐朝面。對面也不識，誰知者方便。

蹈雪也須過。不是聽巴歌，見本來人。雪曲應難和。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色相因緣離，須明真智慧。古鏡復重磨，照天更照地。

頭頭見佛身，元是本來人。棒打不回頭，照靈非故新。

如來言具足，切莫外馳逐。當體即無餘，曹溪留一宿。

非相即能仁，莫錯認金輪。行圓三十二，慈悲普濟人。

榮辱空中響，迷真逐妄想。觀其所由來，盡屬虛撈攘。

山河鏡上塵，獼猴背苦辛。參玄識得鏡，了了見方親。

烟村三月雨，物物皆相許。只欠自承當，顯露堂堂底。

別是一家春，豈俱日月輪。諸法不相到，閑身混白雲。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無說名真說，唯有迦葉無聞而聞聞，四七當頭別。

真聞信不猜，無去亦無來。聲聞無見解，人天幾萬回。

若言佛有說，執指為真月，月指兩俱迷，昧修多羅□。

即自謗如來，何因得辯才。和風三二月，花發為誰開。

貝葉非文字，決擇世間事。義理妙難通，假立多門路。

琅函訓小孩，得了笑咍咍。欲求天外事，須弃世間財。

一條椰[木*栗]杖，兩頭光晃晃。打破須彌山，掛在眉頭上。

南嶽與天台，皆入鼻孔內。試問野狐精，你作麼生會？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佛得菩提法，然燈默不答，無法可得耶？妙理還周匝。

為無所得耶？窮理絕纖瑕。不可得中得，無碍亦無遮。

信知如是是，如是是非是。真如無是非，咄哉休瞌睡。

如是些些，翠竹與黃花。打鼓弄琵琶，還我一會家。

迦葉金襴外，多少人不會，應以色求我，不妨淪劫背。

相如玉片瑕，翳眼有空花。投機不施笏，定動豈能差。

只知聞信馬，髑髏徧天下。是佗無不知，忙忙渾晝夜。

不覺誤隨車，迷己為佗家。指南却作北，妄意繞天涯。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是法無高下，純一非晝夜。無故亦無新，非真亦非假。

菩提元等平，摩尼一顆明。非色非非色，了自本無名。

我人消息盡，忘軀失却命。參方不遇人，却乃成心病。

善道自然生，萬里體中行。慈悲兼惠施，念念我無能。

暖律潛消凍，萬國春風動。柳上一聲鶯，喚醒輪迴夢。

春池夜長萍，浮生豈暫停。解說千古事，到老也無成。

但知行好事，好事不如無。金剛元是鐵，秋至鴈啣蘆。

莫要問前程，何方不現成。動用語默處，不欠一微針。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世界須彌主，法身徧寰宇，拄地復撐天，切忌知人舉。

三千等大千，佛化進程言。恒河沙眾義，會底豈勞詮。

皆為七寶聚，布施心所住，人天小果因，爭得入佛位？

廣施布無邊，終不了心源。於性無利益，福盡果還偏。

未抵如來智，通明成大慧。用處不換機，隱顯頭頭是。

無為福勝田，頓覺如來禪。阿鼻剎那滅，八萬及四千。

海門風靜夜，滿月遼天掛。除非知不知，實相憑誰話。

天際月輪圓，澄澄湛覺源。無風休覓浪，說甚老婆禪。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調御無佗念，萬行俱無欠。只是老婆心，三乘分頓漸。

凡夫有我儂，貪嗔百種凶，佛說多方便，令歸此法中。

群情非外物，萬莫生輕忽。皆是自家心，外心無餘佛。

不宰是真功，色不異於空。起時唯法起，眼瞎耳兼聾。

飯湧維摩鉢，聞香即解脫。後來香積人，到被佗輪撥。

盃涵落廣弓，疑蛇病腹中。一切著眼壞，誰肯學真空。

世間多少事，千門并萬戶。乞晴便得晴，祈雨便應副。

總在不言中，一默絕狐蹤。若不是文殊，維摩枉費工。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法界全身，量在一毫頭上。西天牛喫禾，東土馬腹脹。

如來一念周，無盡意風流。豐干騎老虎，溈山跨水牛。

欲觀調御體，窮源須到底。不墮有無空，何處不是你。

莫作轉輪儔，用識不勞脩。眼前鑑覺破，華亭覆釣舟。

色見終難見，就裡明須現。迴頭徹見時，不離娘生面。

聲求不可求，見迹不尋牛。迹在牛還在，不求何自休。

臨崖看澀眼，澀即是你眼。眼裏有真心，真心非澀眼。

特地一場愁，角聲吹畫樓。不因勉道者，洎合一生休。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趣向菩提道，可道非常道。無名天地先，十方源浩浩。

當無斷滅心，休將聞見尋。一念無思體，圓通妙智音。

法身元具足，東君無私曲。有木便開花，有笋便抽竹。

境上絕追尋，見境便生心，踢倒淨瓶了，溈山剜佛林。

芥納須彌內，萬卷詩書在。須彌納芥子，一字也不會。

毛吞巨海深，一頓飽忻忻。曹溪一滴水，猶尚帶辛勤。

驢鳴并犬吠，皆標第一義。幪頭都不知，一體包天地。

何日不觀音，六窓一晃明。十方俱擊鼓，一處一時鳴。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法法知無我，坐却聖凡箇。德山拄杖親，要打劉鐵磨。

心心忍取玄，無中絕二邊。南山燒起火，北山得翠烟。

不應貪福德，強接無生客。聞聲恰似聾，見聲非外色。

隨處示威權，[木*栗]棘金剛圈。世人吞得者，萬古入燈傳。

緣岸嚴陵釣，半夜守天曉。及至日頭紅，未免隨佗照。

平湖范蠡舡，空恨萬波前。不觀天上月，徒撈水間天。

古今人易老，無異霜凋艸，本根依舊青，不解尋元討。

片月下伊川，豈是別人源。若還識得水，性海量無邊。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無所從來去，法身非住處，充滿十方空，言說非本據。

方稱調御師，大願力弘慈。含靈皆一體，滅度行無私。

欲明三界主，莫信邪師語。說有有無時，道在未相許。

莫認四威儀，行住坐臥知。念念皆相應，珍重任時宜。

伯雪徒擊目，失錢遭罪辱。安心畢竟空，一念無延促。

陶潛謾皺眉，猶道得歸遲。爭似龐居士，心空及第歸。

一株庭際栢，青青無變色。不逐四時凋，權指南標格。

千古任風吹，明月敢相宜。寒鴻雲外叫，此意有誰知。

一合相理分第三十

世界元無實，空劫那安石。空由迷妄生，大智安無識。

因緣本自虛，六道渾如醉。一翳滿空花，便落思量句。

有為皆幻夢，無為常不動。可惜這圓光，把與髑髏弄。

貪著是凡夫，不著是老盧。老盧今古在，迷背自塗糊。

剎剎波搖影，那箇明心鏡。大海一浮漚，漚破方消醒。

塵塵井覷驢，莫恠目區區。妄迷爭瓦礫，不識夜明珠。

若能與麼解，無買亦無賣。問著不做聲，咄佗云作怪。

方得契如如，倒騎三脚驢。踏翻毗盧頂，露出一文殊。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真見實不見，當臺鏡中面。元是本來人，不著求方便。

真如實不如，萬法了無依。鐘中無鼓響，不墮往來機。

如來重舉問，不是等閑論。眾生習氣深，免墮三乘分。

慮恐後來迷，黃葉止孩啼。依前不是息，閑且伸眉□。

法應如是解，其餘休揑怪。六臂任三頭，一心無變壞。

有解却成非，猶未盡離微。一體含法界，無知無不知。

洪鐘渾鐵鑄，懸樓插雲勢。搖杵一擊時，此聲振天地。

鼓是兩頭皮，禾山打不迷。道吾聞舉笏，能有幾人知。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應化即非真，高山水底行。有情皆是妄，無妄勝南能。

有為皆夢形，顛倒執三生。善財不費力，百城一念登。

如如皆合道，休向外邊討。大地作纖塵，萬里無莖艸。

七寶豈齊經，福多不離心。心心心是佛，何處更堪尋。

說時不取相，相說却成誑。不誑不謗時，如如真金像。

無相中為人，天鼓發音聲。汝等諸天人，昔為地獄身，

易開終始口，會理休分剖。照鏡失却頭，引惹波波走。

難保歲寒心，至道只如今。知命愁難入，無私禍不侵。

歎仰流通

釋梵龍天眾，憍尸加敬重，悟佛了無生，悟與含靈共。

欽聞如是經，徧吉示知音。天上及地下，盡屬法王心。

同心咸信受，萬行俱圓就。一道灌眾生，誓願弘慈救。

共喜免玲塀，超越生死名。將虛却作實，以平報不平。

綠綺霜前奏，妙音無不透。凡夫入耳通，禪家為有漏。

焦琴月下聽，露柱却知音。世人應不會，側耳立松陰。

曲終人不見，惟日面月面。盡是龜毛布，漫却琉璃殿。

江上數峯青，露出卷心經。明明沒箇字，向道祇如今。

結實分主

建業蕭梁子，歷劫宗心祖。誌公一會人，顯道騰今古。

能執般若鋒，發信力難窮。豈羨金輪位，只樂佛心通。

劈開三十二，金點琉璃器。燦爛爍光煇，誰解分明契。

削去百千重，字字括歸宗。達佛真知見，不離此心中。

義寫非臺鏡，廓照圓融淨。當頭底是誰，不識方稱定。

心傳靜夜鐘，意在九霄中。佇聽鐘聲響，為人萬劫窮。

青山藏不得，走殺參禪客。拶破洛浦珠，面前光烜赫。

明月却相容，獨坐大雄峰。三身與四智，妙在一塵中。

統宗判元錄(并序)

解空全體得無相，而普能入一切諸相者，可以統宗；了心如實證不二，而普能入一切諸心者，是謂判元。苟或未然，皆成妄想。噫！佛意玄妙，非世間能，直是六通正徧，神用不空。以無作智而十波羅蜜現前，不妨下箇注脚；以無量慧而百千三昧全彰，一任舉古拈今。既到這裏，師子子須師子吼，狐狸兒定野干鳴，巴歌纔舉世皆唱，雪曲高揚和勿人。莫怪佛法無多子，大死中難得活身，不因如是爭分別，百則汪洋寫未真。爾時大歲乾道五年解夏日序。

舉菩提達磨大師，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

拈云：世王共法王相見，雪上加霜；龜毛與兔角交加，是誰親睹？普菴則不然，好問梁武帝：陛下見箇什麼？良久，云：只消一箇達磨不識。

周匝無餘不著言，未離竺國意光圓。廓然無聖誰饒舌，萬古騰輝世莫傳。

舉菩提達磨大師神光，斷臂立雪而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

拈云：諸人道：達磨面壁九年。普菴道：達磨一時無識。是人道：神光失錢遭罪。唯我道：二祖為人著力。且道將心請師安者是什麼心？與汝安心竟者是何物？若道有，二祖尋不得；若道無，達磨安心竟。[〇@咦]！大陽正照，凍釋氷消。

迷悟是誰先起立，忘軀失命老婆心。東西豈離摩耶腹，南北彌綸針不任。

舉三祖僧璨大師、四祖道信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信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乃言下大悟。

拈云：者箇公桉檢點將來，正是三祖不解脫。我若當時見恁麼問，便擗脊與一棒，令使百雜碎成箇沒量漢，賴得言下有省。若不如是，只就者裏縛殺諸人。且道四祖得見箇什麼？便於三祖言下大悟。良久，云：不妨速道，速道。

一念心開解脫門，倒騎鐵馬遶昆侖。一條脊骨純金打，傳與人間蔭子孫。

舉：江西馬祖道一大師，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

忠國師別云：何不問老僧？

拈云：馬師當時只具一隻眼，所以費力於地上饒一畫，更不得道長短。子細思量來，馬師亦不曾離此四字外答著這僧。若教普菴見有此等精靈，畫長畫短，便向渠頂門直下一穿，永劫教這僧動不得。

國師著語曰：何不問老僧？此義則不然，設若問國師，我也知你不奈何。

不奈何，不奈何，一長三短大譃訛。當時不是江西老，一口橫吞起碧波。

舉杉山智堅禪師一日普請擇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這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佗亦不顧。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掌佗始得。

玄覺云：是相是語，不是相是語。

拈云：杉山普請大眾擇蕨，只得一覺活，玄覺要相見也。也大難！也大難！

徹見無私欲度人，如張羅網罩飛禽。千萬之中不得一，好申供養老婆心。

舉百丈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牕，問師曰：惟復牕就日，日就牕？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

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泉云：有。師云：作麼生是不說似人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云：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泉云：某甲只恁麼說，師伯作麼生說？師云：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泉云：某甲不會，請師伯說。師云：我大殺為汝說了也。

拈云：百丈却知老宿房內有客，老宿且不知房內有百丈，試斷看。

百丈問南泉五千四十八卷之外一句，南泉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據令而行，依欵而結。百丈甚深，南泉大淺，淵澄不二，無物不現。

未解空時決定疑，速教歸去莫令遲。諸方罕辯無聲句，師子還生師子兒。

舉：江西馬大師有講師來，問云：莫是師子兒不？僧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僧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師子出窟法。

師乃默然。僧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僧無對。百丈代云：見麼？

拈云：是人傳馬大師即心即佛，我見馬大師非心非佛，學徒皆看馬祖弄師子，唯我道馬大師弄豹兒，不免弄到不出不入處，直得這僧亡鋒結舌，更和大地人失却性命。〇噫！慙愧一切在這裏。

又云：百丈猶在。

潦倒禪和足指天，被玄懸得到連顛，隨聲逐色非明眼，覿面全包更沒言。

舉石鞏惠藏禪師，師問西堂：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恁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住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拈云：石鞏十二時中幸然無事，敗弄死屍，當什麼奇特處？雖然如是，爭奈西堂不信有鼻孔，我道石鞏一場敗闕非細。

教人夢裏撮虛空，要顯盲參離相通。色即是空空是色，色空不異體還同。

舉：紫玉山道通禪師，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與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指云：這箇便是漂墮羅剎鬼國。于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頔，頔應喏，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山云：縛殺這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亦喚云：某甲。僧應喏，藥山云：是作麼？

拈云：紫玉喚于頔時，清風匝地；于頔應喏處，體露金波。莫道于頔未得，千聖亦不奈佗何。藥山雖然如是，爭奈這僧未辯吉凶？

自昧靈光怕黑風，向佗直道轉盲聾。聲中露體希人會，藥山紫玉意和同。

舉百丈惟政禪師，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命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拈云：為口□上身，惹起埃塵，若不到裏，爭解驢鳴？且道官人指與百丈指是同是別？不妨法眼全収。

驢嘶馬喚不回頭，古佛光中未肯休，解道探機無別物，相逢聊示指端頭。

舉：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有屋，屋有六牕，外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山！應。如是六牕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困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時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希，相逢者少。

拈云：兩箇髑髏，識破獼猴，喚山山應，作舞搖頭。土曠人希，雨泣風愁，為甚如此？併却咽喉。

舉得分明和得親，通方豈欲自瞞人。只要真底無絲隔，狀若千燈一室明。

舉百丈懷海禪師上堂云：併却咽喉唇吻，速道將來。溈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峰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和尚舉。師云：併咽喉唇吻，速道將來。雲巖云：和尚有也未？師云：喪我兒孫。

拈云：懷海清淨，只不合許道將來，與佗兔角；拄杖三十，不圖打艸，且欲蛇驚。五峰、溈山脚跟不點地，賴遇徹骨相救之人；雲巖脫空用本道，有則喪我兒孫。

語默難申意，菩提本自圓。若還更不會，

舉：馬大師翫月次，師云：正恁麼時如何？西堂藏云：正好供養。百丈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師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拈云：馬大師無可做作，遇便臨時斟酌；西堂老也隨盤，百丈故意顢頇。唯有南泉大麤生，受人澆潑未曾乾。

經入藏，禪歸海。普願靈，正常在。除非道滿月圓人，共話同知非向背。

舉教云：佛說、剎說、眾生說、三世一時說。

拈云：露柱聞者是佛說，燈籠和身轉是剎說，三家村裏老婆子呼猪是眾生說。問：如何是三世一時說？答：春到時萬卉齊開，雲散時家家風月。若更不會，且歇。

一音圓徧未嘗停，苦樂同資不得名，敢借海潮千里韻，與君助發沒絃琴。

舉：百丈懷海禪師。師與溈山作務次，師問云：有火也無？溈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溈山把一枝柴吹三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虫蝕木。師謂眾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飢，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眾皆無對。

拈云：百丈老漢拗直作曲，十二時中更不幹當別事，只怕兒孫暗歸夜去，扶籬摸壁，賴得溈山念念相應，所以百丈開口道：合口得。

而況大眾豈知有不喫飯者常常飽，常喫飯者度日飢？普菴則不然，將拄杖一時趁散，恐得一箇趁不動者，請做粥飯主人也。要知老僧拄杖頭具一隻眼。

百丈澄潭徹底，妙高峰湧洪波，溈山應不胡吹，飢飽莫令放過。

舉教云：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而生五道以現其身。

拈云：且道諸惡趣門作麼生關閉？遂拈拄杖卓一下，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却放拄杖於原處，云：且喜沒交涉而生五道，以現其身。以手指畫，云：這一道亦不消得，更現什麼其身？

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三千大千眾，一箇也不識。啼笑成梵音，敲磕通消息。色空明暗中，摩訶般若力。

舉：百丈懷海禪師馬祖上堂，大眾雲集，方升座，良久，師乃捲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堂。師再參，馬祖見師來，取禪牀角頭拂子竪起，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師良久，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遂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師直得三日耳聾。

拈云：古人肯道：千里無來說法，升堂是何家具？百丈也是生鐵作肝心，馬大師又用渾金鑄額，大喝一聲：三日聾合口也。道：得！得！得！

臨時舒卷事幽微。人天交集有誰知。用處無心非即離，一聲雷震動須彌。

舉僧問馬祖：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直指某甲西來意。祖云：我今日無心情去問取智藏。其僧乃問智藏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藏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痛，汝去問取海兄。

其僧又去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

拈云：大小馬大師被這僧問，直得無言祇對，及乎問智藏，智藏不免以大慈悲為這僧摩頂授記，與佗同□智海，爭奈這僧不肯承當，重申馬祖之前，不辨藏頭黑白。

若不離四句，如何絕百非。直指西來意，西來意是權。教參智藏，黑白轉狐疑。妙得無非物，如如道不知。

舉：章敬惲禪師，有僧來繞師三匝，振錫而立。師云：是！是！其僧又到南泉，亦繞南泉三匝，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成壞。僧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

拈云：這僧用處無異，奈緣體理成虛。若不辨寶，爭識驪珠？章敬是即非是，南泉非即非。佛法真子，終始無疑。有人勘得這僧破，贈伊一顆摩尼珠。○叹！

通宗透說，魂飛識滅。呈見無體，如水中月。金毛師子，說無說說。若人不會，弄巧成拙。

舉：鵝湖大義禪師，唐憲宗皇帝詔入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數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

拈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是知禪律相論，名異體同。妙有妙無，禪宗第一；執有執無，律跳不出。以手點空，眼聾耳塞，更問如何？良久，云：且看客。

古鏡當堂不動光，自是揩磨不得方，一點□明含法眾，森羅萬象不能藏。

舉：鹽官齊安禪師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扇子破也。師云：扇子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中心書牛字。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

拈云：侍者當時只好向佗道：和尚於什麼處失却牛？何必就我覓？雖然恁麼，賴得侍者未見其牛，且喜沒交涉。投子、資福、石霜、保福一狀領過。良久，云：勘破了也。

團團如月畫難成，頭角完全鼻沒繩，非是學人藏隱物，雖然識破未通真。

舉，教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

拈云：以手一點，云：這箇假名。太清雲：在什麼處？○咄！

本自一身光大，妄認虛空揑怪。智者無欠無餘，愚者輪劫還債。

舉：鵝湖大義禪師麟德殿說法次，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為道？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曰：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曰：四禪八定是道。師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是道也？眾皆杜口。

拈云：鵝湖同誇大義，只管與人寐語，直得三更眼不開，天曉大明猶瞌睡。普菴一切不問，只請問長老：只今是第幾義？願為分明演說，我今要如是聞。

麟德殿光充六合，君臣和會少知音。老婆饒舌重重舉，杜口難開意氣深。

舉芙蓉山大毓禪師一日因行食與龐居士，居士接食次，師云：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關佗事。居士云：食到口邊，被佗奪却。師乃下食，居士云：不消一句。

拈云：芙蓉老人因行食次壓良為賤，賴遇龐公清露白。若不是龐老子時，愛佗一粒米，壞却十年粮。

淨名也好喫棒，愛弄心肝五臟。除非到裏脫頑機，不消一句超無量。

舉鹽官齊安禪師，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與我將那箇淨瓶來。僧即取淨瓶來，師云：却送本處安置。其僧送淨瓶本處，再徵前語，師云：古佛過去久矣。

拈云：恁麼看，鹽官答話全無頭尾，又傷著此僧來往更不識好惡，且作麼生判斷？良久，云：古佛現在久矣[○@(替-日+貝)]。

本身盧舍意光周，碧雲間舉幾千秋。被人叩詰無私答，山自青青水自流。

舉：歸宗智常禪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鳳翔來。師云：還將得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捧呈之，師即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云：這野狐精！

拈云：知識勘辨，不漏絲髮。盲輩胡參，如霜入焰。歸宗問新到僧：什麼處來？這僧答處不別寐語，將來伎倆虛呈，野狐失跡。

披雲帶雨鳳翔來，住色依聲眼不開。那箇不曾通線縫，徒奔南嶽往天台。

舉：南泉普願禪師示眾云：道箇如如，早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始得。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與麼去也。

拈云：南泉道箇如如，早是披毛戴角了也。帶類歸宗也與麼去，今時師僧且作麼生行？好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得麼？

化身千百億，不得箇相識。傷嗟今古人，誰是知恩力。

舉鹽官齊安禪師一日謂眾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槌，什麼打得？眾無對。有僧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皷。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

拈云：莫道眾人不奈何，鹽官亦自下手不得。且道這鼓用什麼？皮鞔闊多少？皷槌長多少？東村王老師頗知消息，此人不肯打這破鼓。若檢點將來，王老師合喫拄杖。此鼓圓通普震，不斷金聲，本自圓成，何曾破缺？唯有禾山解打，德山善歌，道吾解舞。雖然如是，也須放過一著。

一擊聞中宇宙寬，東西南北是誰鞔？須彌無縫槌相應，塵剎無空別骨碌。

舉：歸宗智常禪師，僧問：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師敲鼎盖三下，問：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師又敲三下，問：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拈云：歸宗巧盡拙出，若問初心，何須向末頭上敲打？所以其僧將末聞和尚無我，所以不聞。

初心入處不為難，迷源逐境萬重山。觀音妙智慈悲力，連擊三聲體自閑□。去今何處去，悠悠空鎖白雲關。

舉：五臺山鄧隱峰禪師一日石頭和尚剗艸次，師在左邊叉手而立，石頭飛剗子向師面前剗一株艸，師云：和尚只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石頭提起剗子，師接得剗子，乃作剗勢，石頭云：汝只剗得那箇，不剗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代云：還有堆阜麼？

拈云：鄧隱峰當時見箇什麼？這箇那箇是什麼？提起與接得是什麼？若是鄧隱峰真實不虛之時，合當祇對得石頭和尚。洞山向平地上起土堆，誰知幻化琢磨，初機不是全通，皆成差別。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後，忽然在前。石頭重舉，隱峰無言。若更不會，三千大千。

舉：歸宗智常禪師，刺史李渤問曰：教中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不是妄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樹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又問：大藏教明得箇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還會麼？李曰：不會。師曰：遮措大拳頭也不識。

拈云：須彌納芥子，泥牛吞雪。芥子納須彌作麼生說？只好向佗道：拈出芥子來。若也會得，全體受用；苟或未然，使君無別。歎云：這漢一粒芥子尚不奈何，更問什麼藏教邊事？直須到□不會。

萬卷詩書難却易，片衣口飯易却難。說甚須彌和芥子，堂堂體露指風旛。

舉：南泉普願禪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提起猫兒云：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眾無對，師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話，趙州乃脫艸鞋戴頭上而出，師曰：汝若在，即救得猫兒。

拈云：南泉作這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莫道猫兒喫劍，東西兩堂一時失却性命猶尚不知，賴遇趙州向頭上安頭，救活南泉好。

臨事全提少作家，雲堂徒自臥烟霞。趙州一塞無餘欠，萬古彌堅應落花。

舉鄧隱峰禪師一日推車次，馬大師展脚在路上坐，師云：請師收足。大師云：已展不收。師云：已進不退。乃推車碾過大師脚損，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大師前引頸，大師乃置斧。

拈云：馬大師放，鄧隱峰收，推車碾足，父子風流。麤行禪和，著甚來由？

無相光中罕遇人，恐參未徹滯疑情。橫推直截何干礙，碾出靈明耀日新。

舉南泉普願禪師，陸亘大夫問曰：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云：得。大夫云：莫不得否？師云：不得，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

拈云：陸亘大夫家中幸自無事，又且頓立一片石，坐臥又不得，作佛又不是，南泉連聲下兩句不得，大夫轉轉眼盲耳塞。雲巖也是身閑心不閑，洞山正是心閑身不閑。要易會麼？〇還汝佛。

箇中須得意□□，又生疑。本不假脩造，識破現圓如。

舉：百靈和尚一日龐居士路次相逢，師云：昔日居士南嶽得意句，還曾舉向人也未？居士云：曾舉來。師云：舉向什麼人？居士以手指云：龐公。師云：直是妙德空生，也歎居士不及。

居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師便戴笠子而去。居士云：善為道途。師一去，更不回首。

拈云：是人道百靈贊歎龐公，唯我見龐居士被這長老一杓惡水劈頭澆潑不少，及乎居士相問，直得無言祇對。

直入孤峰意甚深，相逢道伴少知音，無物堪比龐居士，分明解聽沒絃琴。

舉：南泉普願禪師陸亘大夫向師道：肇法師甚奇怪，道：萬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大夫罔措。

拈云：陸亘大夫學肇法師寐語未了，南泉却到這裏用計不成。

普菴著語云：牡丹花。

紅黃碧綠是誰成，會得無不合天真。祇這一株驚被夢，令知大地百花新。

舉石林和尚一日龐居士來，乃竪起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來。居士奪却拂子却竪起拳，師云：正是丹霞機。居士云：與我不落看。師云：丹霞患啞，龐老患聾。居士云：恰是也，恰是也。師無語。居士云：向伊道：偶爾恁麼。師亦無語。

拈云：石林竪拂，龐公意氣，不落有無，誰非誰是？若不解心，開眼打睡。[◯@嗄]

達人相見無交涉，不落丹霞正自瞞。賴得龐公無二解，迎來送去一般般。

舉：南泉普願禪師示眾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肯買？一僧出云：某甲買。師云：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

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來與和尚縫箇布袋子。

拈云：南泉許多時為身作主，豈知今日家寒，一場敗缺？猶幸其僧商量不成。若也買得，教誰擔負？臥龍愛使饒，禾山依本分，趙州下手忒遲。

普菴著語云：太尊貴。

一箇閑身用不盡，肯承當者奉相呈。黃金萬兩非堪比，東西南北至分明。

舉：潭州秀谿和尚，一日，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云：亂道作麼？谷山却從東邊過，西邊立，師云：若不恁麼，即禍生也。谷山却過東邊，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云：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掌谷山，谷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云：要谷山老漢作麼？谷山呵呵大笑三聲。

拈云：谷山要與秀谿同販海船，又恐秀谿無本；秀谿擬留谷山一宿，又怕谷山無可盖覆，不免合窮直至如是，所以谷山大笑三聲。普菴道：谷山不是好人，此人笑裏有刀。諸人且照顧左右始得。

萬仞峰撐沒底船，憑知有點海中燈，六月臥氷鋪瑞雪，大笑三聲作麼生？

舉：南泉普願禪師與麻谷、歸宗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便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師云：恁麼即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師相喚回，更不去禮國師。

拈云：這四大沒量己德底漢，憨不成癡，不是做盡鬼怪，究竟一切出這國師圈子不得，不如相喚休去歇去好。

日月燈光迥不俱，何須伴侶學真如？國師道在無相見，知音何處不文殊？

舉：溈山祐禪師普請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何不現形相見？仰山撼茶樹，師云：子只得用，不得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即得體，不得用？師云：放子三十棒。

玄覺云：且道過在什麼處？

拈云：與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是知欲行天下路，無過一藝精。溈山父子體用雙影、悲智同運，此時摘茶園裏大有人喪身失命，玄覺也不免隨佗艸裏走不住。

鼻孔遼天老古錐，入泥入水驚貧兒。死中得活機鋒疾，不斷玄風徹紫微。

舉：鄧隱峰禪師到南泉，泉指淨瓶云：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瓶向南泉面前瀉，泉便休。

拈云：南泉一時共鄧隱峰說十二部大藏經教了，然不談一字；鄧隱峰聞五千四十八卷，寂淨無言。且道鄧隱峰有無過犯？若道有過，南泉作麼生休得？若也無犯，爭奈觸著淨瓶了？試下口斷看。

師子全威境白聞，誰人敢扣鬼門關。除非體用知無我，瓶傾不出悟無難。

舉：大慈和尚示眾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洞山云：我不恁麼道。僧云：作麼生道？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

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什麼路？

樂普云：行說俱到，即本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事在。

拈云：大慈過去生中只是一箇繩墨，都料為什麼如是？觀其所作，習氣猶在，只好教伊離却言說丈尺寸，道將一句來。若也不道，與佗三拄杖不得放過。洞山及乎到這裏，亦向百艸頭上乞命。雲居已到，爭奈往復辛勤，樂普天明，猶寐語不住在。

無量光圓不動尊，亘今亘古語奚論。普雲彌布香芬馥，周行無住海幢門。

舉：長沙岑和尚，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騎即騎，要下便下。

拈云：大小長沙和尚及乎到這裏，被僧一問，直得七縱八橫、依驢附馬，何況未超數量、學住有無？且道這僧於長沙言下死活如何？○看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百億化身唯佛知，含生經劫轉沉迷。空花水月分三界，一念歸元也太奇。

舉：溈山祐禪師示眾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左脇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此時喚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喚作什麼即得？雲居代云：師無異號。

資福代作，圓相托起。

拈云：溈山雖得畜生身，不得畜生報，所以向此說彼、向彼說此，彼此一般，了無交涉，只好向溈山鼻孔裏一穿，教佗道：一字也不得。雲居恁麼判斷，未免脚跟不點地在。資福患風不住，賴得不狂言，又較[此/且]子。

頭角完全不住行，溈山獨步驚聾盲，牧童未辯牛消息，至今落塹墮深坑。

舉雲際師祖禪師問南泉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裡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與汝往來者是藏。師云：不往來者如何？師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泉召云：師祖。師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

拈云：師祖發問，義徧乾坤，道得相似，入處無門。南泉徹底大慈悲，賓主和光表裏存，聲喚聲應，黑漆昆侖。咦！閻羅子可畏。

聞道摩尼無價珍，得來轉轉似孤貧。師祖未諳申一問，南泉應不亂傳人。

舉長沙岑和尚示偈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法界現全身。僧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

拈云：是人不奈何這長沙四句，只有者僧敢近前打失落，猶少末後句在。

拏雲□浪透山川，獨掉孤峰般若船。度盡四生超彼岸，九年面壁少林傳。

舉：趙州諗禪師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南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師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牕。

拈云：趙州放，南泉收，若也未明端的，不消別處尋牛，猶如血脉洪灌，穿過髑髏。不會者，銅墻鐵壁；達能者，皎月澄秋。

知有之人不出頭，涅槃光裏度春秋。一條水牯金穿鼻，萬劫逍遙得自由。

舉：子湖巖蹤禪師於中夜叫：有賊！眾皆驚走。師到僧堂後架，把住一僧，叫云：維那！捉得也！捉得也！僧云：不是某甲。師云：是即是，只是汝不肯承當。

拈云：子湖於中夜見日輪當午所，心急悲流，未免驚動髑髏，捉空成賊，非但臨濟白拈，南泉到這裏一場敗缺。我道這僧多時失却性命，如今安肯承當？

風舞巖松人不會，謾施巧便轉惛惶。徹夜為伊堅不信，未知何劫肯承當□。蒼天蒼天。

舉趙州諗禪師問一座主：講什麼經？主云：涅槃經。師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云：是什麼義？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

拈云：趙州深知座主瞌睡，又更與佗寐語一尚，且道趙州以脚踢空吹一吹是什麼義？若更不會，畢竟瞞殺人。

踢一踢時吹一吹，金毛師子現全威。趙州用處形言絕，爭奈迷頭不肯歸。

舉：甘贄行者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泉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贄乃禮拜，便出去。南泉却到厨內打破鍋子。

拈云：甘贄不了死屍，充塞南泉鼻孔，帶累阿師打破頑家具，露出一道金光，證明設粥，這一隊孤魂猶尚不知時節。吽！吽！只管喫，有什麼了期？

門外君子至。一切人不會，打這閑家具。甘贄與南泉，大地扶不起。為甚扶不起？果報還如是。[〇@難]

舉：大隋法真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云：壞。僧云：恁麼即隨佗去也。師云：隨佗去。

拈云：大隋法真與這僧入泥入水，只是這僧扶籬摸壁，似隔千山。若是大隋小腸狹肚，這僧難救；幸而太隋寬繫繩頭，幾乎走殺這野狐精。若普菴當時纔見這僧，擬開口便拄却舌頭，忽然省解，免興文彩。

東西南北，通徹交過。悟者清凉，迷者大禍。隨流入流，法真不墮。若未全提，誰敢擔荷。

舉：趙州諗禪師，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老僧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拈云：這僧開典庫三十年，尚不識一文錢；趙州八十年行脚，且不知有言語。要會機鋒親的處，直須穿領趙州衫。

循水尋流不見源，逢人相問豈堪言。知君背覺勞生解，謾語皆真意普賢。

舉：雲巖掃地次，溈山云：大區區生。師云：須知有不區區者。溈山云：恁麼即有第二月也。師竪起掃箒云：這箇是幾月？溈山低頭而去。

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

拈云：雲巖竪起掃箒之處，溈山滿口道不出，玄沙猶尚不放行。檢點將來，溈山幸然無事，惹起塵埃，末後喫佗一觜，永劫出頭不得。

等閑平地掃塵埃。須還知有肯相陪。悲風皓月猿啼急，窮子離家甚日回。

舉：關南道吾和尚有時執木劍橫在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什麼處得來？師擲劍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云：什麼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

拈云：道吾獨泛孤舟，垂絲千尺，徧遊江海，罕邊吞鈎。忽然綸驚，將謂洪鯨擺撥。及乎下手提取，却是箇弄水蝦公，虗勞神用。

關南老婆橫木劍，不露鋒鋩大靈驗。擲下威光絕見聞，豐城獨卓無餘欠。〇[〇@咦]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云：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作麼生得？南泉召云：大夫！陸應諾。泉云：出也。

拈云：究竟出不得。陸亘大夫一生只究古人出瓶不得之句，南泉善得不壞瓶鵝之體，所以一聲直拔，迷悟等平，透古穿今，為真宗匠。試問：參方出也未？急速相應始得。

標宗立法大瞞人，意氣彌陀局局親，黑白不分難下手，放過一著大驚神。

舉：臨濟義玄禪師，黃檗一日普請鋤園，黃檗後至，師問訊，按钁而立，黃檗曰：莫是困也？師云：纔钁地，何言困？黃檗舉拄杖便打，師接杖推倒黃檗，黃檗呼：維那！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

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黃檗却打維那，師自钁地云：諸方即火葬，我這裡活埋。

拈云：作家相見，如覿面之讐人；達士陳機，的箭鋒之相拄。徧歷十方，且無影像；一目法界，不落有無。豈似逐臊獵犬，趁塊狂盧，尋言著句，背覺勞生？虛名禪子，無益自佗。且如臨濟玄師遇黃檗普請，現微標旨，智用無師，自然廓落，明妙希夷。維那向夢裏喫棒，臨濟於智海埋人。普菴要打黃檗，壓良為賤相輕。如今欲覺斯人，直須先露眼睛。

心藏智寶少知音，全機付與水龍吟。忽然撞著無相似，誰解光和活死人。

舉：三聖慧然禪師。師到德山，才展坐具，德山云：莫展炊巾，這裏無餿飯。師云：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

拈云：大小德山究竟不奈得一箇三聖何，三聖又推倒這德山，永起不得。普菴著語云：蒼天！蒼天！且你諸人且作麼生商量？噓！放過一著。

三聖戴角虎，德山獨眼龍。未展機先合，非言意已通。風雲融萬象，咲哭是誰同。死中若不活，爭免被佗籠。

舉興化存獎禪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克賓曰：我不入汝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沒交涉。師乃打之，白眾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令捨衣鉢錢五貫文，設纂飯而趁出院。

拈云：平地起土堆，且放興化過，為甚克賓維那向大雪山中遭燄毒如是？若斷這一段公案不破，未是宗師。忽然東嶺露柱云：我却解

斷克賓難。扶趁出院者，過犯彌天；生心受飯者，生陷地獄。

察明表重驗虛無，不久堪為唱導師。不覺驚動生滅相，臨時撮略顯精粗。

舉杉洋菴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菴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在。師便打。僧問：菴主得什麼道理，後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乃喝之。僧曰：恰是。師乃打之。其僧大笑而出。師曰：大敗！大敗！

拈云：通方勘辨，未舉先知，沒巴鼻人，徒勞往返。我道：菴主與老僧共得一隻眼，覷全不見；共成一箇鼻，孔更不知。香未免大笑大敗。具眼者還悉得麼？良久，云：笥。

雲無蹤兮雨無跡，事理綿綿有何極。賣金須是買金人，這裏若真不相識。

舉：清峰楚禪師訪白水，白水問：樂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云：是。白水云：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云：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云：此是樂普的，你的作麼生？師云：豈但樂普，夾山亦不奈何。白水云：夾山為甚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

拈云：清峰幸自尊特，翠翠蒼蒼，不合撥動一星子火，燒得赤[利-禾+(一/(暴-(日/共)+(羌-儿)))]剌噠，直至如今也無住著。

見道不生機，生機不見道。青峰年年青，白水常浩浩。生熟路不通，迷悟俱不到。青白未萌前，樂普大深奧。咄！

舉興化獎禪師，莊宗皇帝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酧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幞頭帶脚，師

曰：君王之寶，誰敢酧價？

拈曰：仁君達本，呈見無門。了利宗師，希逢作者。及其利者裏，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莊宗皇帝放一線道，興化掣電郎當，氣急殺人，展開誰解？子細點檢將來，興化澆潑過當，要須皂白分明，直應如是。[○@、]

覿面相呈也大奇，更無分別與遲疑。自從収得非離合，豈可虛明放過伊。精金百鍊方為貴，脫體靈明絕見知。

舉：石頭希遷禪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來。師云：見馬大師否？僧云：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大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橛柴大小？僧云：勿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

拈曰：其僧好喫石頭棒，為什麼如此？來處不分明，所以見馬大師與柴成相，賴得馬大師以慈悲放一道光灌髑髏口，髑髏亦放一道神光射馬大師身，嚇得普菴不敢出石頭塔地不起，只倩竹葉相敲作彈指，歎曰：傷嗟今古人，幾箇知恩力？

妙指閑柴意馬師，失之千里費工夫。佛法不是這道理，拙用金毛作野狐。

舉：丹霞天然禪師見忠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不是。師繞國師一匝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三十年後不見此漢也還難得。

拈云：丹霞琢，國師磨，二龍閑戲，湧起洪波。若無主海大神，別人應不奈何。

口說難窮意普通，世間希有義和同。三春萬卉皆含笑，裝點繁花只一風。

舉：藥山惟儼禪師，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粮方。僧云：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須咬著一粒米。

拈云：者僧已是扶籬摸壁，又被藥山推放深坑。這僧[打-丁+臾]定不放，未免一時拖泥帶水，末後休粮，弄巧成拙。普菴竪起布毛，云：吽！吽！

提輪放線知深淺，把火燒山預辨宜。莫道逢場閑作戲，直須對病設良醫。

舉華亭舡子和尚、善會和尚參禮次，師問曰：座主住甚寺？會曰：寺即不住。師曰：不似又不似箇什麼？會曰：目前無相似，何處學得來？會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速道！速道！會擬開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

拈云：風行雨至，師子相投，不犯烟塵，自然契合。若無船子，應渡善會，不過不得善會，也成辜負華亭。

孤舟不繫弄華亭，無限風光意氣清。善會不干於耳目，豈容聲色付元靈。

舉藥山儼禪師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却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以不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眾。雲巖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其僧却會，只是不肯禮拜。

拈云：行住及坐臥，日月與燈光，世間出世間，悟者不相干。普菴則不然，我有一句子，直得石女生子却向汝道，教這僧與大地人開口道不得。可惜藥山放過此僧，雲巖長吐氣，洞山出白嵐，語言應三昧，希友同參諸方。且道參誰？〇剎土微塵總出不得。

沒眼休談見藥山，免將明暗警盲參。特牛生子猶為易，石女生兒豈似凡？孤明獨朗光無二，只恐癡猿攪碧潭。

舉高沙彌住菴後，雨裏來看藥山，藥山云：你來也。師云：是。山云：可殺濕。師曰：不打這鼓笛。雲巖云：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麼皮？山云：今日大好曲調。

拈云：小谿還海，海納而豈有二源？悟子親師，師許而意無別理。若到裏許，直是盡十方諸佛，那更放出歷代祖師？爛嚼父母六親，到處豈存含識？所以古人道：不壞假名而談實相。玄沙云：用處不換機，心外無別法。然雖如是，不妨打鼓弄琵琶，還佗一會家。諸人且道：藥山高沙彌、雲巖道：吾只今在什麼處舉揚般若？

信地無閑處，知心用不非，微塵佛國土，妙在一毫釐。應當如是見，所說但隨宜，古錐無做作，謾把布毛吹。

舉石室善導和尚一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云：這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向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相亦不圓。

拈云：石室一夜與仰山寐語，驚動雲巖道：吾無故於天曉做賊，不肯認贓。若還不是普菴，這裏實難勘破。普菴好好向三十夜共釋迦老子與三世諸佛翫月之次，敢問：山河大地、色空明暗，這月即今在什麼處？還有人敢出頭來祇對得老僧一言半句，便教佗遍身紅爛，墮坑落塹，不留毫髮許。

青天白日常相應，眼明方曉獼猴鏡。自從曠劫不揩磨，知音謾舉無生令。

舉：德山宣鑑禪師，師抵于溈山，從法堂西過，東回視方丈，溈山無語，師云：無也，無也。師出至僧堂前，乃曰：然雖如此，不得艸艸。遂具威儀上參，纔跨門，提起坐具，喚云：和尚！溈山擬取拂子，師喝之，揚袂而出。

拈云：師子出窟，群獸驚忙；巨虎踞巖，野犴難過。忽遇箇降龍伏虎，文殊、普賢披毛戴角且歸邊，隻眼無頭印空坐。正當恁麼時，溈山、德山共一箇鼻孔，所以諸方行脚無眼者不肯信。還肯信普菴麼？自云：者弄影漢，敢難信，敢難信。

難信難聞獨眼龍，布雲施雨覓無蹤，却被普賢穿却鼻，如今眾信永無窮。

舉：洞山价禪師示眾云：兄弟！初秋夏末，或東或西，直須萬里無寸艸處去始得。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艸處且作麼生去？顧視眾云：欲知此事，須枯木上生花，方與佗合。石霜聞，云：出門便是艸。後明安云：直得不出門，亦是曼曼地。

拈云：洞山吐氣清健，竭力為人，尚未免向犁觜端溶鐵；石霜大寒生也，隨佗向氷上加凍。只得明安尊貴較，[此/且]子又和茅搭艸。普菴子細看來，不得一箇靈利。遂拈起拄杖子，云：若不得這箇，永不靈利。拋下拄杖子。良久，云：會麼？

萬里艸不生，三昧號無諍，夢游觀玉境，畢竟是誰行？在處曼曼地，只道無兩般，法門非出入，學者莫顢頇。

舉漸源仲興禪師一日隨道吾弔喪，師以手撫棺曰：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為什麼不道？吾曰：不道，不

道。弔畢同回，途次，師曰：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倘更不道，即打去也。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打吾數拳。

却往石霜，舉前問。石霜曰：汝不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大悟。拈云：漸源夢中問生死，道吾白日被鬼打。賴遇石霜，連忙叫醒。

帶識髑髏撥死屍，箇中許道實難為，任渠碎我骨消散，終須不賺釋迦兒。

舉：清平令導禪師，師問翠微：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道。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下禪牀，引入竹園。師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云：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

拈云：清平本自常樂，不肯心休，因問而迷入筠林，却分長短。判曰：翠微指竹示清平，試問靈丹成未成？若將聲色依宗匠，劫盡參玄不契津。普菴則不然，設有人問西來的的意，竪箇指端。良久，云：會麼？若也會得，只如是；若也不會，免更教佗上山入水。

令導禪和翠微峯，鐵壁銅墻路不同，遙指雙林是歸處，至今猶尚鬼儱通。

舉：投子大同禪師，趙州途中相遇，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云：茶鹽錢乞一箇。趙州即先到菴中坐，師後携一瓶油歸菴。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是箇賣油翁。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瓶云：油！油！

拈云：不合投子容易放過趙州，致令趙州劈心坐却一切聖凡箇。及乎投子回來且無奈，藏身插足處更說什麼油？若教普菴當時途中邂

逅一場，敗闕非細。只今敢問諸人：還見投子麼？良久，默顧左右，曰：只這花十八難賽。

古人投子續宗枝，相逢作者便呈機，含光知有菴中主，提起油瓶應不疑。

舉：石霜慶諸禪師，師在溈山為米頭。一日，在寮內篩米次，溈山云：施主物，莫拋撒。師云：不拋撒。溈山於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拋撒，這箇是什麼處得來？師無對。溈山又云：莫欺這一粒子，百千粒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什麼處生？溈山呵呵笑，歸方丈。晚上堂，云：大眾！米裏有虫。

拈云：石霜和米連天白，詰問元來應不得，莫令拋撒卒難收，免被邪魔外道嚇。且道：石霜有見解？無見解？若有見解，為什麼却無對？若無見解，為什麼溈說不得？呵呵大笑，歸方丈，試斷看。溈山道：米裏有虫。普菴道：虫裏有米。不會者，開口塞喉；悟解者，不妨插觜。咄！

道人到處，全示真如。若求言句，未免區區。

舉：漸源興禪師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石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師持鍬子肩上便行。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

拈云：漸源尋先師靈骨，未免東西；石霜正瓦解氷消，洪波白浪。且道這一等盡是參方見解，似分差別。若還太原孚上座不加四字，先師靈愈不現，骨更難尋。普菴老人拈一塊土云：靈骨靈骨，恍恍惚惚；孚兄孚兄，杳杳冥冥。却拋土於地，顧視左右云：還知落處麼？

探宗勘辨要當人，劫火燄中攂眼睛，漸源頓入洪波裏，直至如今不見形。

舉：洞山价禪師問太長老云：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似漆，過在什麼處？太曰：過在動用。師乃咄云：出去！

拈云：洞山只瞞得太長老，若問普菴老人：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似漆，過在什麼處？便與佗三十拄杖了，却問价禪師：未有天地時，此物拄箇什麼？快道！快道！若恁麼，免被佗喝出。

洞山活計未全包，太老鑽龜罕辨爻。有物先天非相貌，豈干動用色相交。

舉：黃山月輪禪師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閩中人。夾山云：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還識學人否？夾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艸鞋錢，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麼即不識和尚，未審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哮吼。

拈云：黃山月輪，無物不照；夾山艸鞋，價直難酬。恁麼則兩箇不鑑識，一箇亦不識，江陵米折艸鞋錢，善能哮吼通消息。咄！

不識是真識有心，識心徧處不求人。江陵米滿元無價，師子全威畫不成。

舉僧問洛浦：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

拈云：這僧聞道家破、見說人亡，便不敢歸鄉。普菴無可做作，即今為洛浦舉哀一時。蒼天！蒼天！

家不破兮人不亡，設機不應轉郎當。龜毛拂子呵呵笑，六月炎天好大霜。

舉雲居道膺禪師，僧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有僧舉似趙州，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乃問：羚羊掛角時如何？趙州云：六六三十六。

拈云：雲居答話無頭腦，所以道六六三十六。這僧問處沒人情，未免羚羊掛角。會與不會且置，設若這僧問普菴：羚羊掛角時如何？九九八十一，衲僧眼似漆。

扶籬摸壁不知臊，掛角羚羊也不識。〇咬。

舉：乾峰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峰下坐云：明日不得普請。

拈云：乾峰開口，月朗風清；雲門答處，妙湛除非。知有之人，動靜是誰聽探？普菴則不然，一舉便得，二舉不得放過，三舉不及第。且道落在什麼處？

釋梵天帝，寶冠履地。不誦華嚴，佛不富貴。離四句非，絕百非是。絕百非非，離四句易。

舉：欽山文邃禪師，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見師，乃下不審。師曰：幸自碌碌地轉，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恁麼，欽山眼堪作什麼也？僧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乃以手作撥眉勢。僧云：和尚又得恁麼。師云：是！是！為我恁麼，便不得恁麼。僧無語。師云：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欽山為汝擔一擔。

拈云：欽山隨流認得性，其僧雖然碌碌地，正當恁麼時，不曾看見欽山，且作麼生免得？這老和尚道：為汝擔一擔。具眼者不妨注脚。

一撥眉毛露眼睛，只傷底許沒瞳人，燈籠開口呵呵笑，衲僧和夢蹈車輪。

舉：玄沙師備禪師垂語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啞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槌豎拂，佗眼且不見；共佗說話，佗又不聞，口復啞；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商量否？師云：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便出。師云：不是！不是！羅漢云：桂琛現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中塔曰：三種病人只今在什麼處？

拈云：玄沙大師雖有截斷眾流之辯，爭奈只醫得箇無眼、耳、鼻、舌、身、意人病？這箇人本自無病，設若醫得安樂，不為好手羅漢橫生頭角，無下稍也。中塔不奈冬瓜何？破瓠子。普菴向諸人鼻孔裏高聲叫：玄沙！玄沙！且照顧自己風發也。

古今學道與參禪，未諳眼耳妙言詮。一粒玄沙無住本，時時興販海南船。〇快度。

舉龍濟山紹脩山主示眾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拈云：脩山主老老大大，拄杖亦不把，只與麼艸裏鑽、水裏走，著甚來由？普菴拈起拄杖，云：這箇吞却聖凡了，如今處處穩便，阿却擲下拄杖，目周回漩？良久，云：莫道不疑。

龍濟興雲雨徧施，聖凡不落與誰齊？能持地藏無空印，具足圓方始不疑。

舉：雪峰示眾云：世界濶一丈，古鏡濶一丈；世界濶一尺，古鏡濶一尺。玄沙指面前火爐云：火爐濶多少？峰云：似古鏡濶。沙云：老漢脚跟未點地在。

拈云：雪峰示眾，有口無心；玄沙相應，有心無口。且道雪峰世界在古鏡裏？古鏡在世界裏？若也未活，且向玄沙火爐裏烹煉世界、揩拭元光，直待失却水月空花、塵塵不昧始得。

鏡含世界幾千春，非相非形假立名。汨沒未嘗離鏡體，憐生誰合飲光人。

舉洞山問雲居：膺大闡提人，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孝養何在？雲居云：始得孝養。自爾洞山許之，為室中領袖。

拈云：一法界中，唯有洞山覿見作大五逆人是孝順子，行持孝順為大五逆人。如今普菴將什麼為孝養？瞪目四顧，良久，云：在在處處不識佛父母。又問：如何行五逆？答：羊羹細酒、齋餅饅頭，騎馬底騎馬、牽牛底牽牛，也有橫吹孤笛、也有拍掌鳴謳，唯獨一般不可說，雪人火裏趙楊州。

大秤秤不起，小斗量不盡，無量劫即今，無不是心印。

舉：夾山為渡子時，有一婆子抱一孩兒上船，云：呈橈舞棹都不問，且道婆子手中孩兒甚處得來？夾山以橈子便打，婆子云：婆婆有六箇孩兒，五箇不遇善知識，只這箇也不消得。遂拋向江中，夾山乃吐舌。

拈云：諸方道：夾山與麼時，打著這婆婆。普菴見這婆子與夾山共一足、共隻眼、一箇口，說又說不得、去又不得、見又見不得，孩兒則不問，作麼生分別夾山吐舌之處？

船子寥寥載不空，幾回明月弄清風。呈橈舞棹無佗事，只欲教人解六通。

舉雪峰云：飯籮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玄沙云：飯籮裏坐餓死漢，水裏沒頭浸渴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拈云：大小大雪峰，及乎到這裏，未免破一作二。普菴念呪曰：婆嚧吃嚀，拈却飯籠邊死人。婆訶這一粒玄沙，無端被雪老引入飯裏水裏。如今大地生靈，飲水喫飯，且子細照顧。雖是玄沙，也能殺人，也能活人。祇有雲門老漢，吞聲忍氣，不能管得，所以和泥合水。

何處無雲不是門，藏鋒不露理難論。雪峰未盡玄沙意，惹得村人村又村。

舉：教云：城東老母與佛同時而生，一世共處，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周回上下皆避不得，乃以手掩面，十指掌中悉皆見佛。

拈云：咄！這老婆子也是沒量己德，與佛同時，不二不生。既是取捨不得，便好堂中穩坐，飯來開口、箸來伸手，無端作得許多揑怪，教壞人家男女。若當時教普菴一見婆子，連佛一時埋却，只存箇弄影漢，時時與人方便行住坐臥，豈不快哉？又云：如今亦不欠少。

似水煎茶待故人，知音喫了笑忻忻。茶水本來無一說，揚眉早是自瞞心。

舉：永嘉大師云：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真實相。

拈云：子細思量，永嘉大師恁麼說話都無頭腦，如今一念棄捨塵緣，到處參尋知識，椰[木*栗]橫肩盡是學佛知見，究生死一段大事作麼生？相也無，空也無，不空又無，却教學人向什麼處摸索？〇咦！不可說，不可說中又不可說，究竟如是。

拈古談今我尚無，木奴艸女辨工夫，艸木恰知非外物，含靈那信自毗盧？

舉：雪峰普請畬田，見一蛇，以杖挑起，召大眾云：看！看！以刀芟為兩斷，玄沙以杖拋向背後，更不顧視。眾愕然，雪峰曰：俊哉！

拈云：雪峰大修行人不合斬蛇，據令判斷，這漢永不得復來世界來作人身。玄沙雖不干事，不合對面移屍與佗兔角，拄杖三十再歸遠行地。大難！大難！為眾竭力，著甚來由？驀提起拄杖子，云：更有箇在。又云：放過一著。

飛空著地情依識，大地山河情識磨。色空明暗無相似，挑起虵時會也麼。

舉：九峰在石霜為侍者，時石霜遷化，眾欲請堂中第一座接續住持，峰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一依先師事奉。遂問云：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口中泊瀑去，一條白練去，古廟裏香爐冷啾啾地去，你作麼生會？座云：一色邊事。峰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處脫去不得。言訖脫去。峰撫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會在。

拈云：九峰恁麼擔板，第一座鐵打肝心，檢點將來，九峰有過。且道過在甚處？香烟起處。普菴若許，云：蒼天！蒼天！逼人至死。

立亡坐脫不為奇，石霜遷化少人知，九峰師子連天吼，剎那驚殺野狐狸。

舉，教云：未離兜率，早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拈云：眾生與諸佛是諸法空相，離降出度，不生不滅；雪埋糞坑，不垢不淨；擔水投河，不增不減。

打開兜率露王宮，摩耶夫人沒老去。淨飯國王生太子，字字言言說脫空[◯@、]。噓！

舉：玄沙、雪峰遊山次，玄沙云：我如今大用去，和尚且作麼生？峰遂將三箇木毬一時拋沙，作斫牌勢。峰云：你親到靈山，方得如此。玄沙云：也只是自家底。

拈云：雪峰、玄沙父子同行遊山，非二玄沙也。忽然寐語，雪峰又等閑揑怪，家活又不欠不少，行貨且無買無賣，當初若遇普菴，未免一場敗闕。

玄沙大用，雪峰三弄。大地山河，六徧震動。

舉教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當時若教我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

拈云：若是世尊，應不初生，又更伸手舉足，目顧四方，爭人奪我？却向有佛處稱尊，莫道雲門不放過。驀拈拄杖，瞪目周旋。良久，云：慚愧！且得十方常常清淨。拋下拄杖子，却問：諸人還知落處麼？若也未會，說夢了也。

日裡不可道人，夜裡不可說鬼，無量劫來成道，一時都在這裏。

舉：丹霞訪忠國師，逢國師侍者，霞問：國師在麼？侍者云：在即在，佛眼亦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侍者舉似國師，國師打侍者二十拄杖。

拈云：丹霞不會為客，所以煩惱主人。侍者學得國師語，不會國師行，却被丹霞將惡水潑一尚，又復喫國師拄杖二十。諸人且道：國師打侍者有何意？代云：千手大悲也摸索不著。

三脚驢子弄蹄行，只欲途中拶後生。一片丹霞塵不染，包藏萬有豈稱能。

舉：玄沙上堂，大眾集定，驀拈拄杖趕散大眾後，云：老僧今日作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侍者云：且喜和尚再復人身。

拈云：人道玄沙不可得，我道玄沙恰似一箇打野狸漢。若救得玄沙出地獄，便是解脫人；若救不得，隨佗入地獄去。

魚在岸時活不久，人落深淵當下亡。川陸誰知同一性，恰如地獄與天堂。

舉：雪峰遷化，玄沙為喪主，集大眾煎茶，拈起盞子云：諸人若道得，先師無過；若道不得，過在先師。如是三問，俱無對。沙撲碎盞子，歸方丈。

拈云：我道：玄沙不解作喪主。所以道：先師有過無過？若會做喪主，自合當連皮和骨一時埋却，且要免得一場打家碎事驚嚇髑髏。普菴既到這裡，安可無聲將鼻孔云：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無相光中弄影人，形同異類性天真。披毛戴角氷和水，削髮披衣水合氷。

舉：有僧遊五臺山，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趙州，州云：我去勘破這婆子。州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州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州歸，謂僧曰：我為汝勘破這婆子了也。

拈云：無人知趙州不動步而到臺山，不開口而勘破婆子了也。諸人若信婆子道，便驀直去；若信不及，又與麼去也。

古人遺意不留言，婆子臺山著一邊。識得臺山婆子了，趙州消息沒休年。

舉：趙州從諗禪師在南泉作火頭，一日閉却門，叫云：救火！救火！眾皆到，師曰：道得即開門。眾無對。南泉將鎖匙於牕間過與師，師便開門。

拈云：明知趙州這老漢正在水裡火發，叫起一隊半聾半瞽、扶籬摸壁，有什麼益處？猶賴南泉脚跟不點地，將水救水，深慶無事。

趙州火急要人成，大眾渾無半眼親，騎箇金毛游物外，南泉滴滴意深深。

普菴家寶

普菴家寶，　不著尋討。　迷時不見，　在處煩惱。
悟時無相，　如日杲杲。　取舍不得，　自然恰好。
誰生誰病？　誰死誰老？　達人無證，　凡夫顛倒。
日西道晚，　日東道早。　有睛無眼，　撞頭磕腦。
扶籬摸壁，　棄金抱艸，　機關木人，　弄口叫好。
線牽則動，　索斷則倒。　撒放閑處，　如第爛藁。
本自無形，　被佗作造。　五彩妝來，　安名立號。
只欲瞞佗，　何曾自保。　打鬧過日，　全無倚靠。
問佗貴姓，　口中便道。　艸木李張，　適來方到。
有甚急事，　特來干冒。　衣食不足，　莫怪聒噪。

人口不安。　田園旱澇。　賺埋公祖。　移墳修造。
被術人箄，　年月不好，　朝山拜嶽，　何處不到？
未嘗感應，　至今囉噪。　又逢卦師，　胡言亂道。
速遷公祖，　更改門竈。　絲蚕天旺，　官祿便到。
但信八卦，　陰陽竪好，　公卿宰相，　都是我振。
酌發稍輕，　搖頭擺腦，　贈佗豐厚，　連聲道好！
因此貧窮，　日夕煩惱，　雪上加霜，　苦寒難保。
耳裡忽聞，　普菴得道，　捻土為香，　直須親到。
行來不覺，　鐘聲浩浩。　自心火急，　無人通報。
行童不管，　維那高傲。　息心定意，　低聲苦苦。
不久之間，　果見一老，　一條拄杖，　披一布襖。
竪箇指頭，　教我速道。　鼻孔遼天，　眼睛潦倒。
更不說錢，　也不愛寶。　不得妄想，　不得作造。
但識得心，　無法不到。　汝本是佛，　不須別討。
離諸名相，　法身自保。　生滅本無，　諸佛假號。
世出世相，　全無可道。　真實一心，　不空靈寶。
十方諸佛，　都有裏許，　一切幻緣，　此心無主。
幻化須盡，　心等太虛。　識得此心，　如瑠璃珠。
隨色影現，　無著無去。　得意忘言，　了更無語。
亦無可舍，　亦無可取。　也不燒疏，　也不化紙。
設齋無眼，　供養蛇鼠。　布施不明，　却還沉墜。
雖是善因，　能招惡理。　公子王孫，　因修福慧。
持齋精進，　衣食布施，　纔出頭來，　一切整備。
豈用埋屍，　卜度好地。　心若不善，　一切不利。
頭頭作業，　處處祭鬼。　枯骨消磨，　神識沉墜。
生不念善，　死地獄現。　在處慈悲，　來生方便。
不信佛法，　貧窮下賤，　萬中無一，　官人相現。
滿山滿嶺，　頭長觜尖。　撈魚置鳥，　歷劫相煎。
無一毫善，　皆是結冤。　不識父母，　叫喚喧天。
貪婬殺盜，　罪不可言。　陰振未滿，　王法牽纏。
心無一足，　煩惱連天。　因何不息，　澄淨心田。
若不飲酒，　智慧光鮮。　親近善者，　心自善妍。
若不食肉，　公婆不哭。　日夕心靈，　善神助福。
若不殺盜，　自身無惱，　行住坐臥，　心無煩惱。
若不邪婬，　淨行甚深，　精神勿虧，　身體安寧。
若不妄言，　常親貴侶。　守口如瓶，　不驚寒暑。
若不貪愛，　觸目便會，　見如不見，　背如不背。
若不嗔癡，　眼耳如泥。　天翻地覆，　我自不知。

若不惡口，　身如瓦狗，　人來不吠，　棒打不走。
若不兩舌，　無事閑歇。　誰是誰非，　清風明月。
若不綺語，　身心一如，　所在尊貴，　為人中瑞。
十般不善，　在迷不見，　佛為分別，　覺悟自見。
依此脩行，　見本來面。　大地含靈，　誰敢輕賤。
心共一心，　隨業轉變，　我若不如，　只管喫現。
我令始覺，　感佛方便，　翻十不善，　回向十善。
永不賺你，　天亦常願，　超出三界，　見佛知見。
凡夫肉眼，　非明不見。　無日月燈，　如黑漆面。
開眼見色，　色即歸空。　空中無得，　恰如無見。
開眼無見，　猶如無目，　見與不見，　全無可善。
眼不是眼，　見不是見，　空色無實，　不明方便。
達本了心，　是佛知見。　心若未了，　識業黑變。
今日安樂，　逐光隨現。　眼光落地，　黑暗周徧。
心思業顯，　雷奔閃電。　怕怖天地，　投誰發願。
百千刀輪，　火車掣電。　一剎那間，　魂識消散。
動經塵劫，　業無所間。　豈比世間，　公牽私絆。
哀哉眾生，　尚貪喫飯，　若還思死，　火急難辦。
五千教典，　祕言無限。　只為愚心，　習氣深慣。
已化聞經，　已身無難，　一人了達，　與眾除患。
不勸不善，　惡不消散，　若聞其聲，　何忍食由？
若見眾生，　死當助哭，　身衣口食，　難心自足。
直至到死，　神識纏逐，　隨念往生，　定入毛畜。
心不念佛，　鎮在牢獄。　心若念善，　□□□□。
善果善因，　笙笋笙竹。　不曾捻種，　遍地野菊。
耕田得禾，　耕畬得粟。　樂善天堂，　造惡地獄。
善惡無差，　由心直曲。　信佛拜泥，　轉轉昏迷。
信神燒紙，　自損穀皮。　信經讀字，　不干心事。
信道行婬，　只瞞自心。　信善貪財，　到死也獃。
信福殺盜，　不久惡報。　信是說非，　將油洗衣。
信罪不悔，　如飛蛾昧。　火爍油煎，　去了又來。
一似浮徒，　貪嗔癡愛。　前念作福，　後念受罪。
人不達理，　妄執神鬼。　人不會事，　梅上添醋。
急處鬪急，　好做不做。　見佗富貴，　一心趁侍。
借口一文，　還十文利。　連妻帶子，　為佗奴婢。
子細觀瞻，　丈夫意氣，　非我不非，　是我不是。
有無分定，　因果相繼。　懶惰貧窮，　精勤富貴。
脩般若多，　獲慈悲惠。　今生和順，　在處恭敬。

來生佛國，　開發眾信，　習氣清淨，　行住皆定。
定中有慧，　慧體如鏡，　鏡不是鏡，　是非成病。
失却是非，　大圓智鏡。　若人全會，　何垢何淨。
本無背面，　光明性命。　性即佛性，　命即慧命。
非生非老，　誰死誰病。　包括有無，　無欠無剩。
風動塵起，　無有不應。　水陸色空，　血脉連通。
微塵不透，　不成正道。　影響無知，　猶如死屍。
頭上一箚，　却令眼眨。　脚下一針，　用口呻吟。
問病叫痛，　類同蠢動，　將假為身，　業力所成。
成應有壞，　有壞復形。　成有本空，　誰解通宗。
不宗為本，　無住為宗，　不空不住，　無異虛空。
快須薦取，　脫却樊籠。　古佛今佛，　因此大通。
釋迦親印，　猶如虛空，　如水中月，　應物標宗。
如水是體，　水月空同，　有無相貌，　二相皆同。
同則無礙，　有礙不中。　不中非佛，　佛亦無窮。
騰今耀古，　不受瞞籠。　萬法之母，　諸佛祖公。
若人了達，　便與佛同；　若人不了，　萬法盲聾。
猶如雜話，　枉費日工。　如是家寶，　永不空空。
究竟無說，　法本無空。　普菴和尚，　家寶示眾。

御製普菴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真覺昭貺慧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讚

朕惟佛道廣大周徧，千經萬法，無非勸善化惡，濟度群生，功德所及，無有窮盡。至善弘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真覺昭貺慧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普菴，實再來之佛也。顯化於江西袁州慈化寺，色相圓融，福慧具足，內含慈濟，外示神通，降伏妖魔，消弭灾厄，徧游剎土，拯拔一切，靈應昭彰，妙不可測。所垂寶訓一千六百餘言，演無盡之宗旨，發至妙之玄微，廣大而無所不包，精密而無所不備，普為眾生作種種方便。有能佩服奉持者，如身遊寶藏，各隨所欲，皆獲如意；如飢餐香積，即得充飽。苟不務此，而欲求無上正真，其猶冥行遠道，塊坐暗室，終無所益。朕間窺真諦，略究旨歸，嘉興群生，廣作利益。善信之士，能導此而行，即得享福而獲吉；違此弗守，必至踏禍而召凶。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謹書其槩，以詔將來，并系之以讚曰：

如來顯化身，　無處不充滿，　功德利群生，
徧覆河沙界。　如如大覺師，　神通不思議。
示現出世間，　佛身即無二，　體相湛圓明。
摩尼紫金聚，　端嚴妙自在，　具足於福慧，
方便大慈悲，　誓願弘濟度，　普攝諸有情。
法力無不至。　祛邪滅妖魅，　弭灾消疾癘。
洗滌諸罪愆。　吉祥獲如意。　訓戒垂真言。
悉發如來祕，　懇懇導冥愚，　切切化善類。
珠璣等金玉，　至寶無與比，　聞者與見者。
莫不生歡喜，　普勸諸善緣，　敬受此家寶。
善有不寶此，　技道終無濟。　譬猶入寶山，
獲寶方遂意，　有不獲寶者，　空歸意何益？
爰用作讚言，　光揚於永世，　翊贊我皇圖。
福德被一切。

普菴錄卷之三(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